景德傳燈錄

自二十一

至二十五

維時文化第六己巳林鐘中旬依破損加補修

武州 雲巖寺代

隱靜菴常住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一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七世上

福州玄沙師備禪師法嗣一十三人

漳州羅漢院桂琛禪師

杭州天龍重機禪師　大澤山

婺州國泰瑫禪師

福州白龍道希禪師

泉州睡龍山和尚

福州大章山契如庵主

天台國清師靜上座（已上八人見錄）

福州安國慧球禪師

福州僊宗契符禪師

衡嶽南臺誠禪師

福州螺峯沖奧禪師

天台雲峯光緒禪師

福州永興祿和尚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法嗣二十六人

泉州招慶道匡禪師

杭州保安連禪師

杭州龍華彥球禪師

福州報慈光雲禪師

廬山開先紹宗禪師

杭州傾心法瑫禪師

杭州廣嚴咸澤禪師

福州長慶常慧禪師

處州翠峯從欣禪師

福州東禪契訥禪師

福州東禪可隆大師

撫州永安懷烈禪師

新羅龜山和尚

福州祥光澄靜禪師

杭州報慈從環禪師

秀州報恩寶資禪師

福州水陸洪儼禪師

福州報慈慧朗禪師

福州石佛院靜禪師

福州枕峯清換禪師

福州長慶弘辯大師

福州僊宗守玭禪師

福州閩山令含禪師

吉州龍須山道殷禪師

襄州鷲嶺明遠禪師

杭州龍華契盈禪師 已上三十六人見錄

杭州龍冊寺道怤禪師法嗣五人

越州清化山師訥禪師

衢州南禪遇緣禪師

復州資福智遠禪師 已上三人見錄

筠州洞山龜瑞禪師

溫州景豐禪師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信州鵝湖智孚禪師法嗣一人

法進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漳州報恩懷嶽禪師法嗣一人

潭州妙濟師浩禪師 見錄

福州鼓山神晏禪師法嗣十一人

杭州天竺山子儀禪師

福州鼓山智嚴禪師

泉州鳳凰山彊禪師

福州鼓山智嶽禪師

福州鼓山清諤禪師

金陵報恩院清護禪師 已上十一人見

建州白雲智作禪師

福州龍山智嵩禪師

福州龍山文義禪師

襄州定慧和尚

金陵淨德沖煦禪師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七世上

前福州玄沙師備禪師法嗣

漳州羅漢院桂琛禪師常山人也姓李氏為童兒時日一素食出言有異既冠辭親事本府萬歲寺無相大師披削登戒學毘尼一日為衆升臺宣戒本布薩已乃曰持犯但律身而已非真解脫也依文作解豈發聖乎於是訪南宗初謁雲居雪峯參訊勤恪然猶未有所見後造玄沙玄沙一言啓發廓爾無惑玄沙嘗問曰三界唯心汝作麼生會師指倚子曰和尚喚遮个作什麼玄沙曰倚子師曰和尚不會三界唯心玄沙曰我喚遮个作竹木汝喚作什麼師曰桂琛亦喚作竹木玄沙曰盡大地覓不會佛法底人不可得師自爾愈加激勵玄沙每因誘迪學者流出諸三昧皆命師為助發師雖處衆韜晦然聲譽甚遠時漳牧王公請於閩城西之石山建精舍曰地藏請師駐錫焉僅逾一紀後遷止漳州羅漢院大闡玄要學徒臻湊師上堂曰宗門玄妙為當只恁麼也更別有奇特若別有奇特汝且舉个什麼來看若無去不可持三个字便當卻宗乘也何者三个字謂宗教乘也汝才道著宗乘便是宗乘道著教乘便是教乘禪德佛法宗乘元來由汝口裏安立名字作取說取便是也斯須向遮裏說平說實說圓說常禪德汝喚什麼作平實把什麼作圓常傍家行腳理須甄別莫相埋沒得此二聲色名字貯在心頭道我會解善能揀辨汝且會个什麼揀个什麼記持得底是名字揀辨得底是聲色若不是聲色名字汝又作麼生記持揀辨風吹松樹也是聲蝦蟇老鴉也是聲何不那裏聽取揀擇去若那裏有个意度模樣只如老師口裏又有多少意度与上坐莫錯即今擬擬地為當相及不相及若相及即汝靈性金剛秘密應有壞滅去也何以如此為聲貫破汝耳色穿

破汝眼緣即塞却汝幻妄走殺汝聲色體示不容也若不相及
又什麼處得聲色來會麼相及不相及試裁辨看少間又道
是圓常平實什麼人作佛道來是黃泉村裏漢解恁麼說是他
古聖垂些子相助顯發今時不識好惡便安圓實道我別有
宗風玄妙釋迦佛無舌頭不如汝些子便恁麼點胸若論殺
盜婬罪雖重猶輕尚有歇時此个謗般若瞎却衆生眼入阿鼻地獄
吞鐵丸莫將爲等閑所以古人道過在化主不干汝事珍重僧
問如何是羅漢一句師曰我若向你道成兩句也問不會底人
來師還接否師曰誰是不會者曰適來道了也師曰莫自屈
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時如何師曰汝實不會曰學人實不會
師曰看取下頭注脚問如何是沙門正命食師曰喫得麼曰欲
喫此食作何方便師曰塞却你口問如何是羅漢家風師曰不
向你道曰爲什麼不道師曰是我家風問如何是法王身師曰

汝今是什麼身曰恁麼即無身也師曰苦痛深師上堂才坐有
二僧一時礼拜師曰俱錯問如何是撲不破底句師曰撲問佛出
世皆爲群生和尚今日爲个什麼師曰什麼處遇佛曰恁麼
即衆人罪過師曰謹退問如何是羅漢家風師曰表裏看取
問如何是諸聖玄旨師曰四楞塌地問大事不肯時如何師曰留
汝問如何是十方眼師曰眼上眉毛著問因請保福齋令人去
傳語曰請和尚慈悲降重保福曰慈悲爲阿誰師曰和尚恁
麼道渾是不慈悲師翫月乃曰雲動有雨去有僧曰不是雲
動是風動師曰我道雲亦不動風亦不動僧曰和尚適來又道
雲動師曰阿誰罪過師見僧來舉拂子曰還會麼僧曰謝和
尚慈悲示與人師曰見我竪拂子便道示與人汝每日見山見
水可不示汝師又見僧來舉拂子其僧讚歎礼拜師曰見我
竪拂子便禮拜讚歎那裏掃地竪起掃箒爲什麼不讚歎

（玄覺云監寺拂子甚一種物有肯底有不肯底道理得道判看在什麼處）僧問承教有言若見諸相非相則見
如來如何是非相師曰燈籠子問如何是出家師曰莫什麼作家
師問僧什麼處來曰秦州來師曰將得什麼物來曰不將得物
來師曰汝為什麼對衆設語其僧無語師却問秦州豈不是
出鸚鵡僧曰鸚鵡出在隴州師曰也不較多師問僧什麼處來
曰報恩來師曰何不且在彼中僧曰僧家不定師曰既是僧家
為什麼不定僧無對（玄覺代云謝和尚慶問）師住地藏時僧報云保福和尚
已遷化也師曰保福遷化地藏入塔（僧問法眼古人道意旨如何法眼云蒼天々々）後王公上雪
峯施衆僧衣時有從弁上坐者不在有師弟代上名受衣弁歸
師弟為某甲為師兄上名了弁曰汝道我名什麼師弟無對師
代云師兄得恁麼貪又云什麼處是貪處師又代云兩度上名
（雲居錫云什麼處是師兄兩度上名處）師與長慶保福入州見牡丹障子保福云好一朵牡
丹花長慶云莫眼花師曰可惜許一朵花（玄覺云三尊宿語還有親疏也無只如羅漢恁麼道）
（落在什麼處）師問僧汝在招慶有什麼異聞底事試舉看僧曰不敢
錯舉師曰眞實底事作麼生舉僧曰和尚因什麼如此師曰汝話
（墮也）衆僧晚參聞角聲師曰羅漢三日一度上堂王大傅二時
（撾鼓）僧問如何是學人本來心師曰是汝本來心僧問師居寶座
說法度人未審度什麼人師曰汝也居寶座度什麼人僧問鏡
裏看形見不難如何是鏡師曰還見形麼僧曰但得本莫愁末
如何是末師曰總有也師因疾僧問和尚尊候較否師以杖拄地
曰汝道遮个還痛否僧曰和尚問阿誰師曰問汝僧曰還痛否
師曰元來共我作道理師後唐天成三年戊子秋復屆閩城舊
止徧遊近城梵宇已俄示疾數日安坐告終壽六十有二臘四十茶毗
收舍利建塔于院之西隅稟遺教也清泰二年乙未十二月望日入
塔謚曰眞應禪師
福州卧龍山安國院慧球寂照禪師（亦謂之中塔）泉州莆田人也龜洋山

出家玄沙室中參詢居首因問如何是第一月玄沙曰用汝个
月作麽師從此悟入梁開平二年玄沙將示滅閩帥王氏遣子
至問疾仍請密示繼踵說法者誰乎玄沙曰球子得王氏默記
遺旨乃問鼓山國師曰卧龍法席孰當其任鼓山舉城下宿德
具道眼者十有二人皆堪出世王氏亦默之至開堂日官寮與僧
侶俱會法筵王氏忽問衆曰誰是球上坐於是衆人指出師王
氏便請升座師良久謂衆曰莫嫌寂寞莫道不堪未詳涯際
作麽生論量所以尋常用其言句響那撥一兩下助他發機道盡
十方世界覓一人為伴侶不可得僧問佛法大意從何方便頓入
師曰入是方便問靈雲自何山起風從何滑生師曰盡力施為不
離于塔師上堂謂衆曰我此間粥飯因緣為兄弟舉唱終是
不常欲得省要却是山河大地與汝發明其道既常亦能究
竟若從文殊門入者一切無為土木瓦礫助汝發機若從觀音門
入者一切音響蝦蟇蚯蚓助汝發機若從普賢門入者不動步
而到我以此三門方便示汝如將一隻折箸攪大海水令彼魚龍知水
為命會麽若無智眼而審諦之任汝百般巧妙不為究竟僧問
學人道入叢林不明己事乞師指示師以杖指之曰會麽曰不會師
曰我恁麽為汝却成抑屈還知麽若約當人分上從來底事不論
初入叢林及過去諸佛不曾欠少如大海水一切魚龍初生及至
老死所受用水悉皆平等問不涉正宗請師真實師曰汝替
我道僧曰或有不辭者作麽生師曰待不辭者來問諸佛還有
師否師曰有僧曰如何是諸佛師師曰一切人識不得師上堂良
久有僧出礼拜師曰莫教觸髏撥損問如何是靈山會上事
師曰少得僧曰過靈利底作麽生師曰遮懵懂師
上堂示衆曰諸人若要一句量向觸髏後通取消息未相共商
量恁麽裏不曾障人光明問從上宗乘事如何師良久僧再問

師便喝出問如何是大庾嶺頭事師曰料汝承當不得僧曰重多少師曰遮般底論劫不奈何師問了院主只如先師道盡十方世界是真實人體你還見僧堂麽了曰和尚莫眼花師曰先師遷化肉猶煖在師梁乾化三年癸酉八月十七日不病而逝

杭州天龍寺重機明真大師台州黃岩人也自玄沙得法迴浙中錢武肅王請說法住持上堂示衆曰若直舉宗風獨唱本分事便同於頑石若言絕凡聖消息無大地山河盡十方世界都是一隻眼此乃事不獲已恁麽道所以常說向龍聾着瘂是儂陀滿眼將人不奈何只向目前須體妙身心萬象與森羅僧問如何是璿璣不動師曰青山數重僧曰如何是寂爾無根師曰白雲一帶問如何是歸根得旨師曰兔角生也僧曰如何是隨照失宗師曰龜毛落也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誰人不知有

僧曰出水後如何師曰馨香目擊問朗月輝空時如何師曰正是分光景何消指玉樓

福州僊宗院契符清法大師初開堂日有僧問師登寶座合談何事師曰剔開耳孔着僧曰古人爲什麽道非耳目之所到師曰金櫻樹上不生梨子僧曰古今不到處請師道師曰汝作麽生問々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舉手隔千里休功任意者問飛岫岩邊華子秀仙境臺前事若何師曰無價大寶光中現瞎客惛々爭奈何僧曰優曇花拆人皆覩向上宗乘意若何師曰闍黎若問宗乘意不如靜處薩婆訶問如何是大闡國中諸佛境界師曰造化終難測春風徒自輕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雲孫淚亦垂問諸聖收光歸源後如何師曰三聲猿屢斷萬里客愁聽僧曰未審今時人如何湊得古人機師曰好心向子道切忌未生時

婺州金華山國泰院瑫禪師上堂曰示雖當心感是妙明眞心所
以玄沙和尚道會我最後句出世少人知爭似國泰有末頭一句
僧問如何是國泰末頭一句師曰闍黎上太遲生問如何是毗盧
師師曰某甲与老兄是弟子問達磨未唐土時不問如何是
來時事師曰親遇梁王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古鏡僧
曰磨後如何古鏡

衡嶽南臺誠禪師僧問玄沙宗旨請師舉揚師曰什麼處得
此消息僧曰垂接者何師曰得入不迷已問澤清月現是何人
境界師曰不干你事僧曰相借問又何妨師曰覓澤月不可得
閩離地西指為什麼却有魚紋師曰有聖量在僧曰此量為什
麼是施師曰不為聖人

福州升山白龍院道希禪師福州閩縣人也師上堂曰不要舉是
是非風光還會麼若道自家去也本自如是切忌交涉問如何
是西來意師曰汝從什麼處來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汝早禮
三拜問不責上來請師直道師曰得問如何是正眞道師曰騎
驢覓驢問請師答無賓主話師曰昔年曾記得僧曰即今如何師
曰非但耳聾亦兼眼暗問情忘體合時如何師曰別更夢見
作什麼問學人擬申一問請師裁師曰不裁僧曰為什麼不裁
師曰須知好手問大衆雲集請師舉揚宗教師曰少遇聽者
問不涉唇鋒乞師指示師曰不涉唇鋒問將來僧曰作麼
即君生有賴師曰莫閑言語問請和尚生機答話師曰把紙筆
來錄將去問如何是思大口師曰出來向你道僧曰學人即今見
出師曰曾賺幾人來問承古人有言髑髏常干世界鼻孔毛觸
家風如何是髑髏常干世界師曰近前來向你道僧曰如何是
鼻孔毛觸家風師曰是後去別時來

福州螺峰沖奧明法大師先住白龍師上堂曰人人具足人人成見

爭怪得山僧珍重僧問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如何是寂滅相師曰問答俱備僧曰恁麼即眞如法界無自無他師曰特地令人愁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德重鬼神欽曰見後如何師曰通身聖莫測問如何是螺峰一句師曰若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惆悵松蘿境界危

泉州睡龍山和尚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以杖趁之僧乃走師曰住住向後遇作家舉看師上堂舉拄杖曰三十年住山得此拄杖氣力時有僧問和尚得他什麼氣力師曰過溪過嶺東拄西拄（招慶聞云我不恁麼道僧問和尚作麼生道招慶以杖下地拄行）

天台山雲峯光緒至德大師上堂曰但以衆生日用而不知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日月星辰江河淮濟一切含靈從一毛孔入一毛孔毛孔不小世界不大其中衆生不覺不知若要易會上坐日用亦復不知僧問日裏僧馱像夜裏像馱僧未審此意如何師曰闍黎豈不是從茶堂裏來

福州大章山契如庵主福州永泰人也泉州百丈村竟幸院受業素蘊孤操志探祖道預玄沙之室頴悟幽旨玄沙記曰子禪已逸格則他後要一人侍立也無師自此不務聚徒不畜童侍隱于小界山刳大杉若小庵但容身而已凡經遊僧至隨叩而應無定開示僧問生死到來如何迴避師曰符到奉行曰恁麼即被生死拘將去也師曰阿那阿那問西天持錫意作麼生師拈錫杖卓地振之僧曰未審此是什麼義師曰遮箇是張家打僧擬進語師以錫攛（蠖窟）之清豁沖煦二長老嚮師名未嘗會遇一日同訪之値師采栗豁問曰道者如庵主在何所師曰從什麼處來曰山下來師曰因什麼得到遮裏曰遮裏是什麼所師揖曰去那下喫茶去二公方省是庵主師遂詣庵頗味高論晡坐於左右不覺及夜覩豺虎至庵前自然馴擾豁因有詩曰行不

等閑行誰知去住情晨飡猶未飽更午勿聊生非道應難伏虛空
峯莫上孤峯龍吟霧起處閑嘯兩三聲二公尋於大章山創菴
請師居之兩處孤坐垂五十二載而卒歸雖承指喻而後於雪龍
印可乃嗣驪龍住漳州保福

福州蓮華山永興祿和尚閩王請師開堂日未陞座先於座前
立云大王大衆聽已有眞正舉揚也此一會揔是得聞豈有不聞
者若有不聞彼此相謾去也方乃登座僧問國王請師出世未委
今日一會何似靈山師曰徹古傳今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
毛頭顯沙界日月現其中

天台山國清寺師靜上坐始遇玄沙和尚示衆云汝諸人但能一生如
喪考妣吾保汝究得徹去師乃躡前語而問曰只如教中不得
以所知心測度如來無上知見又作麼生玄沙曰汝道究得
徹底所知心還測度得及否師從此信入後居天台三十餘載不
下山博綜三學操行孤立禪寂之餘常閱龍藏遐邇欽重時
謂大靜上坐嘗有人問曰弟子每當夜坐心念紛飛未明攝伏
之方願垂示誨師答曰如或夜間安坐心念紛飛却將紛飛之心
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返究究心則能
究之心安在又能照之智本空所緣之境亦寂寂而非寂者
蓋無能寂之人也照而非照者蓋無所照之境也境智俱寂
心慮安然外不尋枝內不住定二途俱泯一性怡然此乃還源之
要道也師因觀教中幻義乃述一偈問諸學流偈曰若道法皆
如幻有造諸過惡應無咎云何所作業不忘而藉佛慈興接
誘時有小靜上坐答曰幻人興幻幻輪圍幻業能招幻所治不了
幻生諸幻苦覺知如幻幻無爲二靜上坐並終於本山今國清
寺遺蹤在焉

前福州長慶院慧稜禪師法嗣

泉州招慶院道匡禪師潮州人也自稜和尚始居招慶師乃入室
參侍暨稜和尚召入長樂府盛化西院師繼踵住於招慶
學衆如故師上堂曰言前薦得孤負平生句後投機殊乖道
體為什麼如此大衆且道從來合作麼生又謂衆曰招慶今
日与諸人一時道却還委落處麼時有僧出曰大衆一時散去
還稱師意也无師曰好与拄杖僧礼拜師曰雖有盲龜之意
且无曉月之程僧曰如何是曉月之程師曰此是盲龜之意問
如何是沙門行師曰非行不行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數子上
鐵牛問如何是在匣劍師良久僧罔措師曰也須感荷招慶始得
問如何是提宗一句師曰不得昧著招慶其僧礼拜起師又曰不
得昧著招慶囑汝作麼生是提宗一句僧无對問文殊劒下不
承當時如何師曰未是好手人僧曰如何是好手人師曰是汝
話墮也問如何是招慶家風師曰寧可清貧自樂不作濁
富多憂問如何是南泉一線道師曰不辞向汝道恐較中更較
去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七顛八倒問学人根思遲迴乞師
曲運慈悲開一線道師曰遮个是老婆心僧曰悲華剖拆汝須
薦慈從上宗乘事如何師曰恁麼須得汝親問始得師問僧
什麼處去來僧曰劈柴來師曰還有劈不破底也无僧曰有師
曰作麼生是劈不破底僧无語師曰汝若道不得問我我与
汝道僧曰作麼生是劈不破底師曰賺殺人因地動僧問還有
不動者无師曰有僧曰如何是不動者師曰動從東來却皷西
去問法雨普霑還有不潤處否師曰有僧曰如何是不潤處師曰
水灑不著問如何是招慶深深處師曰和汝沒却問如何是九重
城裏人師曰還共汝知聞麼師上堂僧衆擁法座師曰遮裏无
物諸人若恁麼相促相挨作麼擬覓草匆交涉更上門戶千里万
里今既上來各著精彩招慶一時抛與諸人好麼師復問還接得

也未衆無對師曰勞而无功汝諸人得恁麽鈍看他古人一兩个
得恁麽快才見便負得去亦較些子若有此个人非但四事供
養便以瑠璃為地白銀為壁亦未為貴帝釋引前梵王從後
覽長河為酥酪變大地為黄金亦未為足直得如是猶更有一
級在還委得麽珍重

杭州龍華寺彥球實覺大師開堂日謂衆曰今日既升法座
又爭解諱得只如不諱底事此衆還有人與作證明麽若有即出
來相共作个榜様時有僧問郡尊請師如何舉揚宗旨師曰汝
別處切忌謬傳問此座為從天降下為從地涌出師曰是什麽僧
曰此座高廣如何升得師曰今日幾被汝妄攪著問靈山一會
迦葉親聞今日一會何人得聞師曰同我者擊其大節僧曰[illegible]
後哉師曰去般水漿茶堂裏用去師又曰從前佛法付囑國王
大臣及有力檀越今日郡尊及諸官寮特垂相請不勝荷愧

山僧更有末後一句子賤賣與諸人師乃起身云還有人買
麽若有人買即出來若无人買即賤貨自收久立珍重師有
時上堂云好時好日速道速道又曰大衆近前來聽老漢說第
一義大衆近前師便打趁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雪上更
加霜

杭州臨安縣保安連禪師僧問如何是保安家風師曰問有什
麽難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豫章鐵柱堅僧曰學人不會師曰
漳江親到來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師僧頭上戴冠子問如何
是西來意師曰死虎足人看問一問一答彼此興來如何是保安不
答人之句師曰汝到別處作麽生舉

福州報慈院光雲慧覺大師上堂云是病之藥不假驢馱若據
今夜各自歸堂去也珍重僧問承聞慧覺有鐵口訣如何
示人師曰賴我拄杖不在手僧曰恁麽即深領尊慈也師曰特

我肯汝即得師入府閩王問報慈神泉相去近遠師曰若説近
遠不如親到師却問曰大王日應千差是什麼心王曰什麼處
得心來師曰豈有无心者王曰那邊事作麼生師曰請向那邊
問王曰道師謾別人即得問大衆臻湊請師舉揚師曰更有
幾人未聞曰恁麼即不假上來也師曰不上來且從汝向什麼
處會曰若有些所即孤負和尚師曰即恐不辯精麤問夫説法
者當如法説此意如何師曰有什麼疑訛問古人面壁意如何
師打之問不假言詮請師徑直師曰何必更待商量
廬山開先寺紹宗圓智禪師姑蘇人也稟性朴野不群流俗少
依本部流水寺出家受具入長慶之室密契真要初結庵於
虔州了山二十載道聲遐布江南國主李氏建寺請轉法輪玄
徒輻湊暨國主巡幸洪井躬入山瞻謁請上堂令僧出問如何
是開先境師曰最好是一條界破青山色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
曰拾若柴煮布水國主益加欽重後終於山寺靈塔存焉
婺州金鏻報恩院寶資曉悟大師上堂大衆立久師曰諸兄弟
各請山門未主人口如匾擔相似莫成相違負也无久在衆兄弟
也未要怪訝著若帶參学眼何須久立各自歸堂珍重師開
方丈基僧問丈基已成如何通信師曰不可賺兄弟此間僧曰
不昧底事作麼生師曰青天白日問學人初心請師示个入
路師遂側掌示之曰還會麼僧曰不會師曰獨掌不浪鳴問
如何是報恩家風師曰也知闍梨入衆日淺問古人拈槌竪拂意
如何師曰報恩截古有分僧曰為什麼如此師曰屈著作麼問
如何是文殊劒師曰不知僧曰只如一劒下活得底人作麼生師
曰山僧只管一時齋粥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背後是什麼
立地僧曰学人不會乞師再示師提起拄杖曰汝不會合喫多少
拄杖問如何是奧大慚愧底人師曰開口取合不得僧曰此人得

展如何師曰逢茶即茶遇飯即飯問如何是金剛一隻箭師
曰道什麼其僧再問師曰過新羅國去也問波騰鼎沸起必全
真未審古人意如何師乃叱之僧曰恁麼即非次也師曰你話墮
也又曰我話亦墮汝作麼生僧無對問去却賞罰如何是吹毛
劒師曰延平屬劒州僧曰恁麼即喪身失命去也師曰錢塘
江裏潮

杭州傾心寺法瑫宗一禪師上堂云大衆不待一句語便歸堂去還
有紹繼宗風分也无還有人酬得此問麼若有人酬得去也遮裏
與諸人為怪笑若酬不得去也諸人與遮裏為怪笑珍重問如
何揀(文甲)却實免見虛頭師曰汝問若當衆人盡鑒問恁麼來
皆不丈夫只如不恁麼來還有紹繼宗風分也無師曰出兩頭致
一問來僧曰什麼人辨得師曰汝斯養見問佛法去処乞師
全示師曰汝但全致一問來僧曰為什麼却拈此問去師曰汝
適來問什麼僧曰若不遇於師幾成走作師曰賊去後關門問別
傳一句如何分付師曰可惜許問僧曰恁麼即別酬亦不當去
也師曰也是閑辭問如何是不朝天子不羡王侯底人師曰每月
三條線長年一衲衣僧曰未審此人還紹宗風也无師曰來頭上語
雲向眼前飛問承古人有言不斷煩惱此意如何師曰又是發
人業僧曰如何得不發業師曰你話墮也問請去賞罰如何
吹毛劒師曰如法礼三拜師後住龍冊寺歸寂

福州水陸院洪儼禪師上堂大衆集定師下座捧香爐巡行大
衆前曰供養十方諸佛便歸方丈僧問離却百非兼四句請師
盡力為提綱師曰落在什麼処僧曰恁麼即人天有賴師曰莫
將惡水澆人好

杭州靈隱山廣嚴院咸澤禪師初參保福展和尚保福問曰汝
名什麼師曰咸澤保福曰忽遇枯涸者如何師曰誰是枯涸者

保福曰我是師曰和尚莫謗人好保福曰却是汝謗我師後受
長慶印記住廣嚴道場僧問如何是覿面相呈事師下禪
牀曰尊體起居萬福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師曰城
中青史樓雲外高峰塔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幽澗泉清高
峰月白問如何是廣嚴家風師曰一塢白雲三間茆屋僧曰畢
竟作麼生師曰既无維那兼无典座問如何是廣嚴家風師曰
師子石前靈水響雞籠山上白猿啼

福州報慈院慧朗禪師上堂曰從上諸聖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
於世遞相告報是汝諸人還會麼若不會大不容易僧問如
何是大事師曰莫錯相告報麼僧曰恁麼即學人不疑也
師曰爭奈一翳在目何問三世諸佛盡是傳語人未審傳什
麼人語師曰聽僧曰未審是什麼語師曰你不是鍾期問如何
是學人眼師曰不可更撒沙

福州怡山長慶常慧禪師僧問王侯請命法嗣怡山鎖口之言請
師不謬師曰得僧曰恁麼即深領尊慈師曰好與莫鈍置人
問不犯宗風不傷物義請師滿口道師曰今日豈不是開堂問
欲繼雪峰印傳超覺不違於物不負於人不在當頭即今何
道師曰違負即道僧曰恁麼即善副來言淺深已辨師曰也須
識好惡

福州石佛院靜禪師上堂曰若道素面相呈猶添脂粉縱離添
過猶有負愆諸人且作麼生體悉僧問學人欲見和尚本來師
時如何師曰洞上有言親體取僧曰恁麼即不得見去也師曰灼
然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

處州翠峰從欣禪師上堂曰更不展席珍重却問僧還會麼
僧曰不會師曰持謂闍黎到百丈

福州枕峰觀音院清換禪師上堂曰諸禪德若要論禪說道

舉唱宗風只如當人分上以一毛端裏有無量諸佛轉大法輪於
塵中現寶王刹佛說衆生說山河大地一時說未嘗間斷如毗沙門
王始終不求外寶既各有如是家風阿誰欠少不可更就別人
取處分也僧問如何是法界性師曰汝身中有萬象僧曰如何體
得師曰不可谷裏尋聲更求本末

福州東禪契訥禪師上堂曰未曾暫失全體現前恁麼道亦
分外既恁麼道不得向兄弟前合作麼生道莫是無道處不受道
麼莫錯會好僧問如何是現前三昧師曰何必更待道問已事未
明乞師指示師曰何不禮謝問如何是東禪家風師曰一人傳
虛萬人傳實

福州長慶院弘辯妙果大師一日上堂於座側立云大衆各歸堂
得也未還會得麼若也未會得山僧謾諸人去也遂乃升座僧
問得衆雲臻請師開方便門示真實相師曰遮个是方便門

僧曰恁麼即大衆側聆去也師曰空側聆作麼問超覺後眉炒
東傳燈去却語默動靜如何相示師曰還解怪得麼

福州東禪院可隆了空大師初開堂有僧問遠棄九峯丈室
來坐東禪道場人天瞻仰於尊顏願賜一言而演說師曰堯風千
載了空不昧於闍黎曰恁麼即人天有賴師曰當不當問如何道
師曰正是道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分明向汝道師上堂曰大好省
要自不仙陀若是聽響之流不如歸堂向火珍重問如何是吾
賢第一句師曰落第二句也

福州僊宗院守玭禪師一日不上堂大衆入方丈參師曰今夜與
大衆同請假未審衆給假也無若未聞給假即先言者負珍重僧
問十二時中常在底人還消得人天供養也無師曰消不得僧曰
為什麼消不得師曰為汝常在僧曰只如常不在底人還消得也
無師曰驢年去僧問請師答無賓主話師曰向無賓主處

將來　此部田坊學同班

撫州永安院懷烈淨悟禪師上堂眾集良久師顧視左右曰患聾作
麼便散去又一日上堂良久曰幸自可憐生又被汚却也又曰大衆
正是著力處莫容易僧問怡山親聞一句請師爲學人道師曰向
後莫錯舉似人

福州閩山令含禪師初住永福院上堂曰還恩恩滿賽願願圓
便歸方丈僧問既到妙峯頂誰人爲伴侶師曰到僧曰什麼人爲
伴侶師曰喫茶去問明明不會乞師指示師曰指示且置作麼
生是你明明底僧曰學人不會再乞師指示師曰七棒十三

新羅龜山和尚有舉相國裴公休啓建法會問看經僧是什麼
經僧曰無言童子經公曰有幾卷僧曰兩卷公曰既是無言爲什
麼却有兩卷僧無對師代曰若論無言非唯兩卷

吉州龍須山資國院道殷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普通八年遭梁怪直至如今不得雪問千山萬山如何是龍須
山師曰千山万山僧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對面千里問不落有无
請師道師曰汝作麼生問

福州祥光院澄靜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長安鼎沸僧曰
向上事如何師曰谷聲萬籟起松老五雲披問如何是和尚家
風師曰門下平章事宮闈較幾重

襄州鷲嶺明遠禪師初參長慶慶問曰汝名什麼師曰明遠
慶曰那邊事作麼生師曰明遠退兩步慶曰汝无端退兩步作什麼
師无語長慶代云若不退步爭知明遠師乃省悟師住後僧問
无一法當前應用無虧時如何師叉手卓然其僧因尔有悟

杭州報慈院從環禪師福州人也姓陳氏少投石梯山出家初住越州
稱心寺後住茲院僧問古人有言今人看古教未免心中鬧欲免心
中鬧應須看古教如何是古教師曰如是我聞僧曰如何是心中鬧

開師曰那畔雀兒聲師開寶六年癸酉六月十四日辰時沐浴畢
衣告門人付囑訖右脇而逝
杭州龍華寺契盈廣辯周智大師本福州黄蘗山受業於長慶
領旨住後僧問如何是龍華境師曰翠竹搖風寒松鎖月僧曰
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切莫唐突問如何是三世諸佛道場師曰莫別
瞽礼僧曰恁麼則亘古亘今師曰是什麼年中問如何是黄蘗
山主師曰謝仁者相訪問如何是黄蘗境師曰龍吟瀑布水雲起
翠微峰

前杭州龍冊寺道怤禪師法嗣
越州清化山師訥禪師僧問十二時中如何得不疑不惑去師曰好僧
曰恁麼則得遇於師也師曰珍重有僧來礼拜師曰子亦善問吾
亦善答僧曰恁麼即大衆久立師曰抑逼大衆作什麼問去却
賞罰如何是吹毛劒師曰錢塘江裏好渡船問如何是西來意師
曰可殺新鮮
衢州南禪遇緣禪師有俗士時謂之鐵脚忽因騎馬有僧問師旣
是鐵脚為什麼却騎馬師曰腰帶不因遊腹稱幞頭豈是御寒天
寒有俗官問和尚恁後生為什麼却為尊宿師云千歲只言朱
頂鶴朝生便是鳳凰兒師有時云此个事得恁難道有僧出曰請
師道師曰睦州溪菩錦車右耳
婺州資福院智遠禪師福州連江人也童蒙出家詣峽山觀音
院法宣禪師落髮受具給侍勤恪專於誦持一日宣禪師謂曰
觀汝上根堪任大事何不徧參而滯於此乎師遂礼辭歷諸方
至越州鏡清礼順德大師因問曰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順德曰大
衆要知師曰斯則衆眼難謾順德曰理能縛豹師因此發悟玄
旨周顯德三年丙辰婺州刺史李寮吏及緇黄千衆請師於
資福院開堂說法前昭東禪院一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雷

巖峯前月鏡湖波裏明問諸佛出世天雨四華地搖六動和尚今
日有何禎祥師曰一物不生全體露目前光彩阿誰知問如何是直
示一句師曰是什麼師又曰還會麼會去即今便了不會塵沙
筭劫只據諸賢分上古佛心源明露現前匝天徧地森羅萬象
自己家風佛與衆生本无差別涅槃生死幻化所為性地眞常不勞修
證師又曰要知此事當陽顯露並无寸草蓋覆便承當取最
省心力師如是為衆演于今二載太平興國二年丁丑九月十六
日聲鐘集衆至二十七日辰時怡然坐化壽八十三臘六十三
前漳州報恩院懷岳禪師法嗣
漳州妙濟院師浩傳心大師曾住郴州香山僧問擬即第二頭不擬
即第三頭如何是第一頭師曰收僧問古人斷臂當為何事師曰
我寧可斷臂問如何是學人眼師曰須知我好心問如何是香
山劒師曰異僧曰還露也无師曰不忍見問如何是松門第一句
師曰切不得錯舉問如何是妙濟家風師曰左右人太多問如何是
佛法大意師曰兩口无一舌問如何是香山一路師曰滔滔地僧曰到
者如何師曰息汝平生問如何是世尊密語師曰阿難亦不知
僧曰為什麼不知師曰莫非仙陀問如何是香山寶師曰碧眼
胡人不敢定僧曰露者如何師曰龍王捧不起因僧舉聖僧塑
像被虎咬乃問師既是聖僧為什麼被大蟲咬師曰疑殺天
下人問如何是无慚愧底人師曰闍黎合喫棒
前福州鼓山神晏國師法嗣
杭州天竺山子儀心印水月大師溫州樂清縣人也姓陳氏初遊方
謁鼓山因問曰子儀三千里外遠投法席今日非時上來乞師非
時答話鼓山曰不可鈍置仁者師曰省力處如何鼓山曰汝何費力
師自此承言領旨便往浙中錢忠懿王嚮其道譽命開法于羅
漢光福二道場海衆臻湊師上堂示衆曰久立大衆更待什

麼不辞辰拓却恐悮於禅德轉迷師說時寒珍重僧問如何是從上來事師曰住僧曰如何薦師曰可惜龍頭翻成蛇尾有僧礼拜起將問話師曰如何且置其僧乃問只如與王之子還有相親分也无師曰只待局終不知柯爛問如何是維摩默師曰謗僧曰文殊因何讚師曰同案領過僧曰維摩又如何師曰頭上三尺巾手裏一枝拂問如何是諸佛出身处師曰大洋海裏一星火僧曰學人不會師曰燒盡魚龍問丹霞燒木佛意旨如何師曰寒時圍鑪向猛火僧曰還有過也无師曰熱即竹林溪畔坐問如何是法界義宗師曰九月九日淛江潮問諸餘即不問如何是光福門下超毗盧越釋迦底人師曰諸餘奉納僧曰怎麼即平生慶幸去也師曰慶幸事作麼生其僧罔措師喝之師將下堂僧問下堂一句乞師分付師曰攜蔦履已敀西國去此山空有老猿啼問鼓山有掣鼓奪旗之說師且如何師曰敗將不忍誅僧曰或遇良將又如何師曰念子孤魂賜汝三奠問世尊入滅當敀何所師曰鶴林空變色真敀无所敀僧曰夫子必定何之師曰朱實殞勁風繁英落素秋僧曰我師將來復敀何处師曰子今欲識吾歸处東西南北柳成絲問如何修行即淨與道相應師曰高卷吟中箔濃煎睡後茶師迴故里雍熙三年示滅門人闍維收舍利建塔

建州白雲智作真寂禪師永貞人也姓朱氏容若梵僧礼鼓山國師披剃二十四具戒一日鼓山上堂召大衆衆皆迴眸鼓山披襟示之衆罔措唯師朗悟厥旨入室印證又參次鼓山召令近前問南泉喚院主意作麼生師斂手端容退立而已鼓山莞然奇之自爾游吳楚却後閩川初住南峰後住建州白雲院師上堂曰有人向宗乘中致得一問廣待山僧向宗乘中荅將有僧礼拜才起師便敀方丈問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師曰火裏蓮生僧曰

如何是髑髏裏眼睛師曰泥牛入水問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汝還
具眼麼僧曰恁麼即学人歸堂去也師曰猢猻入布袋問如何
是延平津師曰萬古水滔滔僧曰如何是延平劒師曰速須退
步僧曰未審津與劒是同是異師曰可惜許漢乾祐二年己酉江
南國主李氏延居奉先賜紫衣師名上堂升坐衆咸側聆師
曰相謗去也還知得麼可不聞昔日靈山多少七衆只道迦葉
親聞今日叨奉恩命俾揚宗教不可異於靈山也既不異靈
山諸仁者作麼生相體悉也莫比他古今但彼此著些些精彩大
家驗看是什麼僧問靈山一會不異而今未審親聞底事如
何師曰更寮曰恁麼即人天有賴師曰闍黎且作麼生問賓主
請僉大展法筵祖嗣西來如何指示師曰分明記取曰終不敢孤
負和尚師曰也未在僧問如何是奉先境師曰一任觀看僧曰如何
是境中人師曰莫无礼問如何是奉先家風師曰即今在什麼
處僧曰恁麼即大衆有賴也師曰闍黎汝什麼事問如何是為
人句師曰不是奉先道不得

鼓山智嚴了覺大師第二世師上堂曰多言復多語由來反相悞
珍重僧問石門之句即不敢問請師方便師曰問取露柱問國
王出世三島靜法王出世有何恩師曰還會麼僧曰幸遇明
朝輒伸呈獻師曰也却著僧曰若不礼拜幾成無孔鐵鎚師
曰何異無孔鐵鎚

福州龍山智嵩妙空大師師上堂曰幸自分明須作遮个節
目作麼到遮裏便成節目便成增語便成塵玷未有如許多
時作麼生僧問古佛化導今祖重興人天輻湊於禪庭至理
若為於開示師曰亦不敢孤負大衆僧曰恁麼即人天不謬殷
勤請益使凡心作佛心師曰仁者作麼生僧曰退身礼拜隨衆
上下師曰我識得汝也

泉州鳳凰山彊禪師僧問啓傳鼓嶠道覇温陵不跨石門請
師通信師曰若不是今日攔胸撞出僧曰恁麼即今日親聞
師子吼也時終作鳳凰兒師曰又向遮裏塗汚人問白浪滔天
境何人住大處師曰靜夜思尭鼓廻頭聞舜琴
福州龍山文義禪師上堂曰若舉宗乘即院寂徑荒若留委
問更待个什麼還有人委麼出來驗看若无人委莫撓亂
好僧問如何是人王師曰威風人盡懼僧曰如何是法王師曰一句
令當行僧曰二王還分不分師曰適來道什麼
福州鼓山智岳了宗大師福州人也初遊方郢州黄龍問曰久
嚮黄龍到來只見赤斑蛇黄龍曰汝只見赤斑蛇且不識黄龍
師曰如何是黄龍曰滔滔地師曰忽遇金翅鳥來又作麼生曰
性命難存師曰恁麼即被他吞却也曰謝闍梨供養師當下
未省覺尋廻受業山礼覲國師和尚啓發微旨而後次補山門
爲第三世上堂曰我若全舉宗乘汝向什麼處領會所以向汝
道古今常露體用无妨僧問諸餘即不問如何是誕生王種師
曰金枝玉葉不相似是作麼生僧曰恁麼即同中不得異師曰
不得異事作麼生僧曰金枝爭能續師曰猶是閫外之辭問
虛空還解作用也无師拈起拄杖曰遮个師僧好打僧無語
襄州定慧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事師曰无人不驚僧曰學
人未委在師曰不妨難向問不借時機用如何詰祖宗師曰闍梨
還具慚愧麼僧便喝師無語
福州鼓山清諤宗曉禪師得法於受業和尚鼓山第四世住問亡僧遷化
向什麼處去也師曰時寒〻不出手
金陵淨德道場沖煦慧悟禪師福州人也姓和氏幼不茹葷與
自誓出家登鼓山剃度得法受記年二十四於洪州豐城爲衆開
演時諸小長老周頭德中江南國王延住光睦僧問如何是大道

師曰我无小徑曰如何是小徑師曰我不知有大道師次住虛山開先後居淨德並聚徒說法開寶八年歸寂

金陵報恩院清護禪師福州長樂人也姓陳氏六歲辭親禮鼓山披削十五納戒於國師言下發明真要監國師囙授乃之建州白雲閩師王氏奏賜紫號崇因大師晉天福八年金陵與師入建城時統軍查文徽重師延接查問曰此中相見時如何師曰忪乱將軍查後請歸金陵國主命居長慶院攝衆周顯德初退歸建州阜庵時節度使陳誨創顯親報恩禪苑堅請住持開堂曰僧問諸佛出世天華乱墜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昨日新雷發今朝細雨飛問如何是諸佛玄旨師曰草鞋木履開寶三年五月江南後主再請入住報恩淨德二道場未往說法改號妙行禪師當年十一月示疾預辭國王二十日平旦聲鐘召大衆囑付訖儼然坐亡壽五十有五臘四十國主厚礼荼毗收舍利三百餘粒并靈骨歸葬于建州雞足山卧雲院建塔師風神清灑操行孤標二十年不服緜絹唯衣紙布辭藻札翰並皆冠衆五處語要偈頌別行于世

景德傳灯録卷第二十一

景德傳灯録巻第二十二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七世中

杭州龍華寺霊照禪師法嗣七人

台州瑞岩師進禪師　台州六通院志球禪師

杭州雲龍院歸禪師　杭州餘杭功臣院道閑禪師

衢州鎮境遇縁禪師　福州報國院照禪師

台州白雲迺禪師　已上六人見録

明州翠岩令参禪師法嗣二人

杭州龍冊寺子興禪師　温州佛嶼知默禪師　已上二人見録

福州安國院弘瑫禪師法嗣九人

福州白鹿師貴禪師　福州羅山義聡禪師

福州安國從貴禪師　福州怡山蔵用禪師

福州永隆彦端禪師　福州林陽志端禪師

福州興聖滿禪師
福州僊宗明禪師
福州安國祥和尚 上九人見錄
漳州保福院從展禪師法嗣二十五人
泉州招慶省僜禪師
漳州保福可儔禪師
舒州白水如新禪師
洪州漳江慧廉禪師
福州報慈文欽禪師
泉州萬安清運禪師
漳州報恩熙禪師
泉州鳳凰山從琛禪師
福州永隆瀛和尚
洪州清泉山守清禪師
漳州報恩院行崇禪師
潭州嶽麓和尚
朗州德山德海禪師
泉州後招慶和尚
朗州梁山簡禪師
洪州建山澄禪師
福州康山契穩禪師
潭州延壽慧輪大師
泉州西明琛禪師 已上十人見錄
福州升山來禪師

福州枕峯和尚
朗州法操禪師
襄州鷲嶺和尚
睦州敬連和尚
潭州谷山句禪師 已上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南嶽金輪觀禪師法嗣一人
後衡嶽金輪和尚 不見
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法嗣上三十五人
韶州白雲祥和尚
朗州德山緣密禪師
潭州南臺道遵禪師
韶州雙峯山竟欽和尚
韶州資福和尚
廣州黃雲元禪師
廣州龍境倫禪師
韶州雲門爽禪師
韶州白雲聞和尚
韶州披雲智寂禪師
韶州淨法章和尚
韶州溫門山滿禪師
岳州巴陵顥鑒大師
連州地藏慧慈大師

英州大容諲禪師　　廣州羅山崇禪師
韶州雲門寶禪師　　郢州臨谿竟脫和尚
廣州華嚴慧禪師　　韶州雙峯韶和尚
隋州雙泉師寛禪師　　英州觀音和尚
韶州林泉和尚　　韶州雲門煦和尚
益州香林澄遠禪師（已上十五人見錄）
是二行先之金輪与文偃禪師中可入
泉州睡龍山道溥禪師一人
漳州保福院清豁禪師一人（見錄）
行思禪師第七世中
前杭州龍華寺靈照禪師法嗣
台州瑞巖師進禪師上堂大衆立久師曰媿諸禪德已省提持若是伺聲聽響不如歸堂向火珍重僧問如何是瑞巖境師曰重重疊嶂南来遠北向皇都咫尺間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萬里白雲朝瑞岳微微細雨洒簾前僧曰未審如何親近此人師曰將謂闍黎親入室元来猶隔萬重關
台州六通院志球禪師僧問全身佩劍時如何師曰落僧曰當者如何師曰熏天炙地問如何是六通境師曰滿目江山一任看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古今自去来僧曰離二途還有向上事也无師曰有僧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雲水千徒与萬徒問擁毳玄徒請師指示師曰紅爐不墜雁門關僧曰如何是紅爐不墜雁門關師曰青霄豈悋衆人攀僧曰還有不知者也无師曰有僧曰如何是不知者師曰金牓上无名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萬象明月朗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山河大地
杭州雲龍院歸禪師僧問久戰沙場為什麼功名不就師曰過在遮邊僧曰還有進處也无師曰水消瓦解
杭州餘杭功臣院道閑禪師僧問如何是功臣家風師曰俗人

東畔立僧衆在西边問如何是学人自己師曰如汝与我僧曰恁麼即无二去也師曰十萬八千

衢州鎮境遇緣禪師僧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谿畔披砂徒自困家中有寶速須還僧曰恁麼即始終不從人得去也師曰饒君便有擎山力未免肩頭有擔胝

福州報國院照禪師上堂曰我若全機汝向什麼处摸索蓋為根器不等便成不具慚愧還委得麼如今与諸仁者作箇底門話乃敲繩床兩下云還見麼還聞麼若見便見若聞便聞莫向意識裏卜度却成妄想顛倒无有出期珍重因佛塔被雷霹有人問祖佛塔廟為什麼却被雷霹師曰通天作用僧曰既是通天作用為什麼却霹佛師曰作用何处見有佛僧曰爭奈狼藉何師曰見什麼

台州白雲迺禪師僧問荊山有玉非為寶囊裏真金賜一言師曰我家貧僧曰慈悲何在師曰空慚愧道者名

前明州翠岩令參禪師法嗣

杭州龍冊寺子興明悟大師僧問正位中還有人成佛否師曰誰是衆生僧曰若恁麼即總成佛去也師曰還我正位來僧屈何是正位師曰汝是衆生問如何是無價珍師曰卞和空抱璞僧曰忽遇楚王還進也无師曰凡聖相繼續問古人拈布毛意作麼生師曰闍黎舉不全僧曰如何舉得師乃拈起袈裟

温州雲山佛嶼院知默禪師第二世住師上堂曰山僧如今看見諸上坐恁麼行脚喫辛喫苦盤山涉澗終不為觀看州縣參尋名山聖跡莫非為此一大事如今且要諸人於本參中通个消息來雲山敢與證明非但雲山證明乃至禪林佛刹亦與證明僧問如何是佛嶼家風師曰送客不離三步內邀賓只在草堂前

前福州安國院弘瑫明眞大師法嗣

福州白鹿師貴禪師開堂日有僧問西峽一派不異馬頭白鹿千峯何似雞足師曰大衆一時驗看問如何是白鹿家風師曰向汝道什麼僧曰恁麼即学人知時去也師曰知時底人合到什麼田地僧曰不可更喃喃地師曰放過不可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百鳥銜花供養見後爲什麼不來師曰曙色未分人盡望及乎天曉也如常

福州羅山義聰禪師々上堂大衆立久師曰若有分付処羅山即不具眼若無分付処即勞而無功所以維摩昔日對文殊且道如今會也無僧問如何是出窟師子師曰什麼処不震裂僧曰作何音響師曰聾者不聞問手指天地唯我獨尊爲什麼却被傍者責師曰謂言胡鬚赤僧曰只如傍者有什麼長処師曰路見不平所以按劍

福州安國院從貴禪師僧問禪宮大敞法衆雲臻向上一路請師決擇師曰素非時流師有時上堂示衆云禪之与道拈向一邊着佛之與祖是什麼破草鞋恁麼告報莫屈着諸人麼若道屈着即且行脚去若道不屈着也須合取口始得珍重又有時上堂曰直是不遇梁朝安國也謗不過珍重僧問請師舉唱宗乘師曰今日打木明日搬柴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香爐對繩牀僧曰見後如何師曰門扇對露柱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若問家風即荅家風僧曰学人不問家風時作麼生師曰胡來漢去問諸餘即不問省要処乞師一言師曰還得省要麼師下堂曰純陀獻供珍重

福州怡山長慶藏用禪師々上堂衆集師以扇子抛向地上曰愚人謂金是土智者作麼生後生可畏不可総守愚去也還有麼出來道看時有僧出礼拜退後而立師曰別更作麼生僧

曰知高明鑒師曰千年桃核問如何是伽藍師曰長谿莆田僧
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新羅白水問如何是靈泉正主師曰
南山北山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齋前廚蒸南白飯午後鑪
煎北茶問法身還受苦也無師曰地獄豈是天堂僧曰恁麼即
受苦去也師曰有什麼罪過

福州永隆院彥端禪師上堂大衆雲集師從座起作舞謂大
衆曰會麼衆曰不會師曰山僧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作麼生
不會問本自圓成為什麼却分明晦師曰汝自撿責看

福州林陽山瑞峯院志端禪師福州人也依本部南澗寺受業
年二十四謁明真大師一日有僧問如何是萬象之中獨露身明
真舉一指其僧不薦師於是冥契玄旨乃入室白曰適來那僧
問話志端今有省處明真曰汝見什麼道理師亦舉一指曰這个
是什麼明真甚然之師上堂舉拂子云曹谿用不盡底

時人喚作頭角生山僧拈來拂蚊子薦得乾坤陷落問如何是
西來意師曰木馬走似煙石人趁不及問如何是禪師曰今年
旱去年僧曰如何是道師曰冬田半折耗問如何是學人自己
師便與一踏僧作接勢師便與一摑僧無對師曰賺殺人問如何
是迥絕人煙處佛法師曰巔山峭峙碧芬芳僧曰恁麼即一
真之理華野不殊師曰不是這箇道理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竹箸一文一雙有僧夜參師曰阿誰僧曰某甲師曰泉
州沙糖舩上檳榔僧良久師曰會麼僧曰不會師曰你若會
即廓清五蘊吞盡十方師開寶元年八月內遺偈曰來年
二月二別汝暫相棄燒灰散四林勿占檀那地此偈因侍者傳
外四衆咸寫而誦之至明正月二十八台州民競入山瞻禮師身無
恙參問如常至二月一日州主率諸官同至山伺候經宵院
中如市二日師齋罷上堂辭衆時有圓應長老出衆作禮

問曰雲愁霧慘大衆嗟々請賜一言未在告別師無一言
應曰法鏡不臨於此土寶月又照於何方師曰非君境界應曰
恁麼即漚生漚滅還歸水師去師來是本常師作噓聲僧
有僧問教則語師皆酬荅然後下座歸方丈安坐至亥時問
衆曰世尊滅度是何時節衆曰二月十五日子時師曰吾今日
前時前言訖長往　偵丑正切
福州興聖滿禪師々上堂曰覿面分付不待文言見眼投機
喚作參玄上士若能如此所以宗風不墜僧問昔日靈山會裏
今朝興聖筵中和尚親傳如何舉唱師曰欠汝一問
福州僊宗院明禪師々上堂曰舉有如是門風何不烜赫地紹續
取去若也紹得不在三界若出三界即壞三界若在三界即礙
三界不礙不壞是出三界是不出三界恁麼徹去堪為佛法
種子人天有賴有僧問拏雲不假風雷便迅浪如何透得
身師曰何得棄本逐末
福州安國院祥和尚師上堂頃間乃失聲云大是無端雖然如
此事不得已於中若有未覯者更開方便還會麼僧問不涉方
便乞師垂慈師曰汝問我荅是方便向應物現形如水中月如何
是月師提起拂子僧曰古人為什麼道水月無形師曰見什麼
問如何是宗乘中事師曰淮軍散後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
曰衆眼難謾
前漳州保福院從展禪師法嗣
漳州招慶院省僜淨修大師々初參保福問參須臾符一日保福
入大殿覩佛像乃舉手問師曰佛恁麼意作麼生師對曰和尚
也是橫身曰一橛我自收取師曰和尚非惟橫身保福然之後住
招慶初開堂昇座少頃白大衆向後到處遇道伴作麼生舉似
他若有人舉得試對衆舉看若舉得免孤負上祖亦免埋沒

後來古人道通心君子女犬相見還有過今人麼況是曹谿門
下子孫合作麼生提論今作麼生提唱僧問昔日覺城東際象
王迴旋今日閩嶺南方如何提接師曰會麼曰恁麼即一機啓
処罰難追來去從上宗門成得什麼邊事師曰退後礼拜隨
衆上下問全提不到請師商量師曰擗掌得麼僧曰恁麼即
領會去也師曰莫錯問如何得不傷於已不負於人師曰莫屈
著汝麼問麼僧曰恁麼上來已蒙師指也師曰汝又屈著我作
麼問當鋒一句請師道師曰嗄僧再問師曰聵瞌漢師問僧離
什麼処曰報恩師曰僧堂大小曰和尚試道看師曰何不待問
學人全身不會請師指示師曰還解笑得麼師又曰叢林先
達者不赦相觸忤若是初心後學未信直須信取未省直須
省取不得撩虗諸人本分去処未有一時不顯露未有一物解盖
覆得如今若要知不用移絲髮地不用少許工夫但向博地任

中衆當取豈不省心力既能省得便與諸佛齊肩依而行之
緣此事是箇白淨去処今日須得白淨身心合他始得自然合
古合今脫生離死古人云識心達本解無爲法方號沙門如今
諸官大衆各須體取好莫全推過師僧分上佛法平等上至
諸佛下至一切共同此事既然如此誰有誰無勸王之外亦須努
力適來說許多般盖不得已而已莫道從上宗門合恁麼語
話只如從上宗門合作麼生還相悉麼若有人相悉山僧今日
得雪去也久立大衆珍重　僜清郎
漳州保福院可儔明辯大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雲在
青天水在缾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落也僧曰還用也無師
曰莫鬼語
舒州白水海會院如新禪師〻上堂良久曰礼煩即亂僧問
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〻轉見孤独僧曰親切処乞師一言

問如何是萬安家風師曰苔羹倉米飯僧曰忽遇上客
來將何祗待師曰飯後三巡茶問如何是萬安境師曰一塔
松蘿望海清
漳州報恩院道熙禪師初与保福送書往泉州王太尉處太
尉問漳南和尚近日還為人也无師曰若道為人即屈著和尚
若道不為人又屈著太尉來問太尉曰道取一句待鐵牛能齧
草木馬解含煙師曰某甲情口喫飯太尉良久又問驢來馬來
師曰驢馬不同途太尉曰爭得到遮裏師曰特謝太尉領話
僧問名言妙句即不問請師真實師曰不阻來意
泉州鳳凰山從琛洪忍禪師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問風相
似即无阻矣學人不是其人僧曰忽遇恁麼人時如何師曰
不可預搔而待痒問學人根思遲迴方便門中乞師傍瞥師
曰傍瞥僧曰深領師旨安敢言乎師曰太多也師有時上堂有僧
出來礼拜退後立師曰我不知汝僧應諾師曰无人处放下著問
昔日靈山會上佛以一音演說今日請師一音演說師良久僧曰
恁麼即大衆頓息疑網去也師曰莫塗汙大衆好問諸佛皆
以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未審和尚如何樁濟師曰大好風涼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事師曰晴算流年事可知問如何是鳳
凰境師曰雪夜觀明月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作人醜為僧
曰為人何在師曰莫屈著汝麼
福州永隆院瀛和尚明慧禪師上堂曰諸言便早遲更有
夜行人似即似是即不是珍重問無為無事人為什麼却是
金鎖難師曰為斷麁纖貴重難留曰為什麼道無為無事
人道遙實快樂師曰為闍亂且要斷送有僧參師曰不要
得許多般數這々僧无對師有時示衆曰目出卯用処不須
生善巧問如何進向得達本源師曰依而行之

泉州清泉山守清禪師福州閩縣人也姓林氏出家于雪峯
山悟心之後受請居清泉玄作錄集問如何是佛師曰問僧曰
如何是祖師曰吞僧問和尚見古人得箇什麼便住此山師
曰情知汝不肯僧曰爭知某甲不肯師曰鷂貌鶉毛問親切
處乞師一言師曰莫過此問古人面壁為何事師曰屈曰恁
麼即省心力師曰何處有恁麼人問諸餘即不問如何是向上
事師曰消汝三拜不消汝三拜

漳州報恩院行崇禪師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碓擣磨磨
問曹谿一路請師舉揚師曰莫屈着曹谿麼曰恁麼即群
生有賴師曰汝也是老鼠喫鹽問不涉公私如何言論師曰
喫茶去問丹霞燒木佛意作麼生師曰時寒燒火向曰翠微
迎羅漢意作麼生師曰別是一家春

漳州嶽麓山和尚師上堂良久謂眾曰著目瞧盧今朝嶽麓

務重問如何是聲色外句師曰猿啼鳥叫問師唱誰家曲宗風
嗣阿誰師曰五音六律問截舌之句請師舉揚師曰日能熱
月能涼

韶州從山海禪師僧問雲山一會何人得聞師曰闍梨得聞曰未審
雲山說箇什麼師曰即闍梨會問如何是該天括地句師曰千聚
操勸問從上宗乘以何為驗師曰從上且置即今作麼生驗曰大
衆總見師曰話墮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擘

泉州後招慶和尚問末後一句請師商量師曰座中人自老天
際月常明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餅兼一餅到處是生涯問
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樓々悠々晨雞暮鐘

朗州梁山簡禪師上問新到僧什麼處來曰藥山來師曰還將
得藥來麼僧曰和尚住山不錯

洪州高安縣建山澄禪師開堂日有僧問牧長請命和尚知何

舉揚宗教師曰還聞麼僧曰恁麼則大衆有賴師曰還是不
聞問如何是法王劍師曰可惜許曰如何是人王劍師曰塵埋牀
下履風動案頭巾問一代時教接引今時未審祖宗如何示人
師曰一代時教已有人問了也曰和尚如何示人師曰惆悵庭前紅莧
樹年年生葉不生花問故歲已去新歲到來還有不受歲
者無師曰作麼生僧曰恁麼則不受歲也師曰城上已吹新歲
角牕前猶點旧年燈僧曰如何是旧年灯師曰臘月三十日
福州康山契穩法寶大師初開堂有僧問威音王已後次第
相承未審師今一會法嗣何方師曰象骨拳手龍谿點頭
問圓明湛寂非師旨学人因底却不明師曰鑄得來僧曰恁麼
則識性無根去也師曰隔紙搔痒
漳州延壽院慧輪大師僧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不
在外曰出匣後如何師曰不在内問如何是一毫師曰青黃赤

白曰大好一毛師曰將謂天人也有一个半箇
泉州西明院琛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竹箸瓦椀
僧曰忽遇上客來時如何祗待師曰黃韲倉米飯問如何是
西來意師曰問取露柱看　韲（祖兮切与虀並同）
前南嶽金輪可觀禪師法嗣
後南嶽金輪和尚僧問如何是金輪第一句師曰鈍漢問如
何是金輪一雙箭師曰過也曰臨機一箭誰是當者師曰倒也
前泉州睡龍山道溥禪師法嗣
漳州保福院清豁禪師福州永泰人也少而聰敏礼鼓山興
聖國師落髮稟具初謁大章山契如庵主（契如有語句如庵主章中出焉）後參睡
龍睡龍一日問曰豁闍梨見何尊宿來還悟也未曰清豁嘗訪
大章得箇信処睡龍於是上堂集大衆召曰豁闍梨出對
衆燒香說悟処老僧與汝證明師乃拈香曰香已拈悟即不悟睡

龍大悅而許之上堂謂衆曰僧今與諸人作箇和頭和者有默
然不和者說有頃間又曰和尚不和切在如今山僧帶此子事
珍重僧問家有遭劫時如何師曰不能大人底去曰爲什麽不大人底去
師曰賊是家親曰既是家親爲什麽翻成家賊師曰内既无應外
不能爲曰忽然擒敗功歸何所師曰賞亦未曾聞曰恁麽即
勞而无功師曰功即不无成而不處曰既是成功爲什麽不處
師曰不見道太平本是將軍致不使將軍見太平問如何是
西來意師曰胡人泣漢人悲師將順世捨衆欲入山待滅過守
谿石橋乃遺偈曰世人休說路行難鳥道羊腸咫尺間珍重
亭谿谿畔水汝歸滄海我歸山即往貴湖卑庵未幾謂門人
曰吾滅後將遺骸施諸蟲蟻勿置墳塔言訖潛入湖頭山坐磐
石儼然長往弟子戒因入山尋見宛遺命延留七日竟无蟲蟻
之所侵食遂就闍維散於林野今泉州開元寺淨土院影堂

存焉

前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法嗣

韶州白雲祥和尚實性大師初住慈光院廣主劉氏召入府說法
時有僧問覺華才綻正遇明時不昧宗風乞師方便師曰我王
有令問教意祖意同別師曰不別曰恁麽即同也師曰不妨領
話問諸佛未出世昔偹大千白雲一會如何師曰賺却幾人來
曰恁麽即四衆何依師曰勿交涉問歸心即佛亦語之辭不涉
前言如何指教師曰東西且置南北作麽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石橋那畔有遮邊无會麽僧曰不會師曰且作丁公吟問衣
到六祖爲什麽不傳師曰海晏河清問如何是和尚接人一路
師曰來朝更獻楚王看問從上宗乘如何舉揚師曰今日未喫
茶師上堂謂衆曰諸人會麽但街頭市尾屠兒魁膾地獄鑊湯
處會取若恁麽會堪與人爲師爲匠若向衲僧門下天地懸殊

更一般底只向長連牀上作好人去此道此兩般人那箇有長
處元事珍重師問僧什麼処來曰雲門來師曰裏許有多少
水牛曰一箇兩箇師曰好水牛師問僧不壞假名而譚實相作
麼生僧曰遮个是椅子師以手撥云將鞋袋來僧无對雲門和尚聞之乃云須是他始得
師將示滅曰某甲難提祖印未盡其中諸仁者且道其中事作
麼生莫是无边中间内外已否如是會師郎大地如鋪沙去此
郎他方相見言訖告寂
朗州德山第九世緣密圓明大師上堂示衆曰僧堂前事時人
知有佛殿後事作麼生師又曰德山有三句語一句函蓋乾坤一
句隨波逐浪一句截斷衆流時有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
曰三尺杖子攪黃河問百花未發時如何師曰黃河水渾流曰
發後如何師曰幡竿頭指天問不把鋒鋩時如何師曰天台南嶽
曰便恁麼去如何師曰江西湖南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河裏
尽是木頭舩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遮頭蹋著那頭軒問己事未
明如何辨得師曰須彌山頂上曰直恁麼去如何師曰脚下水
淺深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千年松倒挂曰來後如何師曰
金剛努出拳問師未出世時如何師曰佛殿正南開曰師出世
後如何師曰白雲山上起曰出與未出還分不分師曰靜処薩婆
訶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問如何是應
用之機師喝僧曰只遮箇為復別有師乃打之問大用現前
不存軌則時如何師曰黑地打破甕僧退步師乃打問佛未
出世時如何師曰猢猻繫露柱曰出世後如何師曰猢猻入布袋
問文殊與維摩對談何事師曰并汝三人无繩自縛問如何
是佛師曰滿目荒榛曰學人不會師曰勞而無功問盡大地致
一問不得時如何師曰話墮也曰大衆總見師復打
潭州水西南臺道遵和尚法雲大師上堂謂衆曰從上宗

来合作麼生提綱合作麼生言詮將佛法兩字當得麼真如解脫當得麼雖然如是之細不通風大通車馬若約理化門中一言啓口震動乾坤山河大地海晏河清三世諸佛説法現前若也分明古佛殿前同登彼岸無事珍重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下坡不走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著衣喫飯曰見後如何師曰鉢盂壁上挂問如何是真如含一切師曰分明曰為什麼有利鈍師曰四天打鼓樓上擊鐘問如何是南臺境師曰金剛手指天問如何是色空師曰道士着真紅問十二時中時時不離如何師曰靜

韶州雙峯山興福院竟欽和尚慧真廣悟禪師益州人也受業於峨眉洞谿山黒水寺觀方慕道預雲門法席密承指諭乃開山創院衛氏藂林開堂日雲門和尚躬臨證明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日出方知天下朗无油那點佛前燈問如何是雙峯境師曰夜聽水流庵後竹春看雲起面前山問如何是法王劍師曰鈍刀徒逞不若龍泉曰用者如何師曰截鐵猶不許露力更何堪問如何是頭盧應供四天下還得徧也無師曰如月入水問如何是用而不雜師曰明月堂前垂玉露水精殿裏撒真珠有行者問某甲遇賊來時若殺即違佛教不殺又違王勅未審師意如何師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廣主劉氏賚親問法要至太平興國二年三月誡門人曰吾不久去世汝可就本山頂預修墳塔至五月二十三日工畢師曰後日子時行矣及期會雲門爽和尚温門舜峯長老等十人夜話侍者報三更師索香焚之合掌而逝

韶州資福和尚僧問不問宗乘請師心印師曰不答遮个話曰為什麼不答師曰不留前言問覿面難逢如何顧險要乞師垂半偈免使後人疑師曰鐘鼓前一句超諸樹擬問如何歷劫違

恁麼即東山西嶺時人知有未審資福庭前誰家風月師
曰領取前話
廣州新會黃雲元禪師初開堂以手拍繩牀云諸人還識廣
大須弥之座也无若不識看老僧乃拚座問如何是大漢國境師
曰歌謡滿路問教云龍披一縷金翅不吞和尚三事全披如何
師曰還免得麼師上堂拈古人語云觸目未嘗無臨機何不道
又云觸目未嘗無臨機道什麼
廣州義寧龍境倫禪師初開堂提起拂子曰還會麼若會即
頭上更著頭若不會即斷頭取活問如何是大漢國境師曰乱
走什麼曰恰是雨下天晴師便打問如何是龍境水師曰腥臊
臭穢曰飲者如何師曰七通八達問如何是龍境家風師曰蛙
狼虎豹問如何是佛師曰勤耕田曰學人不會師曰早收禾師
問僧什麼处来曰黃雲来師曰作麼生是黃雲師當婿簸

抹𨁝高人一句僧無對師上堂問衆曰作麼生是長連牀上取性
一句道将来衆无對
韶州雲門山爽和尚師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聖躬萬歲
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銀香臺上生蘿蔔
韶州白雲聞和尚師上堂良久僧出曰白雲一路全因今日師
曰不是〻〻僧曰和尚如何師曰白雲一路草深一丈問學人擬
申一問未審師還答也無師曰皂莢樹頭懸風吹曲不成問受
施主供養将何報答師曰作牛作馬
韶州披雲智寂禪師僧問如何是披雲境師曰白日沒閑人問
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什麼字師說偈答曰以字不不是
八不成森羅萬象此中明直饒巧說千般妙不是誣兩不是經
韶州淨法章和尚禪想大師廣主劉氏問如何是禪師〻乃
以廣主問因署其號僧問日月重明時如何師曰日月雖

明不鑒覆盆之下問既是金山為什麼鑿石師曰金山鑿石
問如何是道師曰去去之十萬餘
韶州溫門山滿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胃題已字曰如何是
祖師曰不遊西土有人見壁上畫問既是千尺松為什麼却在
屋下師曰芥子納須彌作麼生關陽牆見角便知是牛如何師
便打師與一老宿在國門坐老宿曰紫衣師號又得也更要
个什麼師曰要國師老宿曰佛尚不作豈況國師乃笑曰
長老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汝曾讀書麼僧問太子
初生為什麼不識父母師曰迥然尊貴
岳州乞陵新開顥鑒大師初在雲門門舉雪峯和尚云
開却門達磨來也問師意作麼生師曰築著和尚鼻孔雲
門曰修羅王發業打須彌山一摑跨跳上梵天報帝釋你為什麼
却去日本國裏藏身師曰莫恁麼心行好雲門曰汝道築著
又作麼生師住後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雞寒上樹
鴨寒入水僧問三乘十二分教即不疑如何是宗門中事師曰
不是衲僧分上事曰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貪觀白浪失却
手橈師將拂子遺人人問曰本來清淨用拂子作什麼師曰既
知清淨莫忘却（梁山別云也須拂却）
連州地藏院慧慈明識大師僧問既是地藏為什麼被賊盜
去師曰過在什麼處問如何是地藏境師曰天人不遊
英州大容諲禪師上堂僧問天賜六銖披挂後將何報答
我皇恩師曰來披三事衲歸挂六銖衣問如何是大容水師曰
還我一滴來問當來彌勒下生時如何師曰慈氏宮中三春草
問如何是真空師曰拈却拒陽曰如何是妙用師乃握拳僧曰真
空妙用相去幾何師以手撥之問長蛇偃月即不問疋馬單槍
時如何師曰麻江橋下會麼曰不會師曰聖壽寺前問既是

大容爲什麼趂出僧師曰大海不容塵小谿多搕烏合切㩭盍切問如何
是古佛一路師指地僧曰不問遮个師曰去師与一老宿相與玄別
處見尋却回事不去老宿曰佛无二言師曰法無一向
廣州羅山崇禪師僧問如何是大漢境國師曰王狗吠時天未
曉金雞啼後五更初問丹霞訪居士女子不攜籃時如何師曰
也要到遮裏一轉問如何是羅山境師曰布水千尋
韶州雲門寶和尚師上堂示衆曰至道无難唯嫌揀擇還有
揀擇麼珍重
郢州林谿竟脫和尚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明月人笑汝
問如何是法身師曰四海五湖賓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風吹浦
西壁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窗有多寶客曰見後如何師
曰貧窮絕往還問如何是佛師曰十字路頭曰如何是法師曰三
家村裏曰佛之與法是一是二師曰露柱渡三江指懷憾恨長問
如何是无縫塔師曰後州城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龍興寺
廣州華嚴慧禪師僧問承古人有言妄心无处即菩提正當妄
時還有菩提也无師曰來言已昭僧曰不會師曰妄心无处即菩提
韶州雙峯韶和尚初問雲門和尚寶月爲什麼於此分輝雲門
曰千光同照師曰謝和尚指示雲門曰見什麼僧正入師方丈乃曰
方丈得恁麼星師曰老鼠窟僧正曰放猫兒入好師曰試放看
僧正无對師拍掌笑師與老宿渡江次師取錢與渡子老宿曰
囊中若有青銅片師揖曰長老莫笑
隨州雙泉山師寬明教大師上堂擧拂子曰遮个接中下之
人時有僧問上上人來如何師曰打鼓爲三軍問向上宗乘如何
擧唱師曰不敢曰恁麼即含生有望師曰脚下水深淺問凡有
言句盡落有无不落有无如何師曰東弗于代曰遮个猶落有
无師曰文遍雪山西僧問洞山如何是佛洞山曰麻三斤師闍

之乃曰向南有竹向北有木師後住智門僧問不奇以智知不
可以識〻時如何師曰不入滛人野狐群隊問如何是定師曰
蝦蟇跳不出斗曰如何出得去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問北
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雞寒〻上樹鴨寒〻入水問蹬起杖子
意旨如何師曰一葉落〻知天下秋師後終於智門
英州觀音和尚因穿井僧問井深多少師曰没汝鼻孔問牛頭
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英州觀音曰見後如何師曰英州觀音問
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曰風射破窗
韶州林泉和尚僧問如何是林泉主師曰岩下白石曰如何是林
泉家風師曰迎賓待客問如何是道師曰迢〻曰學人便領會
時如何師曰久〻忘緣者寧懷去住情
韶州雲門煦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今是什麼
意僧曰恰是師乃喝去

益州青城香林院澄遠禪師初住西川導江縣迎祥寺天王院
時謂水精宮僧問美味醍醐爲什麼變成毒藥師曰導江紙問見色
便見心時如何師曰適來什麼處去來曰心境俱〻時如何師曰
開眼坐睡師後住青城香林僧問北斗裏藏身意如何師曰
月似彎弓少雨多風問如何是諸佛心師曰清則始終清曰如
何領會師曰莫受人謾好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踏着
誰問如何是和尚妙藥師曰不離衆味曰喫者如何師曰咂啗
看問如何是室內一燈師曰三人證龜成鼈問如何是衲衣下
事師曰臘月火燒山問大衆雲集請師施設師曰三不待兩
問如何是學人時中事師曰恰〻問如何是玄師曰今日來明
日去曰如何是玄中玄師曰長連牀上問如何是香林一脉
泉師曰念無間斷曰飲者如何師曰隨方斗秤問如何是衲僧
正眼師曰不分別曰照用事如何師曰行路人失脚問萬機俱

泯迹方識本來人時如何師曰清機自顯曰恁麼即不別人師
曰方見本來人問魚遊陸地時如何師曰發言必有後救僧曰
却下碧潭時如何師曰頭重尾輕問但有言句盡是賓如何
是主師曰長安城裏曰如何領會師曰千家萬户

景德傳灯録巻第二十二

景德傳燈録巻第二十三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七世下

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法嗣三十六人

南嶽般若啓柔禪師　筠州黃蘗法濟禪師
襄州洞山守初大師　信州康國耀和尚
潭州谷山豐禪師　潁州羅漢匡果禪師
朗州滄谿璘和尚　筠州洞山清稟禪師
蘄州北禪寂和尚　洪州泐潭道謙禪師
廬州南天王永平禪師　湖南永安朗禪師
湖南潭朗和尚　金陵清涼明禪師
金陵奉先深禪師　西川青城乘和尚
澧府妙勝臻禪師　興元普通封和尚
韶州雙峯和尚　韶州大梵圓和尚

澧州藥山圓禪師　信州鵝湖雲震禪師
廬山開先清耀禪師　襄州奉國清海禪師
韶州慈光和尚　潭州保安師密禪師（已上十六人見錄）
洪州雲居山融禪師　衡州大聖寺守賢禪師
廬州北天王徽禪師　郢州芭蕉山弘義禪師
眉州福化院光禪師　廬州東天王虔慈禪師
信州西禪欽禪師　江州廣雲貞禪師
筠州洞山渠禪師　韶州雙峯慧眞大師（已上十人無機緣句不錄）
廬州大通和尚（一人無機緣不錄）
隋州雙泉山永禪師法嗣一人
白州瑞岩師彥禪師法嗣二人
南嶽横龍和尚　温州瑞峯院神祿禪師（一人見）
懷州玄泉彥禪師法嗣五人
郢州黃龍誨機大師　洛京栢谷和尚
池州和龍和尚　懷州玄泉第二世和尚
潞府妙勝玄密禪師（一人見）
福州羅山道閑禪師法嗣十九人
洪州大寧隱微禪師　婺州明招德謙禪師
衡州華光範禪師　福州羅山紹孜禪師
西禪慧禪師　建州白雲令弇禪師
處州天竺義證禪師　吉州清平惟曠禪師
婺州金柱義昭和尚　潭州谷山和尚
湖南道吾山從盛禪師　福州羅山義因禪師
灌州旻岩和尚　吉州匡山和尚
福州興聖重滿禪師　潭州寶應清進禪師（已上十六人見）
漢州綿竹縣延慧禪師　潭州龍會山隱峯禪師

安州穆禪師 已上三人無機緣不錄

安州白兆山志圓禪師法嗣十三人

朗州大龍山智洪禪師

襄州白馬山行靄禪師

郢州大陽山行中禪師

安州白兆山懷楚禪師

蘄州四祖山清皎禪師

蘄州三角山志操禪師

晉州興教師晉禪師

蘄州三角山眞鑒禪師 已上八人見錄

郢州興陽山和尚

郴州東禪玄偕禪師

新羅國慧雲禪師

安州慧日院玄諤禪師

京兆大秦寺彥賓禪師 已上五人無機語

潭州藤霞和尚法嗣二人

澧州藥山第七世和尚 一人見錄

潭州雲蓋山和尚 一人無機語不錄

洪州鳳棲山同安常察禪師法嗣一人

袁州仰山良供禪師 一人無機語不錄

吉州禾山無殷禪師法嗣五人

廬山永安慧度禪師

撫州曹山義崇禪師

吉州禾山契雲禪師

潭州保福和尚

洪州翠岩師隱禪師 已上五人無機緣不錄

潭州雲蓋山景和尚法嗣三人

衡嶽南臺藏禪師

幽州潭柘水從實禪師

潭州雲蓋山證覺禪師 三人見錄

廬山歸宗寺澹權禪師法嗣二人

郢州黃龍蘊和尚

壽州泊山和尚 一人無機語不錄

廬山歸宗懷惲禪師法嗣二人

歸宗第四世弘章禪師 一人見錄

歸宗寺岩密禪師 一人無機語不錄

池州嵇山章禪師法嗣一人

隨州雙泉山道虔禪師 一人見錄

洪州雲居山懷岳禪師法嗣五人
揚州風化院令崇禪師　澧州藥山忠彥禪師
撫州龍泉和尚已上三人見
雲居山住緣和尚　雲居住滿和尚已上二人不錄
撫州荷玉山光慧禪師法嗣一人
荷玉山福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筠州洞山道延禪師法嗣二人
筠州上藍慶禪師一人見　洞山敏禪師第五世一人無機語不錄
撫州金峯從志大師法嗣二人
洪州大寧神降禪師　澧州藥山彥禪師已上二人無機語不錄
襄州鹿門山處眞禪師法嗣六人
益州眞和尚　鹿門山第二世譚和尚
襄州谷隱智靜大師　廬山佛手岩行因禪師已上四人見

襄州霊谿山明禪師　洪州大安寺眞上座二人無機語不錄
撫州曹山慧霞禪師法嗣三人
嘉州東汀和尚一人見　泉州招慶院堅上座二人不錄
雄州華嚴正慧大師
華州草庵法義禪師法嗣一人
泉州龜洋慧忠禪師一人見
漳州報慈藏嶼禪師法嗣一人
益州聖興寺存和尚一人無機語不錄
襄州含珠山審哲禪師法嗣六人
洋州龍穴山和尚　唐州大乘山和尚
襄州延慶歸曉大師　襄州含珠山眞和尚已上四人見
含珠山璋禪師第四世　含珠山偃和尚已上二人不錄
鳳翔府紫陵匡一大師法嗣三人

并州廣福道隱禪師

興元府大浪和尚 巳上三人見

紫陵第二世微禪師

潞州同安威禪師法嗣二人

陳州石鏡和尚 一人見

中同安志和尚 一人無機語不録

襄州石門山獻禪師法嗣一人

石門山第二世慧徹禪師 一人見

襄州廣德義和尚法嗣三人

襄州廣德第二世延和尚 一人見

荊州上泉和尚

廣德周和尚 二人不録

京兆香城和尚法嗣一人

鄧州羅紋和尚 一人不録

杭州瑞岩院幼璋禪師法嗣一人

西川德言禪師 一人不録

隋州護國守澄禪師法嗣八人

隋州智門守欽大師

護國第二世知遠大師

安州大安山能和尚

潁州薦福院思禪師

潭州延壽和尚

護國第三世志朗大師 巳上六人見

鄧州香爐峯璞和尚

京兆盤龍山蒲和尚 巳上二人語句不録

洛京靈泉歸仁禪師法嗣二人

襄州石門寺遵和尚

郢州大陽山堅和尚 巳上二人不録

京兆永安院善靜禪師法嗣一人

大朋山和尚 一人不録

蘄州烏牙山彥賓禪師法嗣二人

安州大安山興古禪師

蘄州烏牙山行朗禪師 二人見

撫州廬氏常禪師 一人不録

鳳翔府青峯和尚法嗣七人

西川靈龕和尚　京兆紫閣山端己禪師
房州開山懷晝禪師　幽州傳法和尚
益州淨衆歸信禪師　青峯第二世清免禪師已上六人見
鳳翔長平山滿禪師又無機語不錄
洋州大岩白和尚法嗣一人
邛州碧雲和尚又無機語不錄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七世下
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法嗣
南嶽般若寺啓柔禪師僧問西天以臘人為驗此土如何師曰新羅人草鞋問如何是千聖同歸底道理師曰未達苦空境無人不歎嗟師上堂聞三下板聲大衆始集師因一偈曰妙哉三下板諸德盡來參既善分時節今吾不再三師次住荊南延壽後住京兆廣教院示滅

筠州黃蘗山法濟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與天下人作榜樣師上堂示衆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各各當人無事又上堂良久曰若識得黃蘗帳子平生行脚事畢珍重

襄州洞山守初宗慧大師初參雲門門問近離什麼處師曰楂渡門曰夏在甚處師曰湖南報慈曰甚時離彼師曰八月二十五門曰放汝三頓棒師至明日却上問訊曰昨日蒙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什麼處門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與麼師於言下大悟遂云從今已去向十字街頭不畜一粒米不種一莖菜接待十方往來不令敵伊若卸却膩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教伊洒洒落落地作箇明眼衲僧豈不快哉雲門云飯袋子身如椰子大開得許大口師住後僧問迢迢一路時如何師曰天晴不肯去直待雨淋頭曰諸聖作麼生師曰入泥入水問心未生時法在什麼處師曰風吹荷葉動決定有魚行問師登師子座請師唱道情師曰晴乾開水道無事設曹司曰恁麼則謝師指示師曰賣鞋老婆脚趔趄上郎靈切下七逆切問如何是三寶師曰商量不下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十字街頭石師曰問如

何是免得生死底法師曰見之不取思之三年問雖却心機意識
請師一句師曰道士着黃衣裏坐問非時親覲請師一句師曰到
處恁生擧師曰擾覗定擧師曰放汝三十棒曰過在什麼處師曰
罪不重科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楚山頭倒卓曰出水後
如何師曰漢水正東流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全州客尼問車
住牛不住時如何師曰用駕車漢作麼問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
曰雲裏楚山頭決定多風雨問海竭人亡時如何師曰難得曰便
恁麼去時如何師曰雲在青天水在缾問有无雙泯權實兩
忘究竟如何師曰楚山頭倒卓曰還許學人領會也无師曰也有
方便曰請師方便師曰千里萬里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
柳栗木拄杖曰見後如何師曰靈貫八布衫問如何是佛師曰灼
然諦當問萬緣俱息意旨如何師曰甕裏石人賣棗團問
如何是洞山劍師曰作麼僧曰學人要知師曰罪過問乾坤休

着意宇宙不留心學人以恁麼師又作麼生師曰覷山亭起霧
灘峻不留船問大衆雲臻請師撮樞要略擧大綱師曰水上
浮漚呈巨色海底蝦蟇叫月明問正當恁麼時文殊普賢在
什麼處師曰長者八十生其樹不生耳曰意旨如何師曰一則不成二
則不是

信州康國耀和尚僧問文殊與維摩對談何事師曰汝向髑髏
後會始得曰古人道髑髏裏薦取又如何師曰汝還薦得麼曰
恁麼即遠人得遇於師去也師曰莫謾語好

潭州谷山豐禪師（亦住吳元曾道院）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雪
嶺梅華綻雲洞老僧驚師上堂示衆曰俊馬機前異遊人肘
後懸既參雲外客試為老僧看才有僧出師便打云何不早出
頭來

韶州羅漢匡果禪師僧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了問和尚百年

後忽有人問和尚向什麽處去如何酬對師曰又後遇作家人
明峯似曰誰是知音者師曰知音者即不恁麽問問如何是羅
漢境師曰松檜古貌問擊壁偷光時如何師曰錯曰爭柰苦志
專心師曰錯錯

朗州滄谿璘和尚僧問如何是滄谿境師曰西前水正東流問
如何是滄谿家風師曰入來便見問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雲
門和尚向什麽去也師曰見麽曰錯師曰錯錯問如何是西來
意師曰不錯師因事有頌曰天地指前徑時人莫強移个
中玄解會眉上更安眉

韶州洞山普利院第八世住清稟禪師泉州僊遊人也姓李氏
幼禮中峯院鴻蘊爲師年十六福州大中寺受戒初謁南嶽
參惟勁頭陀未深指及抵韶陽禮祖塔迴造雲門雲門問曰今日
離什麽處曰慧林雲門擧拄杖曰慧林大師恁麽去汝見麽
深領此問雲門顧左右微笑而已師自此入室即悟乃之金陵國主
李氏請居光睦未幾復命入澄心堂集諸方語要經十稔迎住
洞山開堂曰維那白椎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曰也好
消息只恐汝錯會僧問雲門一曲師親唱今日新豐事若何
師曰也要道却

蘄州北禪寂和尚悟通大師師問僧什麽處來曰黃州來師曰在
什麽院曰資福師曰福將何資曰兩重公案師曰爭柰在北
禪手裏何曰在手裏即收取師便打

洪州泐潭道謙禪師僧問如何是泐潭家風師曰闍梨到來
幾日問但有纖毫即是塵不有時作麽生師以手掩兩目問當
陽擧唱誰是聞者師曰老僧不患耳聾

廬州南天王永平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撒沙問如
何是南天王境師曰一任觀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且領前話

問久戰沙場爲什麼功名不就師曰只爲眠霜卧雪深曰恁麼
即罷息干戈束手歸朝去也師曰指揮使未到伊作
湖南永安朗禪師僧問如何是洞陽家風師曰入門便見曰如
何是入門便見師曰客是相師問如何是至極之譚師曰變
別離苦
湖南潭明和尚僧問如何是湘潭境師曰山連大嶽水接瀟湘
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便合知時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百識
謝旁神
金陵清涼明禪師江南國主請師上堂小長老問凡有言句盡
落方便不落方便請師速道師曰國主在此不敢无礼
金陵奉先深禪師江南國主請開堂曰才升座維那白槌曰法筵
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便云果然不識鈍置殺人時有僧出
礼拜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賴遇道了也曰如何領會師曰速礼

三拜師又拈曰大衆汝道鈍置落阿誰分上
西川青城大面山乘和尚僧問如何是相輪峯師曰直聳煙嵐
際曰向上事如何師曰入地三尺五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興義
門前鼓三鼓曰學人不會師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潞府妙勝臻禪師僧問如何是妙勝境師曰龍藏開時貝葉分
明問金粟如來爲什麼却降釋迦會下師曰香山南雪山北曰
南贍部州事又作麼生師曰黃河水急浪花麤問心心寂滅即
不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一條濟水貫新羅問遠遠尋雲門
南北縱橫四維上下事作麼生師曰今日明日
興元府普通封和尚僧問今日一會何似靈山師曰震動乾坤
問如何是普通境師曰庭前有竹三冬秀戶內无灯午夜明
韶州灯峯淨原和尚師上堂謂衆曰古人道山河大地普真如
大衆若得真如者即隱却他山河大地若不得者即違他古

德至言衆中道得者出來道不得即各自歸堂珍重僧問如
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不着力
韶州大梵圓和尚師上堂示衆曰大衆好个時光直須努力將不
待人各自歸堂參取本善知識去僧問大衆雲集請師擧唱
師曰有疑請問師因見聖僧便問僧此箇聖僧年多少僧曰
恰共和尚同年師喝之曰遮竭汁不易道得
澧州藥山圓光禪師僧問藥嶠灯連師當第幾師曰相逢不
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問水陸不涉者師還接否師曰蘇嚕
〻〻師問新到僧南來北來曰北來師曰不落言詮達道曰某
甲是福建道人善會鄉譚師曰參衆去曰灼然師曰蹲跳
便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道什麼
信州鵝湖山震雲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闍黎不是師問
僧近離什麼処曰兩浙師曰還將得吹毛劍來否僧展兩手師
曰將謂是个爛柯仙元來却是擔擔漢問如何是鵝湖家風師曰
客是主人相師曰恁麼即謝師開疑師曰難下陳蕃之榻
廬山開先清耀禪師僧問如何是燈燈不絶師曰青楊翻遮植
曰學人不會師曰無根樹下唱虛名問披雲一句師親唱長慶
今朝事若何師曰家家觀世音問如何是披雲境師曰舒渌
水安窓下便當生涯度幾秋問如何是長慶境師曰臺裏
老僧頭雪白曰二境同歸應當別理師曰在処得人疑問古澗
寒泉誰人能到師曰乾曰恁麼即到也師曰滌多少
襄州奉國清海禪師僧問青青翠竹盡是真如如何是真
如師曰點危成金容聞名不見形曰恁麼即禮謝下去也師曰
着時應想至今存問承古人云見月休觀指歸家罷問程如
何是家師曰識取話頭着問放過即東道西說不放過怎
生道師曰一年同一春

韶州慈光和尚僧問即心即佛請誨之言不涉前蹤如何指教
師曰東西且置南北事作麽生曰恁麽即學人罔測也師曰龍
頭蛇尾
潭州保安師密禪師僧問輾芥投鋒時如何師曰落在什麽
處（望山云落在汝眼裏）問不犯辭鋒時如何師曰天台南嶽曰便恁麽時
如何師曰江西湖南
前台州瑞岩師彥禪師法嗣
南嶽橫龍和尚楚王馬氏請住金輪僧問如何是金輪第一句
師曰鈍漢問如何是金輪一隻箭師曰過也問如何是祖燈師
曰八風吹不滅曰恁麽即暗冥不生也師曰白日沒閑人
溫州瑞峯院神祿禪師福州福清人也本是天竺寺出
家得法於瑞岩久為侍者後開山創院學侶依附師有偈曰
蕭然獨處意沈吟誰信無絃發妙音終日法堂唯靜坐更無人

問本來心特有朋彥上坐躡前偈而問曰如何是本來心師召曰
朋彥彥應諾師曰與老僧點茶來彥於是信入（朋彥即廣法大師後嗣天台國師住蘇州長壽）
師太平興國元年示滅壽一百有五歲
前懷州玄泉彥禪師法嗣
鄂州黃龍山誨機禪師清河人也姓張氏唐天祐中遷化至此
山節帥施俸錢建法宇奏賜紫衣號超慧大師大張法席僧
問不問祖佛邊事如何是平常之事師曰我住山得十五年問如何
是和尚家風師曰琉璃鉢盂無底問如何是君王劍師曰不傷
萬類曰佩者如何師曰血濺梵天曰大好不傷萬類師便打
問佛在日為衆生說法佛滅後有人說法也無師曰慚愧佛
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不是學人本分事如何是學人本分
事師曰封了合盤市裏揭問切急相投請師通信師曰火
燒裙帶香問如何是大疑底人師曰對坐盤中弓落盞曰如何

是不疑底人師曰再坐盤中弓落盞問風恬浪靜時如何師曰百
丈竿頭五兩垂師將順世有僧問百年後鉢囊子什麼人將
去師曰一任將去曰裏面事如何師曰綠絕方知曰什麼人得師曰
待海燕雷聲即向汝道言訖告寂
洛京栢谷和尚僧問普滋法雨時如何師曰有道傳天位不汲
鳳凰池問九旬禁足三月事如何師曰不墜蟭人機
池州和龍和尚僧問如何是祖祖相傳心師曰再三囑付問如何
是從上宗旨師曰向闍黎口裏著到得麼問省要處乞師一
接師曰甚是省要
懷州玄泉第二世和尚僧問辭窮理盡時如何師曰不入理豈
同盡問妙有玄珠如何取得師曰不似摩尼絕影艷碧岩胡人
豈能見曰有口道不得時如何師曰三寸不能齊鼓韻啞人解唱
木人歌

潞府妙勝玄密禪師僧問四山相向時如何師曰紅日不垂影暗地
莫知音曰學人不會師曰鶴透群峯何伸向背問二龍爭珠
時如何師曰力士無心獻奮迅却沈光問雪峯一曲千人唱月裏
挑燈誰最明師曰無音和不齊明暗豈能收
前福州羅山道閑禪師法嗣
洪州大寧院隱微禪師豫章新淦人也姓楊氏誕夕有光明貫
室年七歲依本邑石頭院道堅禪師出家二十於開元寺智倫
律師受具歷參宗匠至羅山法寶大師導以師子在窟出窟
之要因之惺悟盤桓數稔尋迴江表會龍泉邑宰李孟俊請
居十善道場始揚宗致師上堂謂衆曰還有騰空底出來衆
無出者師說偈曰騰空正是時應須眨上眉從茲出倫去莫待
白頭兒僧問如何是十善橋師曰險曰過者如何師曰長問資福
和尚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草鞋破問如何是黃梅一句師曰

即今怎麼生曰如何還信師曰九江路絕問初心後学如何是学
師曰頭戴天曰畢竟如何師曰脚踏地問如何是法王劍師曰
露曰還殺人也無師曰作麼問如何是龍泉劍師曰不出匣曰便
請出之師曰星辰失位問國界安寧為什麼珠不現師曰落在
什麼処周廣順元年辛亥金陵李氏偽徳召入居龍光禪師
苑錢殿名春先署覺寂禪師暨建隆二年辛酉隨江南李氏至洪
升住大寧精舎重敷玄旨其年十月示疾二十七日剃髮澡身
升堂辭衆安坐而逝明年二月六日般葬于吉州吉水縣遵遺
誡也壽七十有六臘五十六謚玄寂禪師塔曰常寂
婺州明招徳謙禪師受羅山印記韜藏滞於一隅激揚玄旨諸
耆宿皆畏其敏捷後學鮮敢當其鋒者師在泉州招慶大殿
上以手指壁畫問僧曰那个是什ノ神曰護法善神師曰沙汰
時向什ノ処去来僧無對師却令僧去問演侍者演曰汝什麼

却中遭此難来其僧廻舉似師師曰直饒演上坐他後聚一千
衆有什麼用処僧乃礼拜請別語師曰什麼処去也清八諸舉
仰山插鍬話問師古人意在叉手処意在插鍬處師曰清上坐
清應諾師曰還曾夢見仰山麼清曰不要下語只要上坐商
量師曰若要商量堂頭自有一千五百人老師在師到雙岩
雙岩長老覩師風彩乃曰某甲致一問〻闍黎若道得便捨院
道不得即不捨金剛經云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且道
此經是何人說師曰說与不說一時拈向那边着只如和尚決定喚
什麼作此經雙岩無對師舉經云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
差別斯則以無為法為極則憑何而有差別且如差別是過不
是過若是過一切賢聖尽有過若不是過決定喚什麼作差
別雙岩亦無語師曰雪峯道底師在婺州智者寺居第一座
尋常不受淨水主事僧問曰因什麼不識觸淨水不肯受師下

拈起淨缾曰遮个是淨主事無語師乃撲破淨缾師向兩道聲
遐播衆請居明招山開法四衆禪者盈于堂室師謂衆曰希逢
一个不拔不走快便難逢若有同生同死何妨一展僧問師子未出
窟時如何師曰俊鷂趁不及曰出窟後如何師曰萬里正紛紛
曰欲出不出時如何師曰嶮曰向上事師曰眨問如何是透法身
外一句子師曰北斗後翻身問十二時中如何趣向師曰抛向金剛
地上着問文殊与維摩對譚何事師曰葛巾紗帽已拈向那邊
着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皷得着是好手問無煙之火
是什麽人向得師曰不惜眉毛底曰和尚還向得麽師曰汝
道我有多少莖眉毛在師見新到僧才上法堂乃舉拂
子却擲下其僧珍重便下去師曰作家作家問全身佩劍
時如何師曰忽遇正恁麽時又作麽生僧无對師問國泰瑫
和尚古人道俱胝只念三行咒便得名超一切人作麽生与他拈

却三行咒便得名超一切人國泰竪起一指師曰不因今日爭識得
瓜洲客師有師叔在廨院患甚附書來問曰某甲有此大病如
今正受衰痛一切処安置伊不得還有人救得麽師乃廻信曰
頂門上中此金剛箭透過那边去也有一僧曾在師法席辭去
住庵一年後來礼拜曰古人道三日不相見莫作舊時看師乃露
胷門曰汝道我有多少莖蓋膽毛僧无對師却問汝什麽時離庵
曰今朝師曰來時折脚鐺子分付與誰門僧又无語師乃喝出問
承有言師我住明招頂興傳古佛心如何是明招頂師曰換却
眼曰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汝還氣急麽問學人拏雲攫浪上來
請師展鉢師曰撥破汝頂曰也須仙陀去師乃擣趂出師別有頌
示衆曰明招一拍和人希此是真宗上妙機石火瞥然何処去朝
生鳳子合應知師住明招山四十載語句流布諸方將欲遷化
上堂告衆囑付其夜展足問侍者曰昔釋迦如來展開雙足

放百寶光明汝道吾今放多少侍者曰昔日鶴林今日和尚師以
手拂眉曰莫孤負麼又説偈曰莫萬刀叢裏逞全威汝等應
當善護持火裏鐵牛生犢子臨岐誰解湊吾機偈畢安坐寂然
長往今塔院存焉

衡州華光範禪師僧問靈臺不立還有出身處也无師曰有曰
如何是出身處師曰出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道問如何是佛法
大意師曰驗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自由自在曰見後如
何師曰自由自在問如何是佛法中事師曰了

福州羅山紹孜禪師上堂有數僧爭出問話師曰但一時出來問
待老僧一時答却僧便問學人一齊問請師一齊答師曰得問
學人乍入叢林祖師的的之意請師直指師曰好

西川慧禪師初參羅山(見十七卷羅山章)羅山問什麼處來師曰遠離西蜀近發
開元即今事作麼生羅山揖曰喫茶去師良久无言羅山曰秋氣稍
暖去羅山來日上堂師出問驀開戶備當軒者誰羅山乃喝師良
久羅山曰毛羽未備且去(舊本云初參羅山禮拜起山云甚處來師云遠離西蜀近發開元却近前云即今事作麼生羅山揖云喫茶去師擬議羅山云秋氣稍暖去師出去師到法堂自歎曰我在西川峩眉山腳下拾得一隻蓬蒿箭擬撥亂天下今日到羅山遭陣老師寒參衰弓折箭盡去也休休羅山明日升堂師又出問驀開戶備當軒者誰羅山便喝師无山云羽毛未備翼稍未全且去)師因而摳衣又承印記後錫台州勝
光光在繩牀上坐師直入到身边叉手立光問什麼處來師曷揖
待答話在師便下去光拈得柱杖拂子下僧堂前見師提起
拂子問曰闍黎喚遮个作什麼師曰敵无吽氣光低頭歸方丈

建州白雲令弇和尚師上堂謂衆曰遺往先生門誰云對喪主
珍重僧問己事未明以何爲驗師曰大鏡照來容曰驗後如何
師曰不爭多問三台有請四衆臨筵既處當人請師一唱師曰要
唱即不難曰便請師唱師曰夜靜水清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

虔州天竺義澄常真禪師初參羅山接泊數載後因羅山在
疾師問百年後忽有人問和尚以何指示羅山乃放身便倒師

從塑悟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寒暑相催問聖皇請命大衆臨筵請師舉師曰領之曰怎麽即人天有賴也師曰汝作麽生

吉州清平惟曠眞寂禪師師上堂云不動神情便有輸贏之意還有麽出來時有僧出礼拜師云不是作家出去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要頭斫取去問如何是活人劒師曰會麽曰如何是之殺人刀師叱之問如何是師子兒師曰毛頭排宇宙

婺州金柱義昭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閉門作活僧云忽遇賊來又怎麽生師曰然有新到僧参師揭簾子作除帽子勢僧擬欲近前師曰賺殺人師因事而有頌曰虎頭生角人難指石火電光須密布假饒烈士也應難懞底那能觧免

潭州谷山和尚僧問省要處乞師一言師乃起去問攜羊挂角時如何師曰你向什麽處覔曰挂角後如何師曰走

湖南瀏陽道吾山從盛禪師初住高安龍迴有僧問如何是覿面事師曰新羅國去也問如何是龍迴家風師曰縱橫射盲闇如何是靈源師曰嫌什麽曰近者如何師曰如人飲水問第子投師乞師拯濟師曰莫是屈著汝麽曰爭奈窮何師曰大有覔

袁州羅山義因禪師々上堂示衆曰若是宗師門下客必不怪於羅山秤重僧問承古人有言向從認得曹谿路了知生死不相關曹谿即不問如何是羅山路師展兩手僧曰恁麽即一路得通諸路亦然曰什麽諸路僧近前立師曰靈鶴煙霄外鐘鳥不離窠問承教中有言頓法身萬象俱寂隨智用萬象齊生如何是萬象俱寂師曰有什麽曰如何是萬象齊生師曰繩牀椅子

灌州靈岩和尚僧問如何是道中寳師曰北傾東南天高西北曰學人不會師曰落照機前異師頌石壁挼三手曰觧擘

當冐月前因何只半人爲從遙路賤所以不全身
吉州匡山和尚師有示徒頌曰匡山路〻〻〻巖崖嶮峻人難措遊
人擬議隔千山一句分明超佛祖又有白牛頌曰我有古壇真白
牛父子藏来經幾秋出門直透孤峯頂廻来暫跨虎溪頭
福州興聖重滿禪師上堂示衆曰覿面分付不待文宣對眼投
機更作參玄上士若能如此所以宗風不墜僧問如何是宗風
不墜底句師曰師曰老僧不忍問昔日靈山會裏今朝興聖筵
中和尚親傳如何舉唱師曰欠汝一問
潭州寶應清進禪師僧問如何是實相師曰没却汝問至理
无言如何通信師曰千差萬別曰得力処乞師指示師曰驢騾漢
前安州白兆山志圓禪師法嗣
朗州大龍山智洪弘濟大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即汝是曰如何
領會師曰更嫌鈢盂無柄那問如何是微妙師曰風送水聲

来枕畔月移山影到牀边問如何是揔則処師曰煩惱三春月不
及九秋光
襄州白馬山行靄禪師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井底蝦
蟇吞却月問如何是白馬正眼師曰向南看北斗
郢州大陽山行冲禪師僧問如何是无尽蔵師良久僧无
語師曰近前来僧才近前師曰去
安州白兆山竺乾院懷楚禪師第二世住僧問如何是句〻須行玄路
師曰滔滔直到湖南問如何是師子兒師曰德山嗣龍潭問如
何是和尚為人一句師曰與汝素无冤雠一句无在遮裏曰来
審在什麼方所師曰遮鈍漢
蘄州四祖山清皎禪師福州人也姓王氏初住郢州大陽山為第
二世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楷師岩畔祥雲起寶
壽峯前震法雷師次住安州慧日院後遷止蘄州四祖山為第五世

年七十將遺偈曰吾年八十八蒲顋垂白髮顒顒鎮便峯明明千江
月黃梅揚祖教白兆承宗訣日日告兒孫勿令有斷絕淳化四
年癸巳八月二十三日入滅年八十八
蘄州三角山志操禪師第三世住僧問教法甚多宗歸一貫和尚為
什麽說得許多周遊者也師曰為你周遊者也曰請和尚即古
即今師以手敲繩牀
晉州興教師普禪師僧問盈龍宮溢海藏眞詮即不問如何
是教外別傳底法師曰眼裏耳裏曰只此便是否師曰是什
麽僧咄師亦咄問僧近離什麽處曰下寨師曰還逢着賊麽
曰今日捉下師曰放汝三十棒
蘄州三角山眞鑒禪師第四世住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
師曰忽然行正令便見下堂堦
前潭州藤霞和尚法嗣

澧州藥山和尚第七世住師上堂謂衆曰夫學般若菩薩不懼得失有事
近前時有僧問藥山祖衣何人請師峯唱師曰萬機挑不出曰為
什麽萬機挑不出師曰他緣山岸谷問如何是藥山家風師曰葉
落不如初問法雷哮吼時如何師曰宇宙不曾震曰為什麽不
曾震師曰徧地娑婆未嘗哮吼問恋事如何師曰闔國無人
知曰不哮吼
前潭州雲蓋山景和尚法嗣
衡嶽南臺寺藏禪師問遠遠投師請師一接師曰不隔户問如
何是南臺境師曰松韻拂時石不點孤峯山下壘難齊曰如何
是境中人師曰岩前栽野果接待往來賓曰恁麽即謝供養
師曰忘生滋味問如何是法堂師曰無壁落問不顧諸緣時如
何師曰良久
幽州潭柘水從實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人中無紫皁曰如何

是禪師曰不與白雲連師問僧作什麼來曰親近來師曰任汝白
雲朝嶽頂爭奈青霄不展顏
潭州雲蓋山證覺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四海不曾
通問如何是一塵含法界師曰通身體不圓曰如何是九世剎那
分師曰繁興不布彩問如何是宗門中的的意師曰萬里胡僧
不入波瀾
前廬山歸宗懷惲禪師法嗣
歸宗寺弘章禪師第四世住僧問學人有疑時如何師曰疑來多少
時也問小船渡大海時如何師曰較些子曰如何得渡師曰不過
來問枯木生花時如何師曰把一朶來問混然覓不得時如何
師曰是什麼
前池州嵆山章禪師法嗣
隋州雙泉山道虔禪師僧問洪鐘未扣時如何師曰絕音響曰
扣後如何師曰絕音響問如何是在道底人師曰無異念問如何是
希有底事師曰白蓮華向半天開師後住安州法雲院示滅
前洪州雲居第四世懷岳禪師法嗣
揚州風化院令崇禪師第五世住舒州宿松人七歲出家二十登戒夙契大緣
於雲居懷岳和尚開法於信州鵝湖廬州節帥周本於維揚西南
隅創院請師居之僧問如何是敵國一著棊師曰下將來問
一棒打破虛空時如何師曰把將一片來
灃州藥山忠彥禪師第八世住僧問教云諸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
光明即不問如何是助發實相義師曰會麼曰莫便是不否師
曰是什麼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雲嶺龍昌月神
風洞上泉
梓州龍泉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在闍梨分上
問學人欲跳萬丈洪崖時如何師曰撲殺

前筠州洞山道延禪師法嗣
筠州上藍院慶禪師初遊方問雪峯如何是雪峯的的意雪峯以杖子敲師頭師應諾峯大笑師後承洞山印解居于上藍僧問如何是上藍无刃劍師曰无僧曰為什麼无師曰闍梨諸方有

前襄州鹿門山處真禪師法嗣
益州崇真和尚僧問如何是禪師曰澄潭釣玉兔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泥捏三官土地堂

襄州鹿門山第二世譚和尚志行大師僧問如何是實際理地師曰南贍部洲北鬱單越曰恁麼即事同一家也師曰隔須彌在問遠遠投師請師接師曰從什麼處來曰江北來師曰南臺裏安下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成家亠千生

襄州谷隱智靜悟空大師僧問如何是和尚轉身處師曰臥單子下問如何是道師曰鳳林關下曰學人不會師曰直至荊南問如何是指歸之路師曰莫用伊曰還使學人到也无師曰什麼處着得汝問靈山一會何異今時師曰不異如今曰不異底事作麼生師曰如來密語迦葉不傳

廬山佛手岩行因禪師雁門人也未詳姓氏早習儒學一旦捨俗出家志求真諦乃遊方首謁襄陽鹿門山真禪師師資道契入尋抵江淮登廬山山之北有岩如五指下有石窟深邃可三丈餘師宴處其中因號佛手岩和尚不度弟子有鄰庵僧為之供侍常有異鹿錦囊鳥馴繞其側江南國主李氏嚮仰三遣使徵召不赴堅請就棲賢寺開法不踰月潛歸山岩室僧問如何是對現色身師豎起一指（法眼別曰還有也未）一日示有微疾謂侍僧曰月將午吾去矣侍僧方對師下床行數步屹立而化岩頂上有松一株同日枯瘁壽七十餘國主命畫工傳影備香薪焚

葬收遺骨塔于岩之隱

前撫州曹山第二世慧霞禪師法嗣

嘉州東汀和尚僧問如何是却去底人師曰石女紡麻纑曰如何是却去底人師曰扇車關捩良計斷

前華州草庵法義禪師法嗣

泉州龜洋慧忠禪師本州僊遊縣人也姓陳氏九歲依本山出家既具戒杖錫觀方謁草庵和尚草庵問曰何方而來師曰六眸峯來草庵曰還見六通者麼師曰患非重瞳草庵然之師廻故山屬唐武宗癈教例為白衣暨宣宗中興師曰古人有言上昇道士不受籙成佛沙彌不具戒法遂過中不食不宇而禪乃述偈三首曰雪後始諳松桂別雲收方見濟河分不因世主教還俗那辨雞群與鶴群多年塵事謾騰騰々雖著方袍未是僧今日修行依善慧滿頭留髮候然灯形々容雖變道常存混俗心源亦不昏目更讀善財巡礼偈當時何处作沙門師始從参礼以至返初示滅未嘗下山葬于无了和尚塔之東隅二百步自為東塔經數載其塔忽坼裂連階丈餘時主塔僧將發之矣夜宴寂中見四塔定身言曰吾之遺質既勞汝重瘗今東塔不煩更出也塔主稟乎靈感召檀信重修補嚴飾迨今香灯不絶時謂陳沈二眞身是也其无了禪師嗣馬祖事迹廣如別章

前襄州含珠山審哲禪師法嗣

洋州龍穴山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騎虎唱也歌問大善知識為什麼却与土地燒錢師曰彼上天者雞為州對

唐州大乘山和尚問枯樹逢春時如何師曰世間希有問如何是四面上事師曰升子裏跱跳斗子内轉身

襄州鳳山延慶院皈曉慧廣大師僧問言語道斷時如何師

白兩重公案曰如何領會師曰分明擧似洞山問如何是鳳山境
師曰好生看取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戴麽
襄州含珠山真和尚第三世住僧問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含
珠意同道者知恁麽即不假羽翼便登霄漢也師曰鈍問
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賊不得曰磨後如何師曰黑如漆
前鳳翔府紫陵匡一大師法嗣
并州廣福道隱禪師僧問如何是指南一路師曰妙引靈機
事澄波顯異輪問三家同到請未審赴誰家師曰月應千家
水門〻冬有僧
紫陵微禪師第二世住僧問如何是紫陵境師曰寂照燈光夜已
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歸虎嘯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
曰盤陀石上栽松柏
興元府大浪和尚僧問既是喝河神爲什麽却被水推却師

曰隨流始得妙住岸却成迷
前洪州鳳棲山同安威禪師法嗣
陝州石鏡和尚僧問石鏡不磨還照也无師曰前生是因今生是果
前襄州石門山獻禪師法嗣
石門山乾明寺慧徹禪師第二世住問金烏出海光天地與此光陰
事若何師曰龍出洞兮風雨至海嶽傾時日月明問從上諸聖
向什麽处去也師曰露柱掛灯籠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
師曰片雲生鳳嶺樵子处〻朋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解
撥无根樹能挑海底灯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少林澄
九鼎動浪百花新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三門外松樹子見
生見長問一毫未發時如何師曰羿善不調弓箭透三江
口問如何是佛師曰樵子度荒郊騎牛草不露
前襄州萬銅山廣德義和尚法嗣

襄州廣徳延和尚第二世住 初謁廣徳義和尚作礼而問曰如何是和尚深深處曰隱身不必須岩谷闤闠堆堆覩者希師曰恁麼即醍醐水獻花也曰忽然雲霧靄闇時作麼生師曰来波不虚施曰大衆者取第二代廣徳師次踵山門聚徒開法僧問如何是祖師西来意師曰羅无源水鸎鳥啼萬古松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臘月死蛇當大路觸着傷人不奈何問如何是大通智勝佛時師曰盛夏日輪新霽後從莫當蓮瞪目觀曰如何是大通智勝佛後師曰孤輪罷照鷲峯頂從教眼也擬莫斷勝問如何是作得无間業師曰猛火然鐺煑佛喋師因事有頌曰才到洪山便梨根四手八面不言論他家自有眼雲志蓋管横吹宇宙分

前隋州城山護國守澄禪師法嗣

隋州龍居智門寺守欽圓照大師僧問兩鏡相對為什麼中間无像師曰自己亦須隱曰鏡破臺空時如何師竪起拳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額上不帖牓

隋城山護國知遠演化大師第二世住 僧問學子入門時如何師曰緣情體物是作麼生問乾坤休駐意宇宙不留心時如何師曰總是戰爭收拾得卻因歌舞破除休問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意旨如何師曰能擧雲霄擲三秋果休戀碧潭孤月輪

安州大安山能和尚崇教大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打起南山鼓唱起北山歌問如何是文文境師曰千山添翠色萬樹鎖銀花

潁州薦福院思禪師曾住唐州大同山 僧問古殿无佛時如何師曰梵音何來又問不假修證如何得成師曰修修證即不成

潭州延壽和尚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煬帝以汴水為榮老僧以書湖池畔

隋城山護國志朗圓明大師嗣蟒弟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
誰師曰淨果嫡子棘山之孫問如何是萬法之根源師曰空中
收不得護國不能該

前蘄州烏牙山彥賓禪師法嗣

安州大安山興古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昨夜
三更月上峯問維摩寂默是說不說之說師曰瞎裏石牛兒超
然不出戶

蘄州烏牙山行朗禪師僧問未作人身已前作什麼來師曰海
上石牛歌三拍一條紅線掌間分問如是萊上行衣何人合得披師
曰天然无相子不挂出塵衣

前鳳翔府青峯和尚法嗣

西川靈龕和尚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出處非干佛春
來草自青問祿祿之地時如何師曰試進一步看

京兆紫閣山端己禪師僧問四相俱盡立什麼為真師曰你什
麼處去來問渭水正東流時如何師曰從來无間斷

房州開山懷晝禪師僧問作何行業即得不違千聖師曰
妙行无倫四情玄體自殊問有耳不臨清水洗无心誰為白雲
出師曰天太掛千全曰掛後如何師曰杳杳人難辨

韶州傳法和尚僧問教意與祖意是別師曰花開金線秀古
洞白雲深問別人為什麼徒弟多師為什麼无徒弟師曰
海島龍多隱茅茨鳳不棲

益州淨衆寺歸信禪師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菖
蒲花流曰出水後如何師曰葉落不知秋問不假浮囊便登
巨海時如何師曰紅霞穿碧超三界外綠毛也解道煎茶

青峯山清免禪師嗣蟒弟僧問久醞蒲萄酒今日為誰開師曰
飲者方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轉池无一滴四海自消

滔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三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四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八世七十四人

漳州羅漢院桂琛禪師法嗣七人

金陵清涼文益禪師
襄州清谿洪進禪師
金陵清涼休復禪師
撫州龍濟紹修禪師
杭州天龍寺秀禪師
潞州延慶傳殷禪師
衡嶽南臺守安禪師 已上七人見

福州僊宗契符大師法嗣二人

福州僊宗洞明大師
泉州福清行欽禪師 一人見

杭州天龍重機大師法嗣一人

高麗雪嶽令光禪師 一人見

婺州國泰瑫禪師法嗣一人

婺州齊雲寶勝禪師 一人見

福州昇山白龍道希禪師法嗣五人
福州廣平玄旨禪師
福州靈峯志恩禪師
漳州報恩玄應禪師（五人見）
福州白龍清慕禪師
福州東禪玄覺禪師

泉州招慶法因大師法嗣七人
泉州報恩宗顯大師
永興北院可休禪師
連州慈雲慧深大師
漳州保福清豁禪師
金陵龍光澄忙禪師
郴州太平清海禪師
郢州興陽道欽禪師（已上六人見）

婺州報恩寶資禪師法嗣一人（語句不錄）
處州福林澄和尚（一人見）

處州翠峯從欣禪師法嗣一人
處州報恩守真禪師（一人見）

襄州鷲嶺明遠禪師法嗣一人
襄州鷲嶺第二世通和尚（一人見）

杭州龍華志球禪師法嗣一人
仁王院俊禪師（一人見）

漳州保福可儔禪師法嗣一人
漳州隆壽無逸禪師（一人見）

潭州延壽寺慧輪禪師法嗣二人
廬山歸宗道詮禪師
潭州龍興裕禪師（見）

韶州白雲祥和尚法嗣六人
韶州大歷和尚
韶州月華和尚
英州樂淨含匡禪師
連州寶華和尚
南雄州地藏和尚
韶州後白雲和尚（已上六人見）

朗州德山緣密大師法嗣二人

潭州鹿苑文襲禪師
澧州藥山可瓊禪師 一人見
西川青城香林澄遠禪師法嗣一人
澧州羅漢和尚 一人見
襄州洞山守初禪師法嗣一人
潭州道林禪師 一人語句不錄
鄧州黃龍誨機禪師法嗣九人
洛京紫蓋善沼禪師
眉州黃龍繼達禪師
棗樹第二世和尚
興元府玄都山澄和尚
嘉州黑水和尚
鄧州黃龍智顒禪師
眉州福昌達和尚 一人見
常州慧山然和尚
洪州雙嶺悟海禪師 一人語句不錄
婺州明招德謙禪師法嗣六人
處州報恩契從禪師
婺州普照瑜和尚

婺州雙谿保初禪師
處州涌泉究和尚
衢州羅漢義和尚 已上五人見
福州興聖調和尚 一人語句不錄
朗州大龍山智洪禪師法嗣三人
大龍山景如禪師
大龍山楚勛禪師
興元府普通院從善禪師 二人見
襄州白馬行靄禪師法嗣一人
白馬智倫禪師 一人見
安州白兆山懷楚禪師法嗣三人
唐州保壽匡祐禪師 一人見
蘄州白南禪師
果州永安院繼勲禪師 已上二人不錄
襄州谷隱智靜禪師法嗣二人
谷隱知儼禪師
襄州普寧法顯禪師 二人見
廬山歸宗弘章禪師法嗣一人

東京普淨院常覺禪師一人見

鳳翔府紫陵微禪師法嗣二人

鳳翔府大朗和尚　潭州新開和尚 一人語句不錄

襄州石門山慧徹禪師法嗣二人

石門山紹遠禪師　郢州靈竹守珍禪師 一人見

洪州同安志和尚法嗣二人

朗州梁山緣觀禪師一人見　陳州靈通和尚 語句不錄

襄州廣德延和尚法嗣一人

廣德周禪師一人見

益州淨衆寺歸信禪師法嗣一人

漢州靈龕山和尚 一人語句不錄

隋州護國知遠禪師法嗣一人

東京開寶常普大師 語句不錄

行思禪師第八世

前漳州羅漢桂琛禪師法嗣

昇州清涼院文益禪師餘杭人也姓魯氏七歲依新定智通院全偉禪師落髮弱齡稟具於越州開元寺屬律匠希覺師盛化于明州鄮山育王寺師往預聽習究其微旨復傍探儒典遊文雅之場覺師目爲我門之游夏也師以玄機一發雜務俱捐振錫南邁抵福州長慶法會雖緣心未息而海衆推之尋更結侶擬之湖外既行值天雨忽作谿流瀑嘯和漲暫寓城西地藏院因参琛和尚琛問曰上座何往師曰邐迤行脚去曰行脚事作麼生師曰不知曰不知最親切師豁然開悟与同行進山主等四人因投誠咨決悉皆契會次第受記各鎮一方師獨於甘蔗洲卓庵因議留止進師等以江表叢林欲期歷覽命師同往至臨川州牧請住崇壽院初開堂日中坐茶筵未起四衆先圍繞

法座時僧正白師曰四衆已圍繞和尚法座了師曰衆人却參眞
善知識少頃升座大衆礼請訖師謂衆曰衆人既尽在此山僧
不可无言與大衆舉一古人方便珍重便下座時有僧出礼拜
師曰好問着僧方申問次師曰長老來開堂不答話子方上座
自長慶來師舉先長慶稜和尚偈而問曰作麼生是萬象
之中獨露身子方舉拂子師曰恁麼會又爭得曰和尚尊意
如何師曰喚什麼作萬象曰古人不撥萬象師曰萬象之中獨
露身說什麼撥不撥子方豁然悟解述偈投誠自是諸方會
下有存知解者翕然而至始則行行如也師微以激發皆漸而服
膺海參之衆常不減千計師上堂大衆立久乃謂之曰恁
麼便散去還有佛法也無試說看若无又來遮裏作麼若有
大市裏人聚處亦有何須到遮裏諸人各曾看還源觀百門
義海華嚴論涅槃經諸多策子阿那箇教中有遮个時節

若有試舉看莫是恁麼經裏有恁麼語是此時節麼有什麼交
涉所以微言滯於心首常為緣慮之場實際居於目前翻為名
相之境又作麼生得翻去若也翻去又作麼生得正去還會麼
只恁麼念策子有什麼用處僧問如何披露即得與道相應師
曰汝幾時披露即與道不相應問六處不知音時如何師曰汝家
眷屬一羣子師又曰作麼三會莫道恁麼來問便是不得汝道六
處不知音眼處不知音耳處不知音若也根本是有爭解无得古
人道離聲色著聲色離名字著名字所以无想天修得經八
萬大劫一朝退墮諸事儼然蓋為不知根本眞實次第修行
三生六十劫四生一百劫如是直到三祇果滿他古人猶道不如
一念緣起无生超彼三乘權学等見又道彈指圓成八萬門
刹那滅却三祇劫也須體究若若如此用多少氣力僧問指即
不問如何是月師曰阿那箇是汝不問底指又僧問月即不問

如何是指師曰月曰學人問和尚爲什麽對月師曰爲汝問指
江南國主重師之道迎入住報恩禪院署淨慧禪師師上堂
謂衆曰若人道我三地待汝觀去山僧如今坐地待汝觀去還有
道理也无那个親那箇疎試裁斷看問洪鐘才擊大衆雲
臻請師如是師曰大衆會何似汝會問如何是古佛家風師曰
什麽処看不足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即得與道相應師曰取
捨之心成巧僞問古人傳衣當記何人師曰汝什麽処見古人傳
衣問十方賢聖皆入此宗如何是此宗師曰十方賢聖皆入問
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方便呼爲佛問聲色兩字什麽人透
得師却謂衆曰諸上座且道遮箇僧還透得也未若會此
問処透聲色即不難問求佛知見何路最徑師曰无過此問瑞
草不凋時如何師曰謾語問大衆雲集請師頓決疑網師曰
寮舍内商量茶堂裏商量問雲開見日時如何師曰謾語

眞箇問如何是沙門所重處師曰若有纖毫所重即不名沙
門問千百億化身於中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惣是問簇々上
來師意如何師曰是眼不是眼問全身是義請師一決師曰汝
義自破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流出慈悲喜捨問百年暗室一燈
能破如何是一燈師曰論什麽百年問如何是正眞之道師曰一願也教
汝行二願也教汝行問如何是一眞之地師曰地則無一眞曰如何
卓立師曰轉无交涉問如何是古佛師曰即今也无嫌処問十二
時中如何行履師曰步々蹋著問古鏡未開如何顯照師曰
何必再三問如何是諸佛玄旨師曰是汝也有問承教有言從
无住本立一切法如何是无住本師曰形興未質名起未名問亡
僧衣衆僧唱祖師衣什麽人唱師曰汝唱得亡僧什麽衣問蕩
子還鄉時如何師曰持什麽奉獻曰无有一物師曰日給作麽生
師後遷住清涼上堂示衆曰出家人但隨時及節便得寒即

寒熱即熱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右今方便不少不見不覆知尚因看肇論云會萬物為己者其惟聖人乎他家便道聖人无己靡所不己有一片言語喚作參同契末上云竺土大僊心无過此語也中間也只隨時說話上座今欲會萬物為己去蓋為大地无一法可見他又囑人云光陰莫虛度適來向上座道但隨時及節便得着也移時失候即是虛度光陰於非色中作色解上座於非色中作色解即是移時失候且道色作非色解還當不當上座若恁麼會便是沒交涉正是癡狂兩頭走有什麼用處上座但守分隨時過好珍重問如何是清涼家風師曰汝到別處但道到清涼來問如何得諸法无當去師曰什麼法當著上座曰爭奈日夕何師曰閑言語問觀身如幻化觀內亦復然如何師曰還得恁麼也无問要急相應唯言不二如何是不二言師曰更添些子得麼問如何是法身師曰遮个是應身問如

何是第一義師曰我向汝道是第二義師問修山主毫氂有差天地懸隔兄作麼生會修曰毫氂有差天地懸隔師曰恁麼會又爭得修曰和尚如何師曰毫氂有差天地懸隔修便禮拜（東禪齊拈云山主恁麼祗對為什麼不肯及乎再請益法眼亦只恁麼道便得去且道疑訛在什麼處若看得透道上坐有來由）師與悟空禪師向火拈起香匙問悟空云不得喚作香匙兄喚作什麼悟空云香匙師不肯悟空卻後二十餘日方明此語（東禪齊拈云叢林中總道悟空好語法眼為甚麼若恁麼會還得見古人意麼此外別作麼生會法眼意上坐既不喚作香匙喚作什麼別下一轉語子看要知上坐手生眼）因僧齋前上參師以手指簾時有二僧同去卷簾師曰一得一失（東禪齊拈云上坐且作麼生會有云為伊不明旨便去卷簾亦有道指者即會不指而去者即失恁麼會還可不可既不許恁麼會且問上坐阿那个得阿那个失）因雲門問僧什麼處來云江西來雲門云江西一隊老宿寐語住也未僧无對僧問師不知雲門意作麼生師曰大小雲門被遮僧勘破師問僧什麼處來曰道場來師曰明合暗合僧無語師令僧取土添蓮盆僧取土到師曰橋東取橋西取曰橋東取師曰是真實是虛妄師問僧什麼處來

問報恩来師曰衆僧還安否曰安師曰喫茶去師問僧什麼
處來曰泗州禮拜大聖來師曰今年出塔否曰出師却問傍僧
曰汝道伊到泗州不到師問寶資長老古人道山河無隔礙光
明處處透作麼生是處處透底光資長老曰東畔打羅聲歸宗柔別云和
尚攔問破師指竹問僧還見麼曰見師曰竹來眼裏眼到竹邊僧曰
總不恁麼法燈別云當時但擘眼向師歸宗別云和尚只是不信某甲有俗士獻師畫障子師看了
問曰汝是手巧心巧曰心巧師曰那箇是汝心俗士無對歸宗代曰某甲今日
日却成容易僧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森羅萬象曰如何是第一月
師曰萬象森羅師緣被於金陵三坐大道場朝夕演旨時諸
方叢林咸遵風化異域有慕其法者涉遠而至玄沙正宗中
興於江表師調機順物斥滯磨昏凡舉諸方三昧或入室呈解
或叩激請益皆應病與藥隨根悟入者不可勝紀以周顯德五
年戊午七月十七日示病國主親加禮問閏月五日剃髮沐身告

衆訖跏趺而逝顏貌如生壽七十有四臘五十四城下諸寺院具威儀
迎引公卿李建勳已下素服奉全身於江寧縣丹陽鄉起塔
謚大法眼禪師塔曰無相嗣子天台山德韶吳越國師文遂江南國導師慧炬
高麗國師等一十四人先出世並為王侯禮重次龍光泰欽等四十九人
後開法各化一方如本章敘之後因門人行言署玄覺導師
請重謚大智藏大導師三處法集及著偈頌真讚銘記詮
注等凡數萬言學者繕寫傳布天下
襄州清谿山洪進禪師嗣桂琛在地藏時居第一座一日有二僧
禮拜地藏和尚曰俱錯二僧无語下堂請益修山主修曰汝
自巍巍堂堂却禮拜擬問他人豈不是錯師聞之不肯修乃
問曰未審上坐作麼生師曰汝自迷暗焉可為人修憤然上法
堂請益地藏地藏指廊下曰典座入庫頭去也修乃省過又一
日師問修山主曰明知生是不生之性為什麼為生之所留修

曰苟畢竟成什麼去如今作麼使還得麼師曰汝向後自悟在
紹修所見只如此上座意旨如何師曰遮个是監院房那个是
典座房修禮謝師住後有僧問衆盲摸象各說異端忽遇明
眼人又作麼生師曰汝但學似諸方師住行次衆僧隨從乃謂
衆曰古人有什麼言句大家商量時有從漪上座出衆擬問
次師曰遮勿毛驢漪渙然有悟（漪後住天平山）
昇州清涼院休復悟空禪師北海人也姓王氏幼出家十九納
戒嘗自謂曰苟未尚能詮則爲滯於筏将趣疑寂復患隨空既
進退莫決捨之何之乃參尋宗匠緣會地藏和尚（法眼同事迷之）後鑑
法眼住撫州崇壽甲辰歲江南國主創清涼大道場延請[illegible]
之上堂示衆曰古生才生下便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
唯我獨尊他便有遮个方便奇特只如諸上座初生下時有
箇什麼奇特試舉看若道无即對面諱卻若道有又作
麼生道得个消息還會麼上座莽然有奇特事因什麼不知去
珍重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衆生曰還肯也無師曰虛施此
問々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道此土還有麼問省要處乞師一言
師曰珍重問如何是道師曰本來无一物何处有塵埃僧禮拜
師曰莫錯會問如何是一塵入正受師曰色空曰如何是諸塵
三昧起師曰空即色問諸餘即不問如何是悟空一句師曰兩
句也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什广百鳥銜花師曰未見四祖
曰見後爲什麼不銜花師曰見四祖問如何是自己事師曰幾
处問人來問古人得个什麼即休歇去師曰汝得个什麼即不
休歇去問如何是學人出身处師曰千般比不得萬般況不
及曰請和尚道師曰古亦有今亦有問如何是六傳面前觸
目菩提師曰問取髑髏後人問如何是諸佛本源師曰汝喚什
麼作諸佛問雨花動地始起雷音未審和尚此日稱揚何事師

曰向上還道什麼曰恁麼即得遇清涼也師曰賓則得聞毒龍
奮迅萬象同然時如何師曰你什麼處得遮个問頭師乎日
居方丈唯毳一襪每晒同參法眼為偈頌晉天福八年癸卯
十月朔日遣僧往報恩院命法眼禪師至方丈囑付文致書
辭國主取三日夜子時入滅國主屢遣使候問令本院至時擊
鐘及期大眾並集師端坐警眾曰無棄光影語絕告寂時國
主聞鐘登高望遂禮請涼深加哀慕仍致祭荼毗收舍利建塔
撫州龍濟山主紹修禪師初與大法眼禪師同參地藏所得諧
已臻然既同辭至建陽途中譚次法眼忽問曰古人道萬象
之中獨露身是撥萬象不撥萬象師曰不撥萬象法眼曰
說什麼撥不撥師懵然却迴地藏〻〻問曰子去未久何以却
迴師曰有事未決豈憚跋涉山川地藏曰汝跋涉許多山川也
還不惡師未喻旨乃問曰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意旨
如何地藏曰汝道古人撥萬象不撥萬象師曰不撥地藏曰兩
箇也師駭然沈思而却問曰未審古人撥萬象不撥萬象地
藏曰汝喚什麼作萬象師方惺悟再地藏辭覲于法眼法眼
語意與地藏開示前後如一故法眼先住撫州崇壽大振宗風
師後居龍濟山不務聚徒而學者奔至師上堂示眾曰具足
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知聖人若會即是凡夫凡
夫若知即是聖人此兩語一理二義若人辨得不妨於佛法中有个
入處若辨不得莫道不疑問見色便見心露柱是色如何是心
師曰幸然未會且莫詐明頭問如何得出三界師曰汝怎麼
問不妨出得三界問當陽舉唱誰是委者師曰非汝不委問
如何是萬法主叟什麼作萬法問教云須彌納芥子芥子納
須彌如何是須彌師曰穿破汝心曰如何是芥子師曰
塞却汝眼曰如何納師曰把將須彌與芥子來曰前言何在

師曰前有什麼言師有時示衆曰聲色不到病在見聞言詮不
及過在脣吻僧問離却聲色請和尚道師曰聲色裏問將來
問如何是學人心師曰問誰恁麼問曰却大洞然大千俱壞未
審遮箇還壞也无師曰不壞曰為什麼不壞師曰為同於大千
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持地人今恁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
待汝問西來意我即向汝道問日夜之中以何為眼師曰瞎闍梨
毫不隔為什麼覿之不見師曰作家弄影漢問古鏡未磨時
如何師曰照破天地曰磨後如何師曰黑似漆問如何是普眼師
曰纖毫覿不見曰為什麼覿不見師曰為伊眼太大問如何是
大敗壞底人師曰劫壞不曾遷曰此人還知有佛法也无師曰若
知有佛法渾成顛倒曰如何得不顛倒師曰直須知有佛
法曰如何是佛法師曰大敗壞問如何是學人常在底心
曰還曾問荷玉麼曰學人不會師曰不會更來問曹山師著偈

頌六十餘首及諸銘論舉揚略西女等並行于世
杭州天龍寺秀禪師（先住歲豐）師上堂謂衆曰諸上座多少毋事十
二時中在何世界安身立命且子細點撿看何不見人歇因
什麼却與別人點撿若恁麼去早落第二頭也時有僧問承師
有言恁麼去早落第二頭學人總不恁麼上來師如何辨
白師曰汝却作家曰恁麼即今日得遇於師也師曰汝且莫詐
明頭問承古有言云人俱錯未審古人意旨如何師曰汝何不自
檢責曰恁麼即人天有賴也師曰汝不妨靈利本國署清聳
大師
潞州延慶院傳殷禪師僧問見色便見心燈籠是色那箇
是心師曰汝不會古人意曰如何是古人意師曰燈籠是心問若
能轉物即同如來未審轉什麼物師曰道什麼僧擬進語師
曰遮漆桶　漆

衡嶽南臺守安禪師初江州悟空院有僧問人〻尽有長安
路如何得到師曰即今在什麼処問如何是西来意師曰是什
麼意問如何是本来身師曰是什麼身問寂〻无依時如何
師曰寂〻底聻師因有頌曰南臺静坐一炉香亘日凝然萬慮
忘不是息心除忘想都緣无事可思量
前福州僊宗契符清法大師法嗣
福州僊宗洞明真覚大師僧問拏雲不假風雷便濬浪如何
透得身師曰何得棄本逐末
泉州福清廣法大師行欽初住雲臺院師上堂謂衆曰還有
人鑒得出麼若有人鑒得是什麼湖東破草鞋若也鑒不出
落地作金聲无事久立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上坐大
家道取問如何是譚真并俗師曰客作漢問什麼如何是獨
俗達真師曰喫茶去問如何是然灯前師曰然燈後曰如何是
然灯後師曰然灯前曰如何是然燈師曰喫茶去問如何是
第二月師曰汝問我答師問僧汝念什麼經曰法華經師曰
彼此話堕
前杭州天龍重機大師法嗣
高麗雪嶽令光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分明記取
問如何是諸法之根源師曰謝指示
前婺州國泰瑫禪師法嗣
婺州齊雲寶勝禪師僧問如何是齊雲境師曰龍潭徹底
清烏龜得繼名曰莫即遮个便是麼師曰道高龍伏入遷運
大平問如何是齊雲水師曰龍潭常徹底擬問即波瀾曰
只遮个便是麼師曰古殿天香煙誰人辨清濁曰未審深
〻処如何師曰闍梨欲識深〻処直須脚下絕雲生
前福州昇山白龍院道希禪師法嗣

福州廣平玄旨禪師曾住黃蘗上堂示衆曰還有人證明麼
若有人證明亦免孤負上祖埋沒後來若是尋言數句大藏
分明若是祖宗門中怪及什麼處恁麼道亦是傍瞥之辭僧
問如何是廣平境師曰地聳右山秀谿連海水清曰如何是
境中人師曰汝問我答我問如何是法身體師曰廓落虛空
絕玷瑕曰如何是體中物師曰一輪明月散秋江曰未審體為物
不分師曰適來道什麼曰恁麼即不分也師曰穿耳胡僧笑點頭

福州昇山白龍清慕禪師僧問如何是白龍家用一機師曰汝
每日用什麼曰恁麼即徒勞側聆師便喝出問一切衆生日用
而不知如何是日用底師曰別祗對你爭得問不青上夫聲前
一句請師道師曰莫是不辨麼

福州靈峯志恩禪師僧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我進前汝退
後曰恁麼即學人喪身失命也師曰不打水魚自驚問如何
是佛師曰更是阿誰曰既然如此為什麼迷妄有差殊師曰但
自不了手何須泣岐路問如何是靈峯境師曰萬疊青山如
削出兩條綠水若圖成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明明歷歷歷歷明
明

福州東禪玄亮禪師僧問本無迷悟為什麼却有衆生師曰
話墮問祖祖相傳傳法師今繼嗣何方師曰特謝證明曰恁
麼即白龍當時親受記今日應聖度迷津師曰汝莫錯認
定盤星

漳州報劬院玄應定慧禪師泉州晉江縣人也姓吳氏幼出家
於本州開元寺九佛院受具探律乘閱大藏終表乃之福州
謁白龍希和尚印可心地却歸本州清谿會清谿長老罷唱保
福庵于貴湖一見以同道相契谿舍焚禮信於庵之西青陽山
創室請師宴處三十餘載開寶三年屬泉州帥陳洪進留

文顗任漳州刺史於水南創禪苑曰報劬屢請師住持因辭不
往師之兄仁濟為軍校文顗因遣仁濟入山述意勤懇師不得
已赴之尋有參學四集常僅千五百人隨從入院大啓法筵僧問如何
是第一義師曰如何是第一義曰學人請益師何以倒問學
人師曰汝適來請益什麼曰第一義師曰汝謂之倒問耶問如何
是古佛道場師曰今夏堂中千五百僧陳節以師之道德聞
于太祖皇帝賜紫衣師號開寶八年將順世先七日遺書辭陳
守仍示一偈曰今年六十六世壽有延促无生火熾然有遺薪
不續出谷與歸源一時俱備足及期日誡諸門人吾滅後不
得以喪服哭泣言訖坐化陳守傷歎丕礼送終
荼毘收舍利於院之後山建浮圖 衰 直一切書帙亦謂之書衣正作帙
前泉州招慶法因大師法嗣
泉州報恩院宗顯明慧大師初住興國有僧問新豐一派與
國分流祖嗣西來請師舉唱師曰也在新豐得此二子問曰恁麼
即法雨霶霈群生有賴也師曰莫閑言語問昔日靈山一會
迦葉親聞未審今日誰是聞者師曰却憶七葉岩中尊問昔日
覺城東際象王迴旋五衆咸臻今日太守臨筵如何提接師
曰上眉毛著曰恁麼即一機顯處萬緣表盡師曰何必繁辭問
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日裏看鷄毛師後住報恩有僧問學
人都致一問請師道師曰不是創住遮个師僧也難容問離
四句絕百非請師道師曰青紅花滿庭問不涉思量處從上宗
乘請師直道師良久僧曰恁麼即聽響之流徒勞側耳師曰
早是拈藏問不責上來聲前一句請師直道師曰汝自何不會恁
麼即得遇明師也師曰莫閑言語問如何是人王師曰奉對不
敢造次曰如何是法王師曰莫孤負好曰未審人王與法王對譚
何事師曰非汝所聆

金陵龍光院澄忋(公在切)禪師廣州人也姓陳氏幼出家於本州觀音
寺年滿納戒於韶州南華寺尋遊方抵于泉州參法因大師
師悟心地後住韶州山谷寺有僧新到師問什麼處來曰江南
來師曰汝還禮渡江船子麼曰和尚為什麼教禮渡江船子師
曰是汝善知識又住舒州安龍光前後三処聚徒說法終于龍光
永興北院可休禪師(第二世住)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徧滿天下僧
曰莫便是麼師曰是即牢收取問大作業底人來師還接否師
曰不接曰為什麼不接師曰拏是好人家男女
郴州太平院清海禪師僧問古人道不從請益得祖師為什
麼道誰得作佛師曰悟了方知問從上宗乘次第指授未審
今日如何舉唱師曰透出白雲深洞裏名花異草嶺頭生
問如何是句中人師曰好鋪
連州慈雲普廣大師慧深僧問匡主請佛既奉法於當時我
后延師蓋興宗於此日季施方便天恠舉揚師曰不煩再問々
如何是大圓鏡師曰著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分明聽取
郢州興陽山道欽禪師(第二世住)僧問如何是興陽境師曰松竹乍
栽山影綠水流穿過院庭中問如何是佛師曰更是什麼
前婺州報恩寶資禪師法嗣
處州福林澄和尚僧問如何是伽藍師曰勿惱燈曰如何是伽藍
中人師曰贍禮不即有分下堂一句請師不吝師曰閑吟唯憶麗
居士天上人間不可陪
前處州翠峯從欣禪師法嗣
處州報恩守真禪師僧問諸官已結人天會報恩今日支
如何師曰闍梨到諸方分明舉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閃
爍烏飛急奔騰兔走頻
前襄州鷲嶺明遠禪師法嗣

襄州鷲嶺通禪師僧問世尊得道地神報虛空神和尚得道
什麼人報師曰謝汝報來
前杭州龍華寺志球禪師法嗣
杭州仁王院俊禪師僧問承有言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如何是向
上不傳底事師曰向上問將來曰恁麼即上來不當去也師曰既
知如此踏步上來作什麼
前漳州保福院可儔禪師法嗣
漳州隆壽天逸禪師初開堂升座良久謂衆曰諸上坐若是上根
之士早已掩耳中下之流競頭側聽雖然如此猶是不得已而言諸
上座他時後日到處有人問著今日事且作麼生舉似他若也舉
得舌頭鼓舌頭論若也舉不得如無三寸且作麼生舉僧問絕妙
宗風請師垂示師良久僧曰恁麼即頓決疑情便契心源也
宗乘如何言論師曰待汝自悟始得

前潭州延壽寺慧輪禪師法嗣
廬山歸宗第十二世道詮禪師吉州安福人也姓劉氏生惡葷血髫
齔禮本州思和尚受業聞慧輪和尚化被長沙特馬氏竊據
荊楚與建康接壤師年二十五結友冒險遠來參尋會馬氏
殲劉言有其地以王逵代劉言領其衆逵疑師江表諜者乃令捕執
投沈于江師怡然無怖逵異之且詢輪和尚輪曰斯皆為法忘軀之
人也聞先僧虛受言故來決擇耳逵悅而釋之仍加礼重師棲泊
東南牛首峯下結茅為室周顯德五年洪州林仁肇請居筠陽
九峯隆濟院闡揚宗旨本國賜大沙門號僧問承聞和尚親見
延壽來是否師曰山前麥熟也未問九峯山中還有佛法也無
師曰有曰如何是九峯山中佛法師曰山中石頭大底大小底小
尋屬江南國絕僧徒例試經業師之徒衆並習禪觀乃述一
偈聞于州牧曰比擬忘言合大虛免教和氣有親疏誰知道德

延壽經十稔輪和尚歸寂乃廻廬山開元駐錫乾德初於[illegible]
無用今日為僧貴識書時州牧聞之與僚佐議曰栴檀林中
必無雜樹唯師一院特奏免試經太平興國九年南康知軍張
南金先具疏白師然後集道俗迎請坐歸宗道場僧問如何
是歸宗境師曰千邪不如一直問如何是佛師曰待得雪消後自
然春到來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牀窄先卧粥稀後坐問古
人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如何師曰來日路口有市師雍熙二
年十月二十八日中夜陞坐白衆而頌寂壽五十六臘三十七荼毗舍
利塔于牛首庵所師頌有歌頌流傳於世

潭州龍興裕禪師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張三李四曰此未
問自己為什麼道張三李四師曰汝且莫草草問諸餘即不問
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家風即且置阿那个是汝不問底諸餘

前韶州白雲祥和尚法嗣

韶州大歷和尚初參白雲白雲舉拳曰我近來不恁麼也師領
旨禮拜自此入室住後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破草鞋問如
何是無為師乃攏手問施主供養將何報答師以手撚鬚僧曰
有鬚即撚無鬚如何師曰非公境界師在寢室坐有僧來不審
師乃與一掌僧不闕

連州寶華和尚師上堂示衆曰看天着地新羅國裏和尚不
審日消萬兩黃金雖然如此猶是少分又曰天尽十方世界是个
木羅漢幡竿頭上道將句來又曰天上龍飛鳳走山間虎嘯
猿啼指向鼻孔道將一句來僧問如何是寶華境師曰前頭綠
水後面青山僧曰不會師曰來後一句師問僧什麼處來曰大容
來師曰大容近日作麼生曰近來合得甕醬師曰汝將一椀
水來與遮僧照影因有僧問大容云天賜六銖披挂後將何報
答我皇恩大容云來披三事衲歸挂六銖衣師聞之乃曰遮

老凍膿作恁麼語話大容聞令人傳語云何似奴緣不斷師曰
比為抛塼引玉師見一僧從法堂階下過師乃敲繩牀僧曰
若是遮人不請拈出師喜下地問之並无説處師乃打師有
時戴冠子謂衆曰若道是俗且身披袈裟若道是僧又頭戴
冠子大衆無對
韶州月華和尚初謁白雲々問曰業箇什麼師對曰念孔雀經
白雲曰好个人家男子隨烏雀後師聞語驚異遂依附久
之乃契旨尋住月華有僧問如何是月華家風師曰若問家
風即答家風曰學人問家風師曰金鋼羅漢師問僧什ㄟ処
來曰大容來師曰東路來西路來曰西路來師曰還見獼陀麼
僧良久禮拜師曰禮拜月華作麼師入京上堂有一僧人出禮拜
起低頭良久師曰激電之機徒勞佇思有老宿人到法堂顧視
東西曰好个法且无主師在方丈聞之曰且坐老宿問曰玄中
最的猶是龜毛兔角不向二谿中修如何密用師曰側耳恁广
則拗折柱杖割斷草鞋去也師曰細而詳之
南雄州地藏和尚上堂有僧問既是地藏々々還來否師曰打
開佛殿門裝香換水師與大容和尚在白雲聞火燒大容
三道寶階何似个火燒師曰甚麼處不是
英州樂淨含匡禪師開堂日謂衆曰摩訶提國親行此令者却
墮壑請截流相見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側耳无功問如何是
樂淨家風師曰天地養人問如何是樂淨境師曰有王貪種竹
无瑕不截松曰忽遇客來將何供養師曰滿園秋果熟要者
近前聲問不坐菩提座直過那辺如何師曰放過問師唱誰
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斬薪薰蕘特地乾坤問龍門有意透
者如何師曰離下接取曰學人不會師曰奠行頭來問但得本
愁末如何是本師曰不要問人曰如何是末師乃竪指問如何

是樂淨境師曰滿月團圓菩薩面庭前㩴樹夜叉頭有僧辞
師問什麽処去曰大容去師曰大容若問樂淨近日有何言教
汝作麽生秪對僧无語師代曰但道樂淨近日不肯大容因普
請打籮次有僧問古人種〻開方便門和尚〻為什麽却攔截
師曰牢下橛着
韶州後白雲和尚初開堂登座謂衆曰不審從上宗風不
容佇思然念諸佛初心敬礼後代相承亦須有方便三十年後
不得埋没若是高上士不其流後学初心示汝个入路看取大
衆頭上若也不會聽葛藤去也師良久又曰上至諸佛下至含
識共箇真心且阿那个是諸人心莫是情与无情共一體麽恁
麽見解何似三家村裏既如是不得又作麽生會直下會得
早是自相鈍置若據祖師門下豈立遮个階梯眼上眉毛
是幾過何况聲前薦得句後投機會還有知音麽去却
擔簦請截流相見時有僧礼拜師曰從吉龍象蹴蹋遲无边三
乘五性皆惺悟僧擬再伸問師曰去問古琴絶韻請師彈師曰
伯牙雖妙手時人聽者稀曰恁麽則再遇子期也師曰笑殺蟹
絃断寧知調不同問昔日靈山一會梵王為主未審當今什
麽人為主師曰有常侍在曰恁麽則法雨霑霑君手生有賴
曰汝莫遮裏賣梔子
前朗州徳山縁密大師法嗣
潭州鹿苑文襲禪師僧問遠〻投師請師接師曰五門巷裏
无消息僧良久師曰會麽曰不會師曰長樂披頭信不通
澧州藥山可瓊禪師觀後住江陵延壽僧問請師答話師曰好
曰還當得也无師曰更問僧問曰巨岳不曽乏寸土師今若
口為何人師曰延壽也要道過曰不申此問焉辨我師師喝其
僧礼拜師便打

前西川青城香林澄遠禪師法嗣

灌州羅漢和尚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井中紅焰日裏浮漚曰如何領會師曰遙指搏桑日那邊問如何是羅漢境師曰地連香積水門對聖峯山問既是羅漢爲什麼却受人轉動師曰換却眼睛轉却髑髏

前郢州黃龍誨機禪師法嗣

洛京長水紫蓋善沼禪師僧問死中得活時如何師曰抱鎌刮骨薰天地炮裂指中求試生問才生便死時如何師曰賴得覺疾

嘉州黃龍繼達禪師僧問如何是衲師曰針去線不回曰如何是帔師曰橫鋪四世界竪蓋乾坤曰道滿到來時如何師曰要羹與羹要飯與飯問黃龍出世金翅鳥滿空飛時如何師曰問汝金翅鳥還得飽也無

棗樹和尚第二世住問僧發足什麼處曰閩中師曰俊哉曰謝師指示師曰屈哉僧鋤地次見師乃不審師曰見何雖了便不審曰見師不問訊禮式不全師曰却是孤負老僧其僧敍堂舉似第二座第二座曰和尚近日可畏為人切師聞之乃打第一座七棒第一座曰某恁麼道未有過打恁麼師曰拄杖如許多年鹽醋又折七棒

興元府玄都山澄和尚僧問善得遊方丈家風意若何師曰黃風開曉露明月正當天曰如何拯濟師曰金雞樓上一下鼓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不切不如

嘉州黑水和尚初參黃龍問曰雪覆蘆華時如何黃龍曰猛烈師曰不猛烈黃龍又曰猛烈師又曰不猛烈黃龍便打師因而惺覺自小契緣化行黑水

郢州黃龍智顒禪師第三世住僧問如何是黃龍家風師曰侍賓前僊果僧問如何是諸佛之本源師曰即此問是何源曰恁麼即諸

佛無異路去也師曰延平劍已成龍去猶有刻舟求劍人
眉州昌福達和尚僧問學人未問師則對不問時師意如何師
曰謝師兄指示問本來則不問如何是今日事師曰師兄遮問大
好曰學人不會時如何師曰誘得即得問國有寶刀誰人得見
師曰師兄遠來不易曰此刀作何形狀師曰要也道不要也道曰
請師道師曰難逢難遇問石牛水上臥時如何師曰異中異
討不淨沈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廽天月落把土成金
前婺州明招德謙禪師法嗣
婺州報恩契從禪師初開堂升座欲坐乃曰烈士鋒前還有俊
鷹鷂後鵝兒麼放一人出來看所以道烈士鋒前少人陪雷擊
鼓劍輪開誰是大雄獅子種滿身鋒刃但出來時有僧始出師
曰看好精彩僧擬申問師曰什麼處去也問獅子未出窟時如何
師曰鋒鋩難擊曰出窟後如何師曰藏身無蹤曰欲出不出時
如何師曰命似懸絲曰向去事如何師曰殺師後住南嶽有僧問
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還奈何麼問十二時中如何即是師曰金
剛頂上看曰恁麼即人天有賴師曰汝又誶譯人天作麼
婺州普照瑜和尚上堂未坐謂衆曰三十年後大有人向遮東土
鋒結舌去在還會麼灼然若不是真師子兒爭識得上來機僧
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衆獸徒然曰出窟後如何師曰孤絕
萬里曰欲出不出時如何曰當衝者喪問向去事如何師曰決在
臨鋒師乃頌曰決在臨鋒處天然師子機嚬呻出三界非祖莫
能知
婺州雙谿保初禪師示衆曰未透徹不須呈十方世界廓然
明孤峯頂上通機照不用看他北斗星僧問九夏靈峯劍請
師不露鋒師曰未拍全鋒前何不問僧曰千般徒設用難出
髑髏前師曰背後礙殺人

処州涌泉究和尚師上堂良久曰還有虎狼麼有則救
一箇來時有僧才出師曰還知去處麼曰學人咨和尚師曰作
麼処去也問獅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抖石地曰獅子出窟後
如何師曰蓋天蓋地曰欲出不出時如何師曰一切人難不得問向
去事如何師曰俊鷂亦迷蹤

衢州羅漢義知和尚上堂衆集有僧才出礼拜師曰不是好麼
僧曰龍泉寶劍請師揮師曰什麼処去也曰恁麼即龍谿南面是〻
鋒鋩師曰收取問不落古今請師道師曰還怪得麼曰揩落
古今師曰莫錯

前明州大龍山智洪禪師法嗣

大龍山景如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喝僧曰尊意如此
何師曰會麼曰不會師又喝問大陽一顆人皆羨次敷鬪方不能
意如何師曰季秋凝後好晴天

朗州大龍山楚勛禪師上堂良久曰大衆只恁麼各自散去已
是重宣此義了也久立又久立有久立底道理知得
一小劫如一食頃不知道理便見茫然還知麼有知者出來大家
相共商量時有僧出展坐具曰展即徧周沙界縮即絲髮不
存展即是不展即是師曰你從什麼処得來曰恁麼即展去
也師曰勿交涉問如何是大龍境師曰諸方舉似人曰如何是境
中人師曰你為什麼謾我問亡僧遷化向什麼処去也師曰丙旃陀
佛僧問善法堂中師子吼未審法嗣何人師曰揩自恁麼闍

興元府普通院從善禪師僧問法輪再轉時如何師曰助上座喜
曰合譚何支師曰異人掩耳曰便恁麼領會時如何師曰錯問佩劒
叩松關時如何師曰莫亂作曰誰不知有師曰出

前襄州白馬行靄禪師法嗣

襄州白馬智倫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眞金也須失色問如何

是和尚出身處師曰牛能攜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已
成八字
前安州白兆山第二世懷楚禪師法嗣
唐州保壽匡祐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近前來〻〻
僧近前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石火電光已經塵劫僧問如何
是為人底一句師曰開口入耳曰如何理會師曰逢人告人
前襄州谷隱智靜禪師法嗣
谷隱知儼禪師登州人也受業於本州鵲山得法於前谷隱智靜
禪師繼蓮住持玄侶臻萃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
曰白雲南傘蓋北問如何是迦葉親聞底事師曰連須作卻
問如何是諸佛照不著處師曰問遮山鬼窟作麼曰照著後如
何師曰幽精怪問千山萬水如何登涉師曰舉步便千里萬里
曰不舉步時如何師曰亦千里萬里

襄州普寧院法顯禪師僧問曩劫共住為什麼不識親疏師
曰誰曰更待某甲道師曰將謂不領話問萬水千山如何登涉師
曰青霄无闇路到者不迷機
前廬山歸宗第四世住弘章禪師法嗣
東京普淨院常覺禪師者陳留人也姓李氏幼習儒學絕天干
祿之意志樂山水頗以遊覽為務至廬山歸宗禪師會下聞
法惺悟遂求出家未幾歸宗將順寂命師擇之曰汝於法有緣
他後濟衆人莫測其量也仍以披剃事囑諸門人訖然後示滅
師至梁乾化二年落髮明年納戒於東林寺甘露壇尋游五
臺山還上都於麗京門內外獨居二載聞有北鄰信士張生者
請師供養張素探玄理因叩師垂誨師乃隨宜開誘張生於
言下發悟遂設榻留宿至深夜志妻竊窺之見師體遍一榻
頭足俱出及令婢僕視之即如常張生信加欽慕曰弟子夫婦無

老今頗剖宅之前堂以禪大室師欣然受之至後唐天成三年
遂氏大院賜額曰普淨師以時歲淺秝難任恭百苟啓之非器令
彼招謗讟之咎我寧不發安閑法每月三八施浴僧道萬計師常
謂諸徒曰但得慧門无壅則福何滯哉一日給支中閹毅入院
致礼而問曰經云離一切相則名諸佛今目前諸相紛然如何
離得師曰給事見箇什麼閹欣然仰重自是王公大人屢薦章
服師號皆却而不受以開寶四年十二月二日示疾十一日告衆唯
付託右脇而化壽七十有六臘五十有六今法嗣繼世住持
稱盛

前襄州石門山第三世慧徹禪師法嗣

石門山紹遠禪師第四世住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十方
无異類揭覺鳳林前問先師敢於鴈塔當人一句請師垂示
師曰修羅掌内擊日月夜叉足下蹋泥龍問金龍不吐凡間
霧請師挙唱 鳳凰機師曰白眉不展手長安路坦平問如
何是西来意師曰布袋盛烏龜問如何是石門境師曰孤峯
對鳳嶺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巖中殘雪处处分輝問如何是
和尚家風師曰溷灑非旨趣千山不露身問如何是古佛心師
曰白牛露地卧青谿問生死之河如何過得師曰風吹荷葉浮
萍草問如何是三乗教外別傳一句師曰羊頭車子入長安問
生死浪前如何話道師曰毛袋横身絶飲啄青谿常卧太陽
春問如何是道師曰山深水冷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金雞啼
金鼓問天陰日不出光輝何处去師曰鐵蛇横大路迸身黑似
煙

郢州靈竹守珍禪師僧問如何是西来意師曰錫帯胡中土氣
添漢地泉問迷悟不入諸境時如何師曰境從何来曰恁麼即
入諸境去也師曰龍頭蛇尾漢

前洪州同安志和尚法嗣

朗州梁山緣觀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潢陽水急魚行澁白鹿松高鳥泊難問大衆雲集請師闡揚師曰近日居何國土又曰梁山高挂秦時鏡光壽門風不假灯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葱嶺不傳唐土信胡人謾說太平歌問如何是從上傳來底事師曰渡水胡僧無膝袴背駝梵夾不持經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南華裏曰爲什麽在南華裏師曰爲汝問正法眼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密有端長老訪師語生譚話時有僧問二尊不並化爲什麽兩人居方丈師曰一亦非師有頌曰梁山一曲歌格外人難和十載訪知音未嘗逢一箇又頌曰紅爐藏吾身何須塔廟新有人相肯重交裏錄全眞

前襄州廣德第二世延和尚法嗣

襄州廣德周禪師僧問見話不学時如何師曰徧界沒聾人誰是知音者曰如何是知音者師曰斷絃續不得歷劫響泠々僧問兼教有言阿逸多不斷煩惱不修禪定佛記此人成佛无疑此理如何師曰鹽又盡炭又无曰鹽盡炭无時如何師曰愁人莫向愁人道向道愁人愁殺人

景德傳灯錄卷第二十四

景德傳燈録卷第二十五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九世上

金陵清涼文益禪師法嗣上三十人

天台山德韶國師　杭州報恩寺慧明禪師
漳州羅漢智依大師　金陵章義道欽禪師
金陵報恩匡逸禪師　金陵報慈文遂導師
漳州羅漢守仁禪師　杭州永明寺道潛禪師
撫州黃山良匡禪師　杭州靈隱清聳禪師
金陵報恩玄則禪師　金陵報慈行言導師
金陵淨德智筠禪師　高麗道峯慧炬國師
金陵清涼泰欽禪師　杭州寶塔寺紹巖禪師
金陵報恩法安禪師　撫州崇壽契稠禪師
洪州雲居清錫禪師　洪州百丈道常禪師

天台般若敬遵禪師　廬山歸宗策眞禪師
洪州同安紹顯禪師　廬山棲賢慧圓禪師
洪州觀音從顯禪師　廬州長安延規禪師
常州正勤希奉禪師　洛京興善棲倫禪師
洪州新興齊月禪師　潤州慈雲匡達禪師（已上二十人見錄）

青原行思禪師第九世上

金陵清涼文益禪師法嗣

天台山德韶國師處州龍泉人也俗姓陳氏母葉氏夢白光觸體因而有娠及誕尤多奇異年十五有梵僧勉令出家十七依本州龍歸寺受業十八納戒於信州開元寺梁開平中遊方詣投子山見大同禪師乃發心之始次謁龍牙遁和尚問雄雄之尊爲什麼近之不得龍牙曰如火與火曰忽遇水來作麼生龍牙曰汝不會師又問天不蓋地不載此理如何龍牙曰合如是師不喻旨再請垂誨龍牙曰道者汝向後自會去次問疎山曰百匝千重是何人境界疎山曰左搓芒繩縛鬼子師進曰不落古今請師說曰不說師曰爲什麼不說曰个中不辨有無師曰師今善說疎山駭之師如是歷參五十四善知識皆法緣未契最後至臨川謁淨慧禪師淨慧一見深器之師以徧涉叢林亦倦於參問但隨衆而已一日淨慧上堂有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淨慧曰是曹源一滴水僧惘然而退師於坐側豁然開悟平生疑滞渙若冰釋遂以所悟聞于淨慧淨慧曰汝向後當爲國王所致祖道光大吾不如也自是諸方異唱古今玄鍵與之決擇不留微迹尋迴本道遊天台山覩智者顗禪師遺蹤有若舊居師復與智者同姓時謂之後身也初止白沙時吳越忠懿王以國王子台州綰師若延請問道師謂曰他日爲霸主无忘佛恩漢乾祐元年戊申王嗣國位遣使迎之申弟子之禮有傳天台智者敎義寂者屢言

于師曰智者之教年祀寖遠慮多散落今新羅国其本甚備自非
和尚慈力其孰能致之乎師於是聞于忠懿王王遣使及賷師之
書往彼国繕寫備足而迴迄今盛行于世矣師上堂曰古聖方便
猶如河沙祖師道非風幡動仁者心動斯乃无上心印法門我輩
是祖師門下客合作麼生會祖師意莫道風幡不動汝心在動莫
道不撥風幡就風幡通取莫道風幡動処是什广有云附物明心
不須認物有云色即是空有云非風幡動應須妙會如是解會与
祖師意旨有何交涉既不許如是會諸上坐便合知悉若於這裏
徹底悟去何法門而不明百千諸佛方便一時洞了更有什广疑
情所以古人道一了千明一迷万惑上坐豈是今日會得一則明
日又不會也莫是有一分向上更難會有一分下劣凡夫不會如
此見解設經塵劫只自勞神乏思无有是処僧問諸法寂滅相不可
以言宣和尚如何為人師曰汝到諸方便問 一徧曰恁麼即絶於

言句去也師曰夢裏惺惺 問櫂棹俱停如何得到彼岸師曰慶汝
平生問如何是三種病人師曰恰問着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此
問不弱問如何是六祖師曰即汝是問如何是方便師曰此問甚
當亡僧遷化向什广処去也師曰終不向汝道曰為什广不向某
甲道師曰恐汝不會問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如何是一花開
五葉師曰日出月明曰如何是結果自然成師曰天地皎然問如
何是无憂佛師曰愁殺人問一切山河大地從何而起師曰此問
從何而來問如何是數起底心師曰爭諱得問如何是第二月師
曰来処甚分明曰為什麼不會師曰喚什广作第二月問如是沙
門眼師曰黑如漆問絶消息時如何師曰謝指示問如何是轉物
即同如来師曰汝喚什麼作物曰恁广即同如来也師曰莫作野
干鳴問那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然後於蓮華上為父母說
法未審如何是太子身師曰大家見去座問曰恁广即大千同一

眞如性也師曰依倚似曲才堪聽又被喚將別調中間六根俱泯
爲什么理事不明師曰何処不明曰恁么即理事俱知也師曰前
言何在師有時謂衆曰大凡言句應須絶滲漏始得時有僧問如
何是絶滲漏底句師曰汝口似鼻孔向如何是祢證一法師曰待
言語在曰如何是證諸法師曰醉作么師有時謂衆曰只如山僧
恁么對他諸上坐作么生體會莫是眞實相爲么莫是正恁么時
无一法可證么莫是識伊来処么莫是全體顕露么莫錯會好如
此見解喚作依草附木亦佛法天地懸隔假饒荅話簡辯如懸河
只成得个顛倒知見若只貴荅話簡辯有什么難但恐无益於人
翻成賺悞如上座從前所学簡辯問荅記持說道理極多爲什麼
心疑不息聞古聖方便特地不會只爲多虛少實上坐不如從脚
跟下一時覷破看是什么道理有多少法門亦上座作疑求解始
知從前所学底事只是生死根源陰界裏活計所以古人道見聞

不脫如水裏月無事珍重師有偈示衆曰通玄峯頂不是人間心
外无法滿目青山師後於般若寺開堂說法十二會第一會師初
開堂日示衆云一毛呑海〻性無虧纖芥投鋒〻利無動見亦不
見會亦不會唯我知焉乃有頌曰暫下高峰已顕揚般若圓通遍
十方人天浩〻無差別法界縱横処〻彰珍重師昇堂日有僧問
承古有言若人見般若即被般若縛若人不見般若亦被般縛既
見般若爲什麼却被縛師曰你道般若見什麼學云不見般若爲什麼
却被縛師曰你道般若什麼処不見又云若見般若不名般若不見般若
亦不名般若般若且作麼生說見不見所以道若欠一法〻不成法身若
剰一法不成法身若有一法不成法身若无一法〻不成法身此是般若之
眞宗諸上座又僧問下離凝峯丈室来坐般若道場今日家風
請師一句師曰虧汝什麼処學云恁麼即雷音震動乾坤地人〻无
不益審思師云幸然未會且莫探頭〻〻即不中諸上坐相共證

明令法久住國土安樂珍重第二會師上堂有僧問兼教有言教
源性无二方便有多門如何是敎源性師曰你問我答學云如何是方
便門師云你荅我問學云如何趣向師曰顛倒作麼又僧問一身即
无量身无量身即一身如何是無量身師云一身學云恁麼即昔
日靈山今來親覲師云理當即行又云三世諸佛一時證明上座々々
且作麼生會若會時不遷无絲毫可得極易何以故為過去未
來現在三際是上座々々且非三際湛寂大海湛々皆滿一塵空性
法界全收珍重第三會師上堂有僧問四衆雲集人天恭敬目
覩尊顔願宣般若師云分明記取學云師宣妙法國王萬歲人民
安樂師云誰向你道學云法爾如然師曰你靈利又僧問三世諸
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既是三世諸佛為什麼却不知有師云
却是你知有学云狸奴白牯為什麼却知有師云你什麼処見三世
諸佛又僧問兼教有言眼不見色塵意不知諸法如何是眼不見色
塵師曰却是耳見學云如何是意不知諸法師云眼知學云恁麼即
見聞諸絶聲色喧然師云誰向你道又云夫一切問答如針鋒相投无
纖毫參差相友无不通理無不備良由一切言語一切三昧横竪深
淺隱顯去來是諸佛實相門只據如今上時驗取珍重第四會師
上堂举古人云如何是禪三界綿々如何是道十方浩々因什麼道
三界綿々何处是十方浩々底道理要會麼塞却眼塞却耳塞
却舌身意无空闕处无轉動处上座作麼會撗亦不得竪亦不得
縱亦不得奪亦不得无用心处亦无施設处若如是會得始會法門
絶擇一切言語絶滲漏曽有一僧問作麼是絶滲漏底語向他道口
似鼻孔甚好上座如此會自然不通遮處去如識得尽々十方世界是
金剛眼睛无事珍重第五會師上堂有僧問云天下太平大王長壽
如何是王師云日曉月明學云如何領會師曰誰是学人又云天下
太平大王長壽國土豊樂无諸患難此是佛語右不易今不遷一言

可以定古定今會取好諸上座又僧問承古有言有物先天地无形本
寂寥如何是有物先天地師云非同合學云如何是无形本寂寥師
云誰聞先天地學云恁麼即隨靜林間獨自遊師云乱道作麼又云
佛法不是遮个道理要會麼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始會天下太平大
王長壽久立珍重第六會師上堂示衆云佛法現成一切具足古人道
圓同太虛无欠无餘若如是且誰欠誰剩誰是誰非誰是會者誰是
不會者所以道東去亦是上座西去亦是上座南去亦是上座北去
亦是上座〻〻因什麼得成東西南北若會得自然見聞覺知路絶一
切諸法現前何故如此為法身無相觸目皆形般若无知對緣而照一
時徹底會取好諸上座出家兒合作麼生此是本有之理未為分外
識心達本源故號為沙門若識心皎〻地實无絲毫障礙上坐久立珍
重第七會師上堂有僧問欲入无為海先乘般若船如何是般若
船師曰常无所住如何是無為海師曰且會般若船又僧問古德云

登天不借梯徧地无行路如何是登天不借梯師云不遺絲髮地學云
如何是徧地無行路師云適來向你道什麼師又云百千三昧門百
千神通門百千妙用門盡不出得般若海中何以故為於无住本建
立諸法所以道生滅去來邪正動靜千變萬化是諸佛大定門无
過於此諸上座大家究取增於佛法壽命珍重第八會師上堂有僧
問世尊有正法眼付囑摩訶迦葉只如迦葉在賓鉢羅窟未審
付囑何人師云教我向誰說學云恁麼即靈山付囑不異今日師云
你什麼處見靈山又僧問淨慧寶印和尚親傳未審今日會是當得
何人師云鼓〻鼓一頭打兩頭鳴學云恁麼即千聖同傳古今不異師
云禪何浪靜尋水迷源又僧清遇云帝王請命師赴王恩般若會中
請師舉唱師云分明記取學云恁麼即靈臺寶綱同演妙音師云清
遇何在學云法王法如是師曰阿誰證明又云靈山付囑分明諸上座
一時驗取若驗得更无別理只是如今譬如太虛日明雲暗山河大地一切有

為世界悉皆明現乃至无為亦復如是世尊付囑迦至于今並無餘竟
究竟更付阿誰所以祖師道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〻〻有本心非心非
本法此是靈山付囑勝様諸上座徹底會取好莫虛度時光國王恩
難報諸佛恩難報父母師長恩難報十方施主恩難報洗建置
如是次弟佛法興隆若非國王恩力焉得如此若要報恩應須明徹
道眾人般若性海始得久立珍重第九會師上堂有僧問承先德云
入室法亦空三相本來同如何是三相本來同師云山河大地等云不會
師云方便師云什麼處是不方便處又僧問承教有言心清淨故法
界清淨如何是清淨心師云迦陵頻伽共命之鳥等云心與法界是
一是二師云你自問別人問師又曰大道廓然誰分今古无名无相是法
是修良由法界无邊心亦无際无事不彰无言不顯如是會得喚作
般若現前理極同真際一切山河大地森羅萬象牆壁瓦礫並无絲
毫可得虧闕无事久立珍重第十會師上堂有僧問承師有言
九天擎王印七佛非前心如何是印師云不露文如何是心師云你名〻
嗣又云法界性海如函如蓋如鉤如鏁如金與金色〻背〻對无纖毫
參差不相混濫非一非異非同非別若做實地去法〻皆到底不是上
來問著如何若何便是不問時便非在長連牀上坐時是有不坐時是无
只如諸方老宿言教在世如恒河沙如業一大藏經卷〻皆說佛理句〻
盡言佛心因什麼得不會去若一向織絡言教意識解會饒上座經
塵沙劫亦不能得徹此與作顛倒知見識心活計並无得力處此蓋為
根脚下不明若究盡諸佛法源河沙大藏一時現前不欠絲毫不剩絲
毫諸佛時常出世時常說法度人未曾間歇乃至猿啼鳥叫草木叢
林常助上坐發機未有一時不為上座有如是奇特處可惜許諸上座大家
究取令法久住世間增益人天壽命國王安樂无事久立珍重第十一會
師上堂舉古人云吾有一言天上人間若人不會綠水青山且作麼生
是一言底道理古人語須是曉達始得若是將言而名於言未省

會處良由究究盡諸法々根蔕始會一言不是一言半句思量解會處
一言若會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始到古人境界又不是閉目藏睛
覩無所見喚作言語道斷且莫錯會佛法不是這个道理要會麼
但饒經塵沙劫說亦未曾有半句到諸上坐經塵沙劫不說亦未曾
欠少半句應須徹底會去始得若如是甚麼名言空勞心力並無用處
忽諸上坐相共證明後学初心速須究取久立珍重第十二會師上
堂有僧問髑髏常干世界鼻孔摩觸家風如何是髑髏常干世
界師云更待答話在學云如何是鼻孔摩觸家風師云時復舉一
徧又僧問一人執炬自尽其身一人抱水横屍於路此二人阿誰辨道師
云不遺落學云不會乞師指示師云你名敬新學云未審還有人
證明也無師云有學云什麼人證明師云敬新證明又僧問牛頭未
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異境靈蹤覩者皆羡僧又云見後如何師云遍
來向你道什麼又僧問承古有言敲打虛空鳴毃毃若人木人付

應諾云六月降雪落紛紛此是如來大圓覺如何是敲打虛空底師云若
是常奴着鐵袴打一棒行一步學云恁麼即石人木人付應諾也師
云你還聞麼又云諸佛法門時常如是譬如大海千波萬浪未曾離
住未嘗暫有未嘗暫無浩浩地光明自在宗三世於一毛端亘古今於一
念應須徹底明達始得不是問一則語記一轉語巧作道理風雲水
月四六八對便當佛法莫自賺諸上座究竟無益若徹底會去實
無可隱藏無刹不彰無塵不現直下凡夫位齊諸佛不用纖毫氣
力一時會取好無事久立珍重開寶四年辛未華頂西峯忽摧
聲震一山師曰吾非久矣明年六月大星隕于峯頂林木變白
師乃示疾於蓮華峯參問如常至二十八日集衆言別跏趺而逝
壽八十二臘六十五　敲 苦角切當作敲打頭也
杭州報恩寺慧明禪師姓蔣氏幼出家三学精練志探玄旨乃南
遊於閩越閒歷諸禪會莫契本心後至臨川謁淨慧禪師師資道合

合尋迴鄞水大梅山庵居時吳越部內禪学者雖盛而以[illegible]
正宗置之閫外師欲整而道之一日有二禪客到師問曰上座
離什麼処曰都城師曰上座離都城到此山則都城少上座此山剩
上座剩則心外有法少則心法不周說得道理即住不會即去
其二禪客不能對新到僧問如何是大梅主師曰闍黎今日
離什麼処僧无對師尋遷於天台山白沙卓庵時有朋彥上坐
博学強記来訪師敵論宗乘師曰言多去道遠矣今有事
借問只如從上諸聖及諸老德還有不悟者也无朋彥曰若是
諸聖先德豈有不悟者哉師曰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悉
皆消殞今天台山嶷然如何得消殞去朋彥不知所措自是
他宗汎學者皆服膺矣漢乾祐中吳越忠懿王延入王府
問法命住資崇院師盛談玄沙宗一大師及地藏法眼宗旨
發揚王因命翠巖令參等諸禪匠及城下名公定其勝負天
龍禪師問曰一切諸佛及佛法皆從此經出未審此經從何而出師曰道
什麼天龍方再問師曰過也資自若長老問如何是現前三昧師曰
還聞麼曰某甲不患聾師曰果然患聾師舉雪峯塔銘問老宿
云夫從緣有者始終而成壞非從緣有者歷劫而長堅堅之與壞即
且置雪峯只今在什麼処（法眼別云只今是成是壞）衆皆無對設有對者亦不能
當徵詰時羣彥弭伏王大悅命師居之署圓通普照禪師師上堂
謂衆曰諸人還委得麼莫道語默動靜无非佛事好且錯會僧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汝還見香臺麼曰某甲未會乞師指示師曰
香臺也不識離却目前機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何不問曰恁麼即
委是去也師曰也是虛施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我見燈明佛本
光瑞如此問如何是学人自己師曰特地申問是什麼意問如何是
西來意師曰十萬八千真殺訝直下西來不到東問如何是第二
月師曰捏目看花花數朶見精明樹幾枝枝

漳州羅漢宣法大師智依師上堂曰今十方世界无一微塵許法爲汝
作見聞覺知還信麼然雖如此也須悟始得莫將爲等閑不見
道單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只具一隻眼還會麼僧問纖塵不立
爲什麼好醜現前師曰分明記取別處問人問大衆雲集誰是得
者師曰還曾失麼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行脚僧問如何是寶
壽家風師曰一任觀者曰恁麼即大衆有賴師曰汝作麼生曰終不
敢謾大衆師曰嫌少作麼師問僧受業在什麼處曰在佛迹師曰
佛在什麼處曰什麼處不是師豎起拳曰作麼生曰和尚收取是闍
黎喫棒師問僧今夏在什麼處曰在无言上座處師曰還曾問訊他否
曰曾問訊師曰无言作麼生問得曰若得无言什麼處不問得師喝
之曰恰似隱惡師与彥端長老喫餅餤徒濫切端曰百種千般其體不
二師曰作麼生是不二體端拈起餅餤師曰只者一百種千般端曰也是和
尚見處師曰汝也是羅公詠梳頭樣師將示滅乃謂衆曰今晚四大

不和暢雲騰鳥飛風動塵起浩浩地還有人治得麼若治得侍衆却
不相識若治不得時時常見我言說告寂
金陵鍾山章義禪師道欽太原人也初住廬山棲賢師上堂曰道遠
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則神我尋常示汝何不向衣鉢
下坐地直下參取要復上來討箇什麼既上來我即事不獲已便
舉古德少許方便抖擻些子龜毛兔角解落諸上座欲得省要
麼僧堂裏三門下寮舍裏參取好還有會處也未若有會處試
說看與上座證明僧問如何是棲賢境師曰棲賢有什麼境問古
人拈椎豎拂還當宗乘中事也无師曰古人道了也問學人創叢
林乞和尚指示師曰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江南國主請師居章義道場
示衆曰總來這裏立作什麼善知識如河沙數常與汝爲伴行住坐
卧不相捨離但長連牀上穩坐地十方善知識自來參上座何不信
取作得如許多難易他古聖曉見今將人不奈何了乃曰傷夫人情

或久矣自對眞而不覺此乃曉汝諸人者却不異且道遍看却什麼汝爲
何不體察古人方便只爲信之不及致得如此諸上座但於佛法中留
心无不得者无友體道者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東不西問百
年暗室一燈能破時如何師曰莫謗語問佛法還受變異也无師曰
上座是僧問大衆雲集請師舉揚宗旨師曰久矣問如何是玄旨師
曰玄有什麼旨
金陵報恩匡逸禪師明州人也初住潤州慈雲江南國主請居上院
署凝密禪師一日上堂衆集師顧視大衆曰依而行之即無累矣
還信麼如太陽赫奕皎然地更莫思量々々不及設爾思量得及
喚作分限智慧不見先德云人无心合道々无心合人々道既合是
名无事人且自何而凡自何而聖此若未會也只爲迷情所覆便
去不得迷時即有窒礙爲對爲待種々不同忽然惺去亦无所得
譬如演若達多認影爲頭豈不是擔頭覓頭然正迷之時頭且不失
失及乎悟去亦不爲得何以故人迷謂之失人悟謂之得々失在於
人何關於動靜僧問諸佛說法普潤羣機和尚說法什麼人得聞
師曰只有汝不聞問如何是報恩一句師曰道不是得麼問十尋
思量不到處如何行履師曰汝今在什麼處問祖師西來如何舉
唱師曰不違所請問如何是一句師曰我答爭似汝舉問佛爲大
事因緣出世未審和尚出世如何師曰恰好曰恁麼即大衆有賴
師曰莫錯會
金陵報慈道場文遂導師杭州人也姓陸氏乳抱中父母從家手
宣城纔卝歲挺然好學乃礼池州僧正落髮登戒年十六觀方禪
教便習肯究首楞嚴經十軸甄分眞妄緣起本末精博於是節科
注釋文句交絡厥功既就謁于淨慧禪師述己所業深符經旨淨
慧問曰楞嚴豈不是有八還義師曰是曰明還什麼師曰明還日
輪曰日還什麼師懵然无對淨慧誡令焚其所注之文師自此伏膺

膺請益始忘知解初住吉州止觀乾德二年國主延入居長慶次住
涼次報慈大道場署雷音覺海大導師禮待異乎他等師上堂
謂衆曰天人羣生類皆承此恩力威權三界徳被四生若稟靈異
咸稱妙義十方諸佛常頂戴汝誰敢是非乃至于向遮裏喚作開方
便門對根設教便有如此如彼流出无窮若能依而奉行有何不可
所以清涼先師道佛即是无事人且如今覓箇无事人也不可得
僧問崇壽佛法付囑止觀〻〻佛法付囑何人師曰汝識崇壽
崇壽佛法者問山巓山巖崖還有佛法也无師曰汝喚什麼作山巓
山巖崖問如何是道師曰妄想顛倒師謂衆曰老僧平生百
无所解日日一般雖住此間隨緣任運今日諸上座与本无異僧問
如何是无異底事師曰千差萬別僧再問師曰止〻不須說且會
取千差萬別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方丈板門扇問如何是无
相道場師曰四郎五郎廟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illegible]問如何是

正直一路師曰遠〻迎〻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illegible]人此是險
路師問僧從什麼处來曰撫州曹山來師曰幾程到此曰七程師曰行
却許多山林溪澗何者是汝自己曰總是師曰衆生顛倒認物爲己
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總是師又曰諸上座各在止觀經冬過夏還
有人悟自己也无止觀与汝證明令汝眞見不被邪魔所惑問如何
是學人自己師曰好箇師僧眼目甚分明
漳州羅漢院守仁禪師泉州永春人也初參淨慧後迴故郡居
東安興教寺上方院示衆曰只據如今誰欠誰剩然雖如此猶是
第二義門上座若明達得去也且是一是二更須子細看僧問如
何是祖師西來的〻意師曰即今是什麼意問如何是涅槃師
曰生死曰如何是生死師曰適來道什麼僧衆晚參師謂衆曰
物〻本來无処所一輪明月印心池便啟方丈師次住漳州報恩院
謂衆曰報恩遮裏不曾與人揀話今日與諸上座揀一兩則話

頌樂麼諸上座鶴脛長鳧脛短措首胡䓁蘩若恁麼揀辨
惟雅意麼諸上座莫道無脉不通泥水有陽好且莫錯會捻重
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與什麼作西來意曰恁麼即無西來也
師曰由汝口頭道問如何是報恩家風師曰天汝著眼处問学人
未委禀承請師方便師曰莫相孤負麼曰恁麼即有師資之分
也師曰叢林見多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向汝道什麼問如何
是天生之相師曰捨身受身曰恁麼即生死無過也師曰料汝信
麼會師又曰人人皆備理一尽之圓常問如何是圓常之理師曰無
变不參差曰恁麼即縱橫法東也師曰巧道有何雜問如何是不
到三寸師曰汝問我答師問僧什麼處來曰福州來師曰設汝詩
多出顧何那箇是上座自己曰某甲親離福州師曰恁麼三圓量
別有商量曰更作麼生商量師曰汝話墮也問不昧緣塵請師一
接師曰與什麼作緣塵僧曰若不得問直息疑師曰若不是

今日便作官方
杭州永明寺道潛禪師河中府人也姓武氏初謁淨慧禪
師一見異之便容入室一日淨慧問曰子於參請外看什麼經師曰
看華嚴經淨慧曰總別同異成壞六相是何門攝屬師對曰文
在十地品中據理則世出世間一切法皆具六相曰空還具六相也無師
懵然無對淨慧曰子却問吾師乃問曰空還具六相也無淨慧
曰空師於是開悟踊躍礼謝淨慧曰子作麼生會師曰空淨慧
然之異日因四衆士女入院淨慧問師曰律中道隔壁聞釵釧聲即
名破戒見覩金銀合雜朱紫駢闐是破戒不是破戒師曰好箇入
路淨慧曰子向後有五百毳徒為王侯所重在師尋礼辭駐錫
於衢州古寺閱大藏經而已後忠懿王錢氏命入府受菩薩戒署
慈化定慧禪師建大伽藍號慧日永明請居之師曰欲請塔下
羅漢銅像過新寺供養王曰善哉予昨夜夢十六僧乞隨

師入寺何昭應之若是仍於師號慈應尊字師坐永明大道場
常五百衆師上堂謂衆曰佛法顯然因什麼却不會去諸上座
欲會佛法但問取張三李四會世法則參取古佛叢林無事久立
僧問如何是永明的〻之意師曰今日十五明朝十六曰覽見師的〻之意
師曰何處覽見問如何是永明家風師曰早被上坐答了也問三
種病人如何接師曰汝是聾人曰請師方便師曰是方便問牛頭
未見四祖時為什麼百鳥銜花師曰見東見西曰見後為什麼
不銜花師曰見南見北曰昔日作麼生師曰且會今日問如何是第二
月師曰月問如何是覿面事師曰背後是什麼問文殊仗劍擬殺
何人師曰止止曰如何是劍師曰眼是問諸餘即不問向上宗乘
亦且置請師不答師曰好箇師僧子曰恁麼即礼拜去也師曰不
要三拜盡汝一生去百大衆參師指香爐曰汝諸人還見麼若見一
時礼拜各自歸堂僧問至道無言借言顯道如何是顯道之言師

曰切忌揀擇問如何是慧日禪師師曰此去報恩不遠曰恁麼
則親蒙照燭也師曰且喜沒交涉
撫州黃山良匡禪師吉州人也上堂謂衆曰高山頂上空疏飯无可
秖待諸道者惟有金剛眼睛憑助汝發明真心汝若會得能破无
明黑暗汝若不會真箇不壞便延歸方丈僧問如何是黃山家風
師曰築着汝鼻孔問如何是物不遷義師曰春夏秋冬問如何
是一諾涅槃門師曰汝問宗乘中一句豈不是曰恁麼即不哆〻師曰
莫哆〻好問衆星攢月時如何師曰喚什麼作月曰莫即遮个便是
也無師曰遮个是什麼問明鏡當臺森羅為什麼不現師曰那裏
當臺曰爭奈即今何師曰又道不現問如何是禪師曰三界繇〻曰如
何是道師曰四生浩〻
杭州靈隱山清聳禪師福州福清縣人也初參淨慧一日淨慧指
雨謂師曰滴〻落上座眼裏師初不喻旨後因閱華嚴經感悟

淨慧印可廻止明州四明山卓庵節度使錢億執師事之礼忠懿王
令於臨安兩處開法後居靈隱上寺署了悟禪師々上堂示衆
曰十方諸佛常在汝前還見麼若言見將心見將眼見所以道一
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又曰見色便見心
且喚什麼作心山河大地萬象森羅青黃赤白男女等相是心不
是心若是心爲什麼却成物象去若不是心又道見色便見心還會
麼只爲迷此而成顛倒種々不同於无同異中强生同異且如今
直下承當頓豁本心皎然无一物可作見聞若離心別求解脫者
古人喚作迷波討源卒難曉悟問根塵俱泯爲什麼事理不明師
曰事理俱從喚什麼作俱泯底根塵問如何是觀音第一義師曰錯
問無明實性即佛性如何是佛性師曰喚什麼作无明問如何是和
尚家風師曰亘古亘今問不問不答時如何師曰寱語作麼問如何
是巔山岩崖裏佛法師曰用巔山巖崖作麼問牛頭未見四祖時
如何師曰青山綠水曰見後如何師曰綠水青山師問僧汝會佛法
麼曰不會師曰汝端的不會曰是師曰且去待別時來其僧珍重
師曰不是遮箇道理問如何是摩訶般若師曰雪落茫々僧無
語師曰會麼曰不會師遂有頌曰摩訶般若非取非捨若人不會
風寒雪下　寱音藝睡語 衛音藝同

金陵報恩院玄則禪師滑州衛南人也初問青峰有本云白兆如何是佛
有云自己青峰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師得此語藏之於心及謁淨慧淨慧詰其
悟旨師對曰丙丁是火而更求火亦似玄則將佛問佛淨慧曰幾
放過元來錯會師雖用發蒙頓懷猶豫退思既殆莫曉玄
理乃投誠請益淨慧曰汝問我與汝道師乃問如何是佛淨慧
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師豁然知旨後住報恩院師上堂顧視大
衆曰好箇話頭只是無人解問得所以勞他古人三度喚之諸人
即不勞他喚也此即且從古人意作麼生還說得麼千佛出世亦

不增一絲毫六道輪廻也不減一絲毫々々地現无餘頭角凝古人
道但有纖毫即是塵且如今物象纍然地作麼生消遣得汝若
於此消遣不得便是凡夫境界然也莫嫌朴實說話也莫嫌說著
祖佛何以故見說祖佛便擬超越去若恁麼會大没交涉也須
子細詳究看不見他古德究離生死亦无剎頭前凡丈夫如今着
見大難繼續問了々見佛性如何是佛性師曰不欲便道問如何
是金剛大士師曰見也未問如何是諸聖密々處師曰却須會取
自已曰如何是和尚密々處師曰待汝會始得師謂衆曰諸上座
盡有常圓之月各懷无價之珍所以月在雲中雖明而不照智隱
惑內雖真而不通无事久立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飛々颺々問
如何是了然一句師曰對汝又何難曰恁麼道莫便是也無師
曰不對又何難曰深領和尚恁麼道師曰汝道我道什麼問亡
僧遷化向什麼處去師曰待汝生即道曰賓主歷然師曰汝去也

見亡僧問如何是學人本來心師曰汝是曾道者也未曰只如道着
如何體會師曰待汝問始得問敎中有言樹能生果作瑠璃色
未審此果何人得喫師曰樹從何來曰學人有分師曰去果八
萬四千問如何是不遷師曰江河競注日月旋流問宗乘中玄
要處請師一言師曰汝行脚來多少時也曰不曾逢伴侶師曰驢駄
金陵報恩道場玄覺導師行言泉州晉江人也得法於淨慧
禪師上堂示衆曰凡行脚人參善知識到一叢林放下瓶鉢
可謂行菩薩之道能事畢矣何用更來這裏舉論眞如涅槃
此是非時之說然古人有言譬如披沙識寶沙礫若除眞金自
現便喚作常住世間具足僧寶亦如一味之雨一般之地生長萬
物大小不同甘辛有異不可道地與雨有大小之名也所以道方即
現方圓即現圓何以故爾法无偏正隨相應現喚作對現色身
還見麼若不見也莫閑坐地問[illegible]何　祖師西來意師曰與

問不當問生卻是非如何合得去師曰汝且作麼生江南國主新建報慈大道場命師大闡宗猷海會二千餘衆別署導師之號師謂衆曰此日英賢共會海衆同臻諒惟佛法之趣无不備矣若是英鑒之者不須待言也然言之本无可以默矣是以森羅萬象諸佛洪源顯明則海印光澄冥昧則情迷自惑苟非通心上士逸格高人則何以於諸塵中發揚妙極卷舒物象縱奪森羅示生非生應滅非滅生滅洞已乃曰真常言假則影散千途論真則歷絕迹豈可以有无生滅而計之者哉問國王再請蓋特爲先朝和尚今日如何舉唱師曰汝承是問再唱人曰恁麼即天上人間无過此也師曰勿交涉問遠遠投師請垂一接師曰却依旧処去

金陵淨德道場達觀禪師智筠河中府人也姓王氏弱齡遺俗依晉救寺杲大師披削年滿受具始遊方謁撫州龍濟脩山主親附久之機緣莫契後謁金陵報恩道場參淨慧頓悟玄旨後住廬山棲賢寺師上堂謂衆曰從上諸聖方便門不少大凡只要諸仁者有箇見處然雖未見且不參差一絲髮許諸仁者亦未嘗違背一絲髮許何以故烜赫地顯露如今便會取更不費一豪氣力還省要麼設道毗盧有師法身有主斯乃抑揚對機施設諸仁者作麼生會對底道理若也會且莫嫌佗佛語莫重祖師直下是自己眼明始得僧問如何是的的之言師曰道什麼問紛然覓不得時如何師曰覓个什麼不得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用祖師作什麼問今朝呈遠瑞正意為誰來師曰大衆盡見汝恁麼問乾德三年江南國主仰師道化於龍光建大道場曰淨德延請居之署大禪師之號上堂謂衆曰夫欲慕道也須上上根器始得造次中下不易承當何以故佛法意識境界上座莫恁麼傍附地[illegible]遠沙門眼把三世界虛蓋

乾坤縣々不漏絲髮所以諸佛讚歎々々不及此奇々々不及
道上座威光赫奕亘古亘今幸有如是家風何不紹續取爲什
麼自生甲另枉受辛勤不能曉悟只爲如此所以諸佛出興於世
只爲如此所以諸佛唱入涅槃只爲如此所以祖師特地西來
僧問諸聖皆入不二法門如何是不二法門師曰但恁麼入恁
麼即今古同然去也師曰汝道什麼處是同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恰問着曰恁麼即學人礼拜也師曰汝作麼生會問如何
是佛師曰如何不是師復謂衆曰吾不能投身嵓壑各滅迹市
鄽而出入禁庭以重煩世主吾之過也遂屢辭归故山國主
錫以五峯樓玄蘭若開寶二年八月十七日安坐告寂壽六十
四臘四十四　俄偰（上莫結切　下先結切）
高麗道峯山慧炬國師始發機於淨慧之室本國主思慕遣
使來請遂廻故地國主受心訣禮待彌厚一日請入王府上堂師指

威鳳樓示衆曰威鳳樓爲諸上座舉揚了諸上座還會麼儻
若會且作麼生會若道不會威鳳樓作麼生不會珍重
師之言教未被中華亦莫知所終
金陵清涼法灯禪師泰欽魏府人也生而知道辯才无礙入淨慧
之室海衆歸之僉曰敏匠初受請住洪州幽谷山雙林院上堂
未升座乃曰此山先代三尊宿曾説法來此座高廣不才何升
昔古有言作礼須彌燈王如來乃可得坐且道須彌灯王如來
今在何處大衆要見麼一時礼拜師便升坐良久曰爲大衆只如
此也還有會處麼僧問如何是雙林境師曰畫地不成曰如何
是境中人師曰且去又曰境也未識且討人問一佛出世震動乾坤
和尚出世震動何方師曰什麼處見震動曰爭奈即今何師曰
今日有什麼事有僧出礼拜師曰道者前時謝汝請我將什
麼与汝好僧擬問次師曰將謂[illegible]成不妄問如何是西

來密〻意師曰若問一佛出世[illegible]和尚出世當為何人師
曰不徒然曰恁麼即大衆有賴也師曰何必師告衆曰且住得
麼三官人及諸大衆今日相請勤重此箇殊功比喻何及所
以道未了之人聽一言只遮如今誰動口師便下座立倚柱杖而
告衆曰還會麼天龍寂聽而雨花莫作須菩提懈子盡將去
且恁麼信受奉行師次住上藍護國院僧問十方俱擊鼓
十处一時聞如何是聞師曰汝從那方來問善行菩薩道不染
諸法相如何是菩薩道師曰諸法相曰如何得不染去師曰
染著什麼处問不久開選場還許學人選也无師曰汝是點
額人又曰汝是什麼科目問如何是演大法義師曰我演何
似汝演師次住金陵龍光院上堂升座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
衆當觀第一義師曰維那是第二義長老只今是第幾義師
又舉衣袖謂衆曰會麼大衆止[illegible]呼舞蹈莫道五百生前曾

為衆生來或有疑情垂見示時有僧問如何是諸佛正宗師
曰汝是什麼宗曰如何師曰如何即不會問上藍一曲師親唱
今日龍光事若何師曰汝什麼時到上藍來曰諦當事如何師
曰不諦當即別处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且問小意却來
與汝大意師後入金陵住清涼大道場上堂升座僧出問次師
曰遮僧最先出為大衆已了吾國主深恩問國主請命祖席重
開學人上來請師直指心源師曰上來却下去問法眼一燈分
照天下和尚一燈分付何人師曰法眼什麼处分照來江南國主為
鄭王時受心法於淨慧之室暨淨慧入滅復嘗問於師曰先
師有什麼不了底公案師對曰見分析次異日又問曰承聞長老
於先師有異聞底事師作起身勢國主曰且坐師謂衆曰先
師法席五百衆今只有十數人在諸方為導首你道莫
有錯指人路底麼若錯指教他[illegible]落坑落塹然古人又道我

君向那山上上白擬折我若句錯上上白消滅且作麼生商
量言語即熟及問着便生疎去何也只為隔闊多時上座但會
我什麼處去不得有去不得者為眼等諸根色等諸法上上且
置上座開眼見什麼所以道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為觀音
在珍重師開寶七年六月示疾告眾曰老僧臥疾強牽拖与
汝相見如今隨處道場宛然化城且道作麼生是化城不見古導
師曰寶所非遙須且前進及至城所又道我所化作今汝諸人識
說个道理看是如來禪祖師禪還定得麼汝等雖是晚生須
知僥忝我國主凡所勝地建一道場所須不闕只要汝開口如今
不知阿那个是汝口爭荅效他四恩三有欲得會麼但識口必
无咎縱有咎因汝有我今火風相逼去住是常道老僧住持將
逾一紀每承國主助發至于檀越十方道侶主事小師皆赤心為
我默而難言或披麻帶布此即煩係我道違負且道煩好違好

然但煩我道即无顛倒我之遺骸必於南山大智藏和尚左右
乞一墳塚升沈皎然不淪化也努力上上珍重即其月二十四日
安坐而終
懆 [illegible] 丑切開
懆 張耄緒也
杭州真身寶塔寺紹巖禪師雍州人也姓劉氏七歲依高安禪師
出家十八進具於懷暉律師暨遊方與天台韶國師同受記於
臨川尋於浙右永心寺挂錫宴寂後上越州法華山續入居塔
寺上方淨院吳越王命師開法署了空大智常照禪師上堂
謂眾曰山僧素寡知見本期閑放念經待死豈謂今日大王
勤重若𢙣山僧効諸方宿德施張法筵然大王致請也只圖諸
仁者明心此外无別道理諸仁者還明心也未莫不是語言譚
笑時凝然杜默時參尋知識時道伴商略時觀山翫水時耳
目絕對時是汝心否如上所解盡為魔魅所攝豈曰明心更有
癡人離身中妄想外別認遍十方世界含日月包太虛謂是本

為眞心斯亦外道所計非離心外別作安會麽心无是者亦
无不是者汝擬執認其可得乎問云金澄清時如何師曰不大衆
誰信汝問見月忘指時如何師曰非見月曰豈可認指為月耶
師曰汝參学來多少時也師開寶四年七月示疾謂門弟子曰諸
行无常即常住相言訖跏趺而逝壽七十三臘五十五
金陵報恩院法安慧濟禪師太和人也即心於法眼之室初住撫
州曹山崇壽院為第四世上堂謂衆曰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
即覺亦无漸次諸上座且作麽生會不作方便又无漸次古人意
在什麽処若會得諸佛常見前若未會莫向圓覺經裏討
丈佛法亘古亘今未嘗不見前諸上座一切時中咸承此威光須
具大信根荷擔得起始得不見佛讃揺利國人堪為器用亦不
賞他向善久修淨業者要似他廣額兇屠抛下屠刀便證
阿羅漢果直須恁麽始得所以長者道如將梵位直授凡庸

僧問大衆既臨於法會請師不吝句中玄師曰謗得大衆麽曰恁
麽即全應此問也師曰不用得罔古人有言一切法以不生為宗
如何是不生宗師曰好个問処問佛法中請師方便師曰方
便了也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何待問江南國主請入居報恩
署號攝衆師上堂謂衆曰此日奉命令住持當院為衆演
法適來見維那白槌了多少好令敎當觀第一義且作麽生是
第一義若遮裏參得多少省要如今更別說个什麽即得然敍
恩盲不可杜默去也丈禅宗示要法爾常觀圓明顯露亘古亘
今至於達磨西來也只与諸人證明亦无法可得與人只道直下
是便敎立地覯取古人雖即道立地覯取如今坐地還覯得也无
有疑請問僧問三德奥樞從佛演一音玄路請師明師曰汝
道有也未問如何是報恩境師曰大家見汝問師開管等
永興寺本院

撫州崇壽院契稠禪師泉州人也上堂并生僧問四衆諦觀第
一義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何勞更問師又曰大衆欲知佛性義當
觀時節因緣作麽生是時節因緣上座如今便散去且道有
也未若无因什麽便散去若有作麽生是之第一義上座第一義
現成何勞更觀恁麽顯明得佛性常照一切法常住若見有法
常住猶未是法之眞源作麽生是法之眞源上座不見古人
道一人發眞歸元十方虚空悉皆消殞還有一法爲意解麽
古人有如是大支因緣依而行之即是何勞長老多說衆中有
未知者便請相示僧問淨慧之燈親然洪澯今日王侯請命如
何是淨慧之灯師曰更請一問問古人見不徹處請師方便師
曰古人見什麽處不徹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是佛曰如何領
解師曰領解即不是問的的西來意師當第幾人師曰第六
月半中秋問如何是和尚爲人句師曰觀音峯上藍峯師淳
化三年示滅
洪州雲居山清錫禪師泉州人也初住龍須山廣濟院有僧問如
何是廣平境師曰識取廣平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驗取次住
雲居山僧問如何是雲居境師曰汝喚什麽作境曰如何是境
中人師曰適來向汝道什麽師後住泉州西明院有廣天使入
院見供養法眼和尚眞乃問曰眞前是什麽果子師曰假果子天
使曰既是假果子爲什麽將供養眞師曰也只要天使識假
如何是佛師曰容顏甚奇妙
洪州百丈山大智院道常禪師本山出家礼照明禪師披剃尋參
淨慧獲預函丈因請益問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无言叙
語未終淨慧曰住住汝擬向世尊良久処會去師從此悟入
後本山請歸住持當第十世學者尤盛師上堂示衆曰衆此
實藏直至道場每日學者諸上座筋取无可被延時寒不用

癸㝎卿請迴車珍重僧問如何是學人行脚事師曰抝折柱杖得
也未問古人有言釋迦與我同參未審參何人師曰唯有同參方
得知曰未審此人如何親近師曰恁麼即不解參也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往往問不著問衆鄉曲子作麼生唱師曰設使唱落
汝後問如何是百丈境師曰何似雲居問如何是百丈為人一句
師曰若到諸方總須問過師又謂衆曰直是无事與上座各各
事佛更有何疑得到遮裏古人只道十方同共聚箇箇學无為
此是選佛處心空及第歸心空是及第且作麼生會心空不
是那裏閉目冷坐是心空此正是識陰想解上坐要心空麼直
是識心所道過去已現在未來更莫算尤然无交坐何曾有
人喚設有人喚上坐應他好不應好若應阿誰喚上座若不應
不患聾也三世體空且不是木頭所以古人道心空得見法王還
見法王麼也只是老病僧又莫是渠自伐麼珍重僧問如何是
佛師曰汝有多少事不問僧舉人問玄沙曰三乘十二分教即不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玄沙曰三乘十二分教不要請僧不會請
師為說師曰汝實不會曰實不會師示偈曰不要三乘要祖
宗三乘不要與君同君今欲會通宗旨後夜猿啼在亂峯師
淳化二年示滅塔于本山
天台山般若寺通慧禪師敬遵上堂謂衆曰皎皎爍爍地亘古
亘今也未曾有纖豪閒衒相无時无節長時拶定上坐无遍
象處所以道山河大地是上座善知識放光動地觸處露現實
无緣頭許法可作隔礙如今因什麼卻不會特地生疑去无交
不用久立僧問優曇華坼人皆覩般若家風賜一言師曰不囙
上坐問不曾舉似人曰恁麼即般若雄峯詎今古師曰也莫
錯會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為什麼百鳥銜花師曰汝什麼處見
曰見後為什麼不銜花師曰且領話好問靈山一會迦葉親聞未

靈山一會何人得聞師曰汝試舉迦葉聞看曰恁麼即迦
葉親聞去也師曰乱道作麼師自述眞讚曰眞兮寥寥廓然人
圖獲嶽聳雲澄潭月耀
廬山歸宗寺法施禪師策眞曹州人也姓魏氏本名慧超升
淨慧之堂問如何是佛淨慧曰汝是慧超師從此信入其語播
于諸方初自廬山余家峯請下住歸宗上堂示衆曰諸上座
見聞覺知只可一度只如會了是見聞覺知不是見聞覺知要
會麼與上坐說破了也待汝悟始得久立珍重僧問如何是佛
師曰我向汝道即別有也問如何是歸宗境師曰是汝是什麼曰
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出去問國王請命大啓法筵不落見聞請師
速道師曰開言語曰師意如何師曰又乱說問承教有言將此
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塵刹即不問如何是報佛恩師
曰汝若是即報佛恩問无情說法大地得聞獅子乳時如何師
曰還聞麼曰恁麼即同无情也師曰汝不妨會問古人以不離見
聞爲宗未審和尚以何爲宗師曰此問甚好曰猶是三緣四緣師
曰莫亂道師次住金陵奉先寺未幾復遷上報恩道場太平
興國四年歸寂
洪州鳳棲山同安院紹顯禪師僧問王恩降旨師親受熊耳
家風乞言師曰已道了也問千里投師請師一接師曰好人從
雲蓋山僧乞瓦造殿有官人問既是雲蓋何用乞瓦无對師
代曰罕遇奇人
江州廬山棲賢寺慧圓禪師上堂示衆曰出得僧堂門見五
老峯一生參學事畢何用更到遮裏來雖然如此也勞上座
一轉无事珍重僧問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未審古人意旨如
何師曰大衆一時會取又上堂有僧擬問師乃指其僧曰住其
僧進擬問從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前言不搆後語難追

曰未審今日事如何師曰不會人言語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
好個問如何是棲賢境師曰入得三門便合知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土不欠少問祖灯重耀不吝慈悲更垂中下師曰
要得麼曰恁麼即方便門已開師曰也賺

洪州觀音院從顯禪師泉州莆田人也少依本邑石梯山出家
具戒參清眼受記初住昇州妙果院後住茲院參学頗衆師
上堂衆集良久謂曰文殊深讚居士未審居士受讚也无若受
讚何処有居士耶若不受讚文殊不可虛發言大衆作麼生會
若會真个衲僧時有僧問居士默然文殊深讚此意如何師
曰汝問我答曰恁麼人出頭来又作麼生師曰行到水窮処坐
看雲起時僧問如何是觀音家風師曰眼前看取曰忽遇作
者来作麼生見待師曰貧家只如此未必便言皈問久負没絃
琴請師彈一曲師曰作麼生聽其僧側耳師曰賺殺人師謂衆
曰盧行者當時大庾嶺頭爲明上座言莫思善莫思惡還
我明上座本来面目觀音今日不恁麼道還我明上座来恁麼道
是曹谿子孫若是曹谿子孫爭合除却四字若不是又過
在什麼処試出来商量看良久師又曰此一衆真行脚人也珍
重太平興國八年九月中師謂檀那袁長史曰老僧三兩日間
皈鄉去袁曰和尚年尊何更思鄉師曰皈鄉圖得好鹽喫袁
不測其言翌日師不疾而坐亡壽七十有八袁長史建塔于西山

盧州長安院延規禪師僧問如何是庵中主師曰到諸方但
道從長安来師化緣將畢以住持付門人辯實授戒說法乃
皈本院西堂示滅

常州正勤院希奉禪師蘇州人也姓謝氏住本院爲第二世
初上堂示衆曰古聖道圓如太虛无欠无餘又云一法二宗衆
多法宗又道起唯法起滅唯法滅又云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

言我滅擾此說話屈滯久在叢林上座若是初心兄弟且須
體道人身難得正法難聞莫同等閑施主衣食不易消遣若
不明道个々尽須還他上座要會道麼珍重僧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師曰什麼処得遮消息來問如何是諸法空相
師曰山河大地問僧衆雲集請師挙唱宗乘師曰挙來久
矣問佛法付囑國王大臣今日正勤將何付囑師曰萬歲々々
問古人有言山河大地是汝真善知識如何得山河大地爲善
知識去師曰汝莫什麼作山河大地問如何是合道之言師曰
汝問我答問靈山會上迦葉親聞今日誰人得聞師曰迦
葉親聞个什麼問古佛道場学人如何得到師曰汝今在什
麼処問如何是和尚圓通師敲禪牀三下問如何是脫却根
塵師曰莫忘想問人王法王是一是二師曰人王法王問如何
是諸法寂滅相師曰起唯法起滅唯法滅問如何是未曾生底

法師曰汝爭得知問無着見文殊爲什麼不識師曰汝道文殊
還識无着麼問得意誰家新曲妙正勤句請師宣師曰道
什麼曰豈无方便也師曰汝不會我語
洛京興善棲倫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向汝恁麼道即得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適來猶記得因宮師致政李公繼勲
終世有僧問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未審宮師李公向什
麼処去也師曰恰被汝問着曰恁麼即虚申一問師曰汝不妨靈利
洪州武寧嚴陽新興齊禪師僧問如何得出三界去師曰汝
還信麼曰信即深信乞和尚慈悲師曰只此信心亘古亘今快須
究取何必洗吟要出三界三界唯心師因雪謂衆曰諸上座還
見雪麼見即有眼不見无眼有眼即常无眼即斷恁麼會
得佛光滿僧問学人辭去湖潭乞和尚示个入路師曰好个
入路道心堅固隨衆參請隨衆作務要去即去要住即住去

之志便更无他故若到泐潭不審馬祖

潤州慈雲匡達禅師僧問佛以一大事因縁故出現於世未審和尚出世如何師曰恰好曰作麼生師曰不好

景德傳灯録巻第二十五

大澤山庵溪祥說公用

肯天文于以已　大輔罡之

隠静庵常住

110X
605
5
4